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八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八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三〇八

楊萬里 二四

賀新趙守冬	一
答贛州黃侍郎	一
答王信臣	二
答胡聖聞	三
與提舉王郎中	三
送鹿與周丞相	四
答朱侍講	五
答嚴州知府曾郎中	六
與新隆興府張尚書	七
答普州李大著	八
答周監丞	九
答錢判官	一〇

答虞軍使直閣……………一〇

答朱侍講……………一一

答撫州周通判……………一一

與周丞相……………一二

慰程監簿……………一二

全宋文卷五三〇九

楊萬里 二五

答胡季亨宣教……………一四

答本路趙不遷運使……………一四

答李子立知縣送問月臺詩石刻……………一六

答周丞相……………一六

答普州李知府……………一七

別趙知府……………一八

答棗陽虞軍使……………一九

答全州黃通判……………二〇

與蔡定夫侍郎……………二〇

答萬安趙師迴知縣	二一
答余丞相	二二
與權府聶通判	二四
與楊侍郎	二四
答曾知府	二五
答朱侍講	二六
與福州安撫葉樞使	二七
答鄭樞使	二八
答周監丞冬	二九
答提舉雷郎中	二九

全宋文卷五三一〇

楊萬里 二六

答贛州彭郎中	三一
答廬陵劉縣丞	三一
與湖南運使陳郎中	三一
與衡州陸知府	三三

答權桂陽軍斛通判	三四
與湖南黃提舉	三五
與湖南陸提刑	三六
與安仁涂知縣	三七
送俞憲羊麪	三八
答趙戶彥法	三九
答周丞相	三九
答韓提舉華文賀年	四〇
答程監簿	四〇
答醴陵錢知縣	四一
賀吉水秦宰交割	四二
答新封州譚知府	四二
與朱侍講	四三
與丞相 一	四四
與丞相 二	四四
答周丞相	四五

答周提舉	四五
答聶倅	四六
答張尚書	四六

全宋文卷五三一

楊萬里 二七

答胡季亨	四八
答臨江王守	四八
答市舶葉提舉	四九
答趙運使	五〇
答傅尚書	五一
答戴在伯知縣	五二
答余丞相	五三
答林提點	五四
與張寺丞	五四
與徽州任知府	五五
與韓運使	五六

答王樞使 五七

答朱侍講 五八

與湖南安撫趙郎中 五九

與周丞相賀冬 六〇

答周監丞 六一

與江東韓運使 六一

答徐參議 六二

答胡上舍 六三

全宋文卷五三一二

楊萬里 二八

答周丞相 六四

答斛通判 六四

答贛守張舍人 六五

答周丞相 六七

答徽州知府任寺丞 六七

答棗陽虞軍使 六九

答韓運使	一	六九
答韓運使	二	七〇
答建昌陳知府		七一
答贛州張舍人		七二
與隆興府張尚書		七三
與隆興府趙參議		七四
與運使俞大卿		七五
答太常虞少卿		七七
再答虞少卿		七八

全宋文卷五三一三

楊萬里 二九

謝俞漕舉南昌大兒陞陟		八〇
答新澧倅胡判院		八一
答本路張提舉	一	八二
答本路張提舉	二	八二
答成都李知府		八三

與本路運使權大卿	八四
答隆興府王倅	八五
答周監丞	八六
答提舉雷郎中	八七
答彭澤王縣尉	八八
答黃宰	八八
與江陵范侍郎	八九
答湖北唐憲	九〇
與澧州趙守	九一
答吳節推	九一
答吉州趙倅	九二
答江東耿運使	九二
答韓總領郎中	九三
答鄒校書	九五
答彭憲	九五

答蜀帥劉尚書	九七
答本路張帥	九九
答廣西張經略	一〇〇
與湖北陳提舉	一〇二
答張主簿	一〇三
答郭敬叔教授	一〇四
與余直閣	一〇四
與范侍郎	一〇五
答虞侍郎	一〇六
答周丞相	一〇八
答澧州趙知府	一〇八
答福州帥張子儀尚書	一〇九
與權運使	一一〇
與周丞相	一一一
與隆興張帥	一二

全宋文卷五三一五

楊萬里 三一

與本路提舉張郎中	一一三
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一一四
謝隆興張帥薦大兒	一一四
答趙戶送糟蟹回送黃雀并黃雀肝心醬	一一五
送周丞相蒸蟹	一一五
答雷運使	一一六
答全州知府陳秘書	一一七
答虞制參	一一八
答虞知府	一一九
答湖北唐憲	一二〇
答彭侍郎	一二一
答周監丞	一二二
答隆興張尚書	一二三
謝彭提刑薦南昌大兒	一二三

答李厚之知縣	一二四
答胡撫幹仲方	一二四
答王晉輔	一二五
答周監丞	一二六
與周監丞	一二六
慰秦宰	一二七
答福帥張尚書	一二八
答贛州薛侍郎	一二九
與新吉守劉伯協	一三〇
答王監簿	一三一

全宋文卷五三一六

楊萬里 三二

答蕭國博	一三三
答胡左藏	一三四
答袁侍郎	一三五
答徐用之知縣	一三六

答廣東雷提舉	一三七
與衡州知府趙判院	一三八
答南豐陳宰	一三九
與俞運使	一四〇
與羅必先省幹	一四一
答羅必先省幹	一四一
答本路安撫張尚書	一四二
答謝提幹	一四四
答虞知能	一四五
答建寧府傅內翰	一四六
答太和卓宰	一四七
與周監丞	一四七
答贛州張舍人	一四八
與林總領郎中	一四九
與湖北唐提刑	一四九
與江陵府楊侍郎	一五〇

與醴陵錢知縣	一五〇
與澧州趙守	一五一
答吳節推	一五二
與葉樞密	一五二
答隆興府黃倅	一五三

全宋文卷五三一七

楊萬里 三三

與余丞相	一五五
再與余丞相	一五六
答新車輅王判院	一五七
答安福徐令謙亭	一五七
與衡州陳通判	一五八
答范監稅	一六〇
答贛州張舍人	一六〇
與湖北傅提舉	一六一
答本路彭提刑	一六二

答臨江葉守	一六三
答本路彭提刑	一六四
答萬安趙宰	一六四
答隆興張帥	一六五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	一六五
答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一六七
答臨江葉守賀年	一六七
答隆興府張帥	一六八
答隆興府張帥	一六八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一六九
答經略左史張舍人	一七〇
與周丞相	一七〇
與淮西韓總領	一七一
答吉州趙倅	一七二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一七二
答湖北趙主管	一七三

與湖北唐提刑	一七三
答吳節推	一七四
答新塗縣鄭宰	一七五
答虞制機虞知府	一七五

全宋文卷五三一八

楊萬里 三四

送蔣安行序	一七七
送郭慶道序	一七八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一七九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一八〇
送羅永年序	一八二
送郭銀河序	一八三
送馮相士序	一八三
送侯世昭序	一八四
送葉伯文序	一八五
送郭才舉序	一八六

送侯子雲序	一八七

全宋文卷五三一九

楊萬里 三五

施少才蓬戶甲藁後序	一八八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	一八九
習齋論語講義序	一九〇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一九一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一九三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一九四
李去非愚言序	一九五
陳晞顏詩集序	一九六
益齋藏書目序	一九七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一九八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一九九
黃御史集序	二〇〇

全宋文卷五三二〇

楊萬里 三六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二〇二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二〇三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二〇四

洮湖和梅詩序 二〇五

似剡老人正論序 二〇七

達齋先生文集序 二〇八

江西宗派詩序 二〇九

獨醒雜志序 二一一

盧溪先生文集序 二一二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二一三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二一四

約齋南湖集序 二一五

全宋文卷五三二一

楊萬里 三七

易外傳序 二一七

誠齋江湖集序	二一八
誠齋荆溪集序	二一九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二二〇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二二〇
誠齋朝天詩集序	二二一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二二二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二二二
誠齋朝天續集序	二二四
誠齋江東集序	二二五
羅氏一經堂集序	二二五
千巖摘藁序	二二六
雪巢小集後序	二二八
順寧文集序	二三〇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二三一
通鑑韻語序	二三二

楊萬里 三八

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 一三四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 一三六

杜必簡詩集序 ····· 一三八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 一三九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 一四〇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 一四二

澹菴先生文集序 ····· 一四三

龍湖遺藁序 ····· 一四五

存齋覽古詩斷序 ····· 一四六

全宋文卷五三二三

楊萬里 三九

陳簽判思賢錄序 ····· 一四八

頤菴詩藁序 ····· 一四九

澈溪居士文集後序 ····· 一五〇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 一五一

應齋雜著序	二五二
曾無媿南北邊籌後序	二五四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二五五
三近齋餘錄序	二五六
杉溪集後序	二五八
周易宏綱序	二六〇
遞鍾小序	二六一
易外傳後序	二六二
北牕集序	二六三

全宋文卷五三二四

楊萬里 四〇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二六四
跋御書御製梅雪詩	二六五
跋張欽夫介軒銘	二六六
跋熊叔雅所作唐傑孝子贊	二六六
過楊塘趙清獻神道題柱	二六七

跋歐陽伯威詩句選	二六七
題曾無逸百帆圖	二六八
跋章友直草蟲	二六八
跋曾無逸所藏米元章帖	二六九
跋曾正臣兩疏圖	二六九
跋劉景明四美堂序	二六九
跋陳與權印五經善本	二七〇
跋陸宣公集古方	二七一
題曾無己漁浦晚歸圖	二七一
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帖	二七一
跋李成山水	二七二
跋趙大年小景	二七二
跋蘭亭帖	二七三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二七三
跋劉彥純送曾克俊作室序	二七四
跋張安國帖	二七四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二七五
跋半山老人帖	二七五
跋曾子宣帖	二七五
跋郭功父帖	二七六
跋薛諫議曾都官帖	二七六
跋山谷小楷書陸機文賦帖	二七六
跋王才臣史論	二七七
跋曾達臣所作蜥蜴螳螂墨戲	二七七
跋尚提幹所藏王初寮帖	二七八
跋東坡所書雉帶箭大字帖	二七八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二七九
跋尚仲明文藁	二七九
跋謝昌國所作何孝子傳	二七九
跋韶州李倅所藏山谷書劉夢得王謝堂前燕詩帖	二八〇
跋蘇黃滑稽錄	二八〇
跋東坡小楷心經	二八一

全宋文卷五三二五

楊萬里 四一

跋劉原父制詞草	二八二
跋張忠獻公劉和州三帖	二八三
跋張忠獻公委劉通判仲謙應辦光堯車駕勞軍雜務專行歷	二八三
跋尤延之戒子孫寶藏山谷帖辭	二八三
跋鄭威愍公事	二八四
跋張功父所藏林和靖摘句	二八四
跋洪治中梅蘭竹水墨畫軸	二八五
跋黃齊賢通鑑韻語	二八五
跋龜山先生帖	二八六
跋默堂先生帖	二八六
跋廖仲謙所藏山谷先生爲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太公丹書	二八七
跋謝安國詠史詩三百篇	二八七
跋段季承所藏三先生墨跡	二八八
跋豐城府君劉滋十詠	二八八

跋蕭武寧告詞	二八八
跋蕭侍御廷試真書	二八九
跋趙士隆江州死節墓碑	二八九
跋蔡忠惠公帖	二九〇
跋李氏所藏黃太史張右史帖	二九〇
跋趙主管乃祖忠節錄	二九一
跋李伯珍詩卷	二九一
跋張永州尺牘	二九二
跋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	二九二
跋彭道原詩	二九三
跋羅天文墨蹟	二九三
跋袁機仲侍郎易贊	二九四
跋喻子才爲汪養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二九四
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	二九五
跋林黃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二九五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二九六

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 二九六

跋山谷踐阬篇法帖 ····· 二九七

跋李彥良瑞木 ····· 二九八

全宋文卷五三二六

楊萬里 四二

易論 ····· 二九九

禮論 ····· 三〇一

樂論 ····· 三〇三

書論 ····· 三〇五

詩論 ····· 三〇七

春秋論 ····· 三〇八

全宋文卷五三二七

楊萬里 四三

顏子論 上 ····· 三一—

顏子論 中 ····· 三一三

顏子論 下 ····· 三一五

曾子論上……………三二七

曾子論中……………三二九

曾子論下……………三三一

全宋文卷五三三八

楊萬里 四四

子思論上……………三二三

子思論中……………三二五

子思論下……………三二七

孟子論上……………三二九

孟子論中……………三三一

孟子論下……………三三三

韓子論上……………三三五

韓子論下……………三三六

全宋文卷五三三九

楊萬里 四五

君道上……………三三九

君道	中	……	三四二
君道	下	……	三四五
國勢	上	……	三四八
國勢	中	……	三五一
國勢	下	……	三五五

全宋文卷五三三〇

楊萬里 四六

治原	上	……	三五八
治原	中	……	三六〇
治原	下	……	三六四
人才	上	……	三六六
人才	中	……	三六九
人才	下	……	三七一

全宋文卷五三三一

楊萬里 四七

論相	上	……	三七五

論相	下		三七七
論將	上		三八〇
論將	下		三八二
論兵	上		三八四
論兵	下		三八六

全宋文卷五三〇八

楊萬里 二四

賀新趙守冬

某伏以開府云初，時臨小至，恭惟某官茂對令節，丕輯純嘏，恭惟驩慶。某僵卧空山，不獲躬綴衆賓之末行，面致千歲之善頌。敬哦短啓塵賀，見之別牋，仰惟台察。《誠齋集》卷一〇四。

答贛州黃侍郎 伯耆

某伏以小至即序，化日初長，恭惟某官作鎮帥藩，惠化滂被，三神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山墅，蒙被餘映，未期待見，願言盡珍重理，即膺駿嘏之拜，扶樹斯道。

某幽屏山間，殆與世絕。千騎東來，初不聞知，不得遮見，一吐耿耿。茲蒙遣騎，墜以翰墨，訪

問生死〔一〕，風誼崇崛，古之所罕，不論斯今也。感慰何數！惟立朝大節，霜嚴日烈，危言鯁論，家傳人誦，進退徇道，出處中清，於吾道有光。至於作藩未幾，仁聲義實與贛江俱東，甚賀。某自壬子之秋謝病而歸，已作終焉之計，近於六月之吉，上章引年，乞挂其冠〔二〕，而諸公持之久不下。此正如垂死之人，親戚環而守之，不放其瞑，愛之祇以苦之耳。台座知我者，必憐我，輒因摧謝，併及其私云。

某悚息進越再拜，敬問台閤玉眷，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頒餉官壺半百，既旨且多，凍壁冷窗，坐變春溫，降拜珍感。山村不敢請委，仰乞台察。《誠齋集》卷一〇四。

〔一〕問：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二〕其：原作「甚」，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王信臣

某老病日侵，臂痛比劇，親舊書問十不通一，不然如吾信臣，豈不懷者？即辰臘盡春生，恭惟里居綽裕，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諸公持之不下，此政如將死之人，骨肉扶掖，不聽其絕，愛之乃苦之爾。向恙未減否，然不勇決，一拔疽根，所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某平生狂

直，太上聖語云：「楊萬里直不中律。」豈於故人而獨諂？桓溫語孫盛之子云：「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一笑而恕之，幸甚。《誠齋集》卷一〇四。

答胡聖聞

某日蒙過我而東，知行不間，不敢苛留，堇堇得一夕把燭縱談，吾猶以爲加少也。奉教欣慰，即辰臘盡春回，恭惟循陔聞禮神勞，尊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犬馬之齒今歲平頭七十矣，復駕言其焉求？自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天意未俞，諸公遂未與將上，寢而不報。既未奉詔，又難再剡，所謂有似魚中鈎也。正學懿文，小緩蜚鳴，豈久無逢者？席文行之珍，以虞其親，亦未爲無以報也。願言保重。《誠齋集》卷一〇四。

與提舉王郎中

南強

某伏以即日寒盡春生，恭惟提舉郎中契丈澄清一路，天棐忠勞，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修辭以問焉於將命，仰惟財幸。

某冷槩死灰，過者掉臂，聞者掩耳。天上故人，高誼邁倫，孤風絕世，王節行部，眷焉顧之，不

以犖确而廢久要，無論今人，求之古人亦恐如鱗角也。繼睹郵音，竊知祇召，歸補春風玉笋之班。然猶小遲及瓜，王觀尚詘於新制，某今年犬馬之齒已平頭七十矣，復駕言兮焉求？六月之吉上章告老，而諸公持之不下，亦不以不俞報，蓋以陰塞其再瀆也。士生爲名累，有似魚中鈎。今方悟退之此詩耳。

某竦息再拜，敬問庭闋致政中大、國夫人壽康無央。某進越有懇〔一〕：妻姪孫分寧簿羅迪功瀛〔二〕，少有俊聲，早而擢第，廉勤厥職，好修未已。某已嘗面納爵里，欲于新歲上半年職狀，破白之舉，已蒙矜允。今專人拜賜，敢望不侵爲然諾，不勝寒士如天之福。《誠齋集》卷一〇四。

〔一〕某：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二〕四庫本無「孫」字。據本書同卷《與新隆興府張尚書》應無「孫」字。

送鹿與周丞相

某惶恐小稟：偶長孺送至雙麕，顧山園偃仄，僮青生疎，不足以畜之。平園幽茂而寬通，給使武健而精熟，且聞舊有四鹿，今增其二，可以群矣。敬以獻諸原圃，惟鈞慈不賜揮斥。榮甚幸甚。《誠

答朱侍講 元晦

某再拜。伏以春事欲半，暖氣尚遲，恭惟宮使侍講殿撰契丈高蹈事外，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歲六月上乞骸之章，七閱月而不報。偶大兒謁吏部，因令面控誠懇於廟堂諸公間，方與將上，而天意殊未可，遂降不允之詔。仍諸公答書云「未要勞攘」，出籠之鶴，尚絆一足，又須小待也。令東床過城中，留台翰於劉丞許，披讀大尉尊仰之懷，乃知日疾尚未十全。大抵書生繙故紙，則其眚在目，弄柔翰則其眚在手。某老來得臂痛之疾，每一發則視管城公爲讎，遂與契丈分此二眚，可病亦可笑也。近見邸報，果若所慮。此醞釀久矣，隄久必決，其勢然也。道眼學力豈待外人開釋者？然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先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奄窆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某平生最不信此，因閑及之，一笑。王深父貽書於歐公，畢仲游往記於坡老，可試取而一閱否？未見君子，願言珍重。《誠齋集》卷一〇四。又見

《宋元學案》卷四四。

答嚴州知府曾郎中 致虛

某屬者小兒幼輿試吏部，塗出左馮，因之往記，蒙篤密久要，視之甚偉，且勤專走一个行李，移書累繭。作山谷之字畫，追端叔之發遣，逃虛之人得此，趑然二字不足名狀其喜也。即辰傳燭散煙，春入侯家〔一〕，恭惟民詠豈弟，天相循良，台候動止萬福。某老日益加，病日益侵，去歲犬馬之齒平頭七十，幸得託禮法以乞骸骨，而廟堂寢不以聞者八閱月，不免令大兒長孺面控諸公，乃得將上。誤蒙聖恩降詔不允，而諸公答書告以「不要勞攘」，又未敢趣迫，恐或以爲激，或以爲要也。出籠之鶴尚絆一足，私訴之鄉里故人，當蒙見憐也。嚴陵頃於淳熙甲午寓居兩月，以幼女寄產截齊故也。是時曹仲本爲將，諗某以州無寓公可耻，留某充員，而先妣及家人子懷土思歸，不能從其請，曹丈至今悵然也。是時州計甚裕〔二〕，今得來教，屢空乃爾，何歟？幼輿過逢，乃拜方兄歡伯之餽，所謂割白鷺股、食鷓鴣肉矣〔三〕，摧謝併供一哂。來教五幅，非所以用之鄉人焉。某若視此爲報，所謂吾尤子期而又爲之〔四〕，荷荷〔五〕。會弁渺無前期，願言珍重，即膺郎從之拜。《南史》見寄，字大紙佳，甚便老眼，至感至感。台眷恭惟尊幼受祉山則。《誠齋集》卷一〇四。

〔一〕侯：原作「候」，據四庫本改。

〔二〕甚：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三〕鷓鴣：原作「鳥」，據四庫本改。

〔四〕吾：原作「五」，據四庫本改。

〔五〕荷荷：原只一「荷」字，據四庫本補。

與新隆興府張尚書 定叟

某伏以即辰脩禊已過，禁煙鼎來，恭惟某官帥閩建牙，川后靜波，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恩閤台眷均慶。令似機宜今何曹，在侍旁否？某老日益加，病日益侵，去歲犬馬之齒平頭七十，上章乞骸，諸公持之，寢而不報者凡八閱月，因大兒入京，令面控廟堂，方與將上。誤蒙聖恩降詔不允，出籠之鶴尚絆一足，契丈知我，當憐我也。契丈卧護北門，身當十萬，外庸既訖，便應入秉鈞樞。顧斜飛取勢，復照臨秋水落霞之虛，何也？十州之幸則大矣，天下之福則未也。然老病野人，遂得故人以為獨有之天，此又幸之大者。不敢以為門下賀，私為病身賀也。大兒長孺首蒙論薦，推轂於耿漕，遂獲改秩，此恩已不貲矣。臨行窮空，又拜厚贐，度越屬吏之常，誠為創見。不爾幾不能歸，真東坡所謂「我兒即公兒也」。感服恩紀，言之萬此，寧有足耶？某惶恐，復有誠懇。妻姪迪功郎、分寧縣主簿羅瀛，三世登科者七人，此郎其一也。能文曉事，廉勤自將，到官一考，民譽甚休。頃者契丈帥臨安之

日，羅簿嘗得拜見，仰蒙與進。今幸得趨事茸纛之下，敢望台慈特輟今年上半年職狀一章，以收錄之，過於某身受此恩也。亦已懇南強提舉，亦見與論薦矣。僭易皇恐。未占參侍，願言珍重，即間兩社，以復其始。《誠齋集》卷一〇四。

答普州李大著 君亮

某伏以禊事已過，禁煙鼎來，恭惟某官价藩承流，期年報政，民詠天迪，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荒山，乘化歸盡，西望故人，渺無再會之期，願言珍重，即膺賜環，遂正持橐，以昌斯文。

某伏自錦纜西泝，小泊龍蟠虎踞之邦，肯爲老夫小留，遂得秉燭把酒，握手縱談，追還道山之昨夢。一別七年，蜀月楚星，各天一方。每一矯首，遐想故人，此心翩然與大江長逆流而上，忽焉歷瞿唐、過灩澦也。今者欸有二騎，剝啄柴扉，「手把一對書，如天落雲錦」，謫仙此句端爲我發。再拜三讀，豈但愈頭風、刮眼膜而已。泚筆摧謝，未究姦兆之一二云。某把翫書辭，驚喜未既，忽見赴告，先丈朝議尊伯奄棄榮養。既久外除，欲弔則已緩，不弔則已疏，二罪當併按也。若以地迴人遐爲解，則後之一罪又浮於前之二罪矣。朋友道絕之誅，不敢逃遁，敬自歸於大府之司敗，伏紙惕若。恭審洴膺茅土，榮建牙纛，以便鄉就國之寵，有過家上冢之榮，恭惟驩慶。然有如契丈挾經世之具，發揆庭之文，政使小却，猶應對紫薇，秉金蓮也。朝賜環，夕引道，某也尚竊遲之。

某一昨壬子之秋，移病自免，雖得章貢，以沉綿竟不能之官。自此柴門反關，僵卧環堵四年矣。乙卯五月，誤蒙上恩收召，亦以疾免。而除命自天，誕寔次對，野人僥冒，微故人齒牙之餘，何以拜此？未能摧謝，先辱慶問。九頓首以復將命，今已後矣。

某僭易再拜，敬問契家玉眷，惟受祉山則，諸郎進學日新。恭承遠寄文繡四種，便面十本，降拜珍投，有萬其感。私居無以爲報，建本《誠齋詩》八集凡三千五百餘首，聊供擊轅拊缶之一莞。需堂記，某豈其人？初不敢承，又不敢辭，牽課數語，以塞嘉命〔二〕，悚仄悚仄。《誠齋集》卷一〇四。

〔二〕嘉：原作「喜」，據四庫本改。

答周監丞

某卧痾空山，肉黃皮皺〔二〕，右臂痛楚，怨於操觚，左目眊昏，難於細字，親朋書問幾於絕矣。無似之名，小疎於几閣，此故之以。恭承誨帖，墮自天半，盥手而披玩，九頓首而朗詠，不覺蹶然而起，負牆而立，凜然始有生氣。「濯龍」二大字，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仲將陵霄，逸少瘞鶴，何必減焉！阿戎英妙，肯顧兒曹，蒙博約之誨厚矣。南北二臺，天香國色，吞雲夢者八九。顧老圃山礪，何足進焉。抒謝不莊，惶恐惶恐。《誠齋集》卷一〇四。

〔二〕肉：原作「内」，據四庫本改。

答錢判官

文季

某屬者桑梓之邦幸甚，得一世名勝以冠賓贊，山林野人，庇焉以免，庸非盛福？上印王覲，小泊錦帆，不嫌山石之犖确，野徑之詰屈，肯臨環堵，左顧病夫，剪春韭、炊黃粱以留上客，不蒙推去而不嗅，何榮如焉！何感如焉！倥偬別去，莫審旆旌之所指。恭承誨帖下逮，乃知依劉表、嚴武於西山南浦間，落霞孤鶩，寂寞久矣。今逢耿介絕俗之標，豈無半語以寵光之？獨不我寄，何也？顯晦殊塗，自此遠矣。握手論文，豈再作夢？願言珍重，即看館學之除，以重我國家。《誠齋集》卷一〇四。

答虞軍使直閣

知能

某茲蒙遣騎狎至，詒書續其。七字之律，四言之贊，瓘斚玉瓚，昭兆舒鼎，衆多如雨，應接不暇。二篇酬謝，不能佳也，不敢虛耳。《誠齋集》卷一〇四。

答朱侍講

某伏以夏氣有倏，已覺微暑，恭惟侍講殿撰契丈里居燕超，天棐壽俊，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因劉丞往記多問，洊辱手筆之寵，甚尉尊仰之懷。王君報書，當爲轉致。台諭云未可破戒，我道蓋是也，王君豈不解此？契丈既安受之，而尚疑某之察否，何也？某行天下，自謂知我者希，知我者其惟亡友欽夫與契丈乎？由今觀之，知我者欽夫一人而已，一笑。東坡云「過客如雲牢閉口」，是在兵法，拈出則贅矣。某請老不獲，又不敢促迫，歐公所謂恐黎教授以爲輕發也。士以進爲難，不知又有難者，吉凶悔吝，聽諸造物，亦安能擾擾自若也？會合無期，但深翹跂。願言珍重，以重斯文。台眷尊幼均慶，諸郎學士進學日新。兒輩蒙先生長者存問，列拜謝臆。有委，俟命之辱。《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撫州周通判

某頃辱車騎照臨山間，此意殊不淺，摘園蔬，酌老瓦，肯留片時〔二〕，尤以爲感。恭惟某官對時仲夏，天棐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涓選今日，佩服印章，恭惟慶愜。某卧病成嬾，念念贊賀，竟蒙先施，牋詞清鏘，字畫適妍，藏去爲榮。小啓修慶，惟一過目而覆瓿，幸甚。願言珍重，式竚判璋

之徵。

某惶恐拜問親庭。萬金之書，恭惟繫道紹至，兒曹荷榮問周悉。次第長幼二子寄往提封〔二〕，當得修敬，中男百拜起居。有里中委，願索聞之。《誠齋集》卷一〇五。

〔二〕「片」下原有「子」字，據汲古閣本、四庫本刪。

〔三〕往：原作「徑」，據四庫本改。

與周丞相

某小疎奏記，蓋勤報教是懼。青天白日，長在上在左右也。某比偶作一二閑文字，王才臣云已誤徹鈞聽，頗辱楓落吳江之間。今錄二通呈似，非敢享敝帚之估，端欲求成風之斤。不勝主臣。《誠齋集》卷一〇五。

慰程監簿

某伏以王春正月，雨暘時若，恭惟大孝監簿契丈孝誠動天，三神感格，孝履支持，萬福。某伏自

壬子之春奉詔決讞死囚於上饒，道出休寧之西郊，仰蒙先丈華學給事篤密事契，契丈承志承命，遠出山驛，衝泥班荆，絕歎誼風，永懷意氣，至今不忘。惟是老病之餘，是歲八月移疾還家，人事都廢，姓名不入於脩門，書問不至於親舊。深交厚契如吾契丈，亦復作疏，非意也，勢也。至若出塵絕俗之標，登峰造極之談，則夜夢晝思，了了長在目中。茲以奉弔，乃得修敬。未占再晤，願言俯就喪禮，節抑哀痛，以當門戶之重寄。

某上饒之役，初志以王事不敢一登宅里，瞻拜先丈華學給事，謂歸塗當遂此願。既而懲於羊腸之險，拏舟東下，遣恨至今。恭惟先丈高文大冊，範模士流，舊學耆英，著蔡昭代，謂宜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聞上下巖岳，步履如飛，與客爭棋，申且不寐。不知邇日何恙靡已，遂至大故？聞赴驚呼，一慟欲絕。嗟乎天乎，世豈復有斯人乎！某以山居僻左，聞之也後，弔之也緩，負我知己，言之忸怩。且以老病，不得駿奔會哭，敬遣騎持奠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哀苦同之。令弟判縣朝議，附此致慰。有廬陵委，願細大聞之。《誠齋集》卷一〇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全宋文卷五三〇九

楊萬里

二五

答胡季亨宣教

某頓首再拜。疇昔之歲，車轍來臨，初得識封胡絕俗之標，秉燭夜話，不知落月滿屋梁，鄰雞下五更也。辱書，深慰別後一日萬周之思。即日春寒未慙，恭惟刺經耕筆，此樂無央，尊候萬福，玉眷均慶。某老病日侵，自去年七月一日再上納祿之章，而諸公寢不以聞，又不敢迫趣，恐動不如靜也，姑聽之耳。未見，願言珍重，以須晚成之寵。《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本路趙不遷運使〔二〕

某伏以即日首夏清和，雨風時叙。恭惟都運直閣年丈英鬢又新，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

病摧隤，爰自壬子八月移疾自免，歸從金陵，深閑荆扉，長往丘岳，不惟自棄於當世，不必息交而絕游，而世與我相遺，物與我相忘。繇是姓名不入於脩門，書問不至於通貴，坐分黃犢之草，眠占白鷗之沙。而平生故人致身青雲，背負霄漢者，亦不復俯視蜩鳩，激活波臣矣。過者莫之孰何，豈有天上使星芒寒色正^三，乘北斗之槎，臨翼軫之分，弭節曾不崇朝，慨然興懷，一念首及四海九州之同年，閔其束散薪以煮白石，携長鑱以斲黃獨，不遠數百里，專走一騎，訪問生死，使黃冠野服之客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所謂此事今無，古或聞也。仰惟年丈一世文儒之擇，當今洪支之英，乃與朝齋夜檠之寒士爭螢雪之苦，以筆陣掃千人之軍。持節把麾，外庸有赫，藉第令小緩德老之鼎鉉，亦何必減從善之簪橐乎？天其或者將以幸江右百城之凋瘵，抑以幸短衣掩脰之一老，視蔭未徙，而日邊除書細作行矣。曷日行部，下照舊治，當與父老扶杖遮見道左。抒謝不莊，願言珍重。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年家玉婍，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猗賜官壺，雨露既旨且多，復侑以玄纁綺縠，有是四端，此漢世諸公所以禮高賢者。顧某不佞，何以堪之？降拜敬受，冷窗凍壁頓作春溫矣。感謝情至骨，敬賦是詩，以復將命者。野人不敢請太史馬走之役。

某惶恐有懇。賜書之初，不應便引惹請謁，仰恃年契愛焉，敢爾不自外。妻姪分寧主簿、迪功郎羅瀛通經學古，文詞俊發，早忝科第，吏事敏明，已蒙定叟、南強帥倉二丈舉以職令之章矣。合尖之恩，舍門下而誰望焉？亦已書兩考，敢望台慈特輟今年上半年文字以成就之，某實並受此薦也。《誠

〔二〕趙：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使：原作「便」，據四庫本改。

答李子立知縣送問月臺詩石刻

某伏拜誨帖之辱，又重之以墨刻之貺。惡詩拈出，已供觀者之一莞。跋語儼非其倫，恐誹有歸耳。摧謝不莊，反仄反仄。《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周丞相

某小疏奏記，隆暑翕赫，此故之以。中男病心氣，不能作春蠶食葉之聲，霑丐去冬丹鳳之赦恩，以一試終場，年及四十，許令詣曹受署，叨冒安仁之監河，皆異時化筆疏而爲令之所波及也。乍歸病榻，未克走謝，首勤墨妙勞還，慶語周諄。吾黨小子，何以辱此於相國？小涼，當令扶服翹材大門之外，以謝恩紀。茲未究宣，仰惟財幸。雷君觸熱可念，信如鈞諭。《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普州李知府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大著尊契丈報政有績，祇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山間，乘化歸盡，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願言盡珍重理，遂膺紫薇玉署之拜，以昌斯文。某屬披邸報，恭審紫泥夜下，號召正人，青藜朝馳，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驪慶。某辱在草木臭味之同，尤深松栢茂悅之感。末由面賀^(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筆橐之除，方且拭目以俟。

某昔歲拜辱天落雲錦之書，逮今緹衣十襲，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千里外再蒙遣一个行李，墜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霄泥昇沉而兩其態，不以老病汨振而白其眼^(二)，「厚祿故人書斷絕」，少陵之語可悔，「此事今無古或聞」，東坡之句可獻也。感謝至骨，萬此寧有足耶？

某目眩觀書，手戰執筆，平生止携破研一拳，亦久寄絕交書矣。長者尚以故我來徵義槩之記，抖擻病心，倒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戒，謂應覆公家醬瓿矣。來教乃蒙稱賞不置，誠不以榮，亦祇以媿也。二傳絕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肩，右摩孟堅之壘，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併荷寄似。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嫵，恭惟尊尊幼幼函祉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頒貺越羅絲，座下拜

珍感。蓬萊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廬陵委，願索聞之。《誠齋集》卷一〇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九。

〔一〕末由：原作「未由」，據四庫本改。

〔二〕以：原脫，據汲古閣本、四庫本補。

別趙知府

某以隆暑，故小疎奏記齋閣，寸心尊德，一飯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黃，恭惟判府提舉太中戒裝解維，川后靜波，天棐台候動止萬福。台閤玉眷，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爽節宣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抱惻惻，不遑寧處，謁告棄印，戴星駿奔，言歸覲省。某癰老幽屏，不振之蹟，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秣賴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廩餼始終知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身義當撰屨疾走，追送牙檣，偶以病暍伏枕，短氣如縷，不能支梧，敬遣大兒某遮拜道左。惡詩一篇，聊寫戀戀銷黯之情，惟一覽而擲之地。烈日翕赫，遠塗良勤，願言爲君親自愛，即看詔追，遂從上雍。《誠齋集》卷一〇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九。

答棗陽虞軍使

某伏以即日素秋有俶，新涼入郊。恭惟知能軍使中大恩契兄乘邊以整，卧鼓滅烽，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去秋再上乞骸之章，迄今未報，亦姑聽之。然自壬子至今，暗致仕已七年矣，第未結階耳。鄉中去國西門數千里而遙，不遇東西行者，相思二字安得至我故人之側。清風朗月，未嘗不思玄度也。遣騎墜教四六千百之牋，稠沓煩悉，何其過勤也。自代之舉，聊以自見區區薦藻，小小獻芹之意而已，在故人則亦焉能爲一羽，焉能爲千鈞哉？下問詩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語，敬陳所見。寄大兒七字甚奇古〔二〕，如風公十四字渾成雅健，使山谷見之猶應擊節。務官二句乃散文語，前輩固有偶出此體者，如木之就規矩，然吾曹不可學也。其餘或奧澀而不風騷，不可不知。妄言惶恐。來教至宿草不哭之語，令人淚落不能休。山谷云：「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敬賦是詩，以洩孤憤。願言珍重，即膺召除。《誠齋集》卷一〇五。

〔二〕奇：原作「寄」，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全州黃通判

某伏以素秋有俶，新涼入郭，即日恭惟嚴老府判太中契丈監貳政成，爲裝王觀，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行且晤對，豫以跽然。願言羅闥必戒，丈食有嚴，用對越中都官之拜。

屬者文度來歸，袖出旱蛟驚蛇之字，久未督報，而廝赤又以近誨爲賜矣。亟拜，何覲如焉！某茲蒙誤恩，序進諫大夫之秩，噓枯所逮，抒謝之皋，慶語所臨，祇重其不敏之辜耳。陞陟文字，仰感領略，長牋妙絕，禮則過之。丁藁新詩，酷似千巖。昔鯨布陣似項羽，見者惡之，老夫之於此集亦云。荷荷。睹青邇止，尚面傾倒。

台眷尊釋恭惟受祉何數。有委敢請。《千巖集》《三星圖》荷寄似，至感。《誠齋集》卷一〇五。

與蔡定夫侍郎

某伏以素秋有俶，新涼入郊，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殊庭高簡，天棐忠貞，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乘化歸盡。南北相望，侍君子渺無前期。願言金玉不貲之身，夏盟斯文，棟榦吾國，允答

爾瞻。某一從亢旌之東，介在山墅，置驛斗絕。表焉則不與大夫士還往，裏焉則不能遣長鬚兔尖，繭淨之敬，曠不至于几閣。乃若山立玉色之標，金鍾大鏞之韻，無少選不在耳目中。契丈學古居今，持方入圓，故應落落。然啓沃之韞，經綸之具，持此將安歸？造物不我舍，是可終揜而不白乎？日邊細作，行之除書，予日望之。某昔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迄今不報，諸公之意則不薄矣。出籠之鶴，尚繫一足，亦可憐生。適候吏輩輅新二千石，念此便不可失，急呼兒覓紙，敬問何如。墨淡字傾，與無書同，又賢於無書耳。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尊釋受祉山則。膝上文度今何曹何地，抑有在桃李之庭者否？老妻兒女列拜起居。有里中委囑，所願勿它。《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萬安趙師迴知縣

某伏以即日涼秋，恭惟知縣中大學道愛人，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自免，世我相遺，誰者比數〔一〕！過聽誤矣，特書先焉，再拜循走，不敢承也，不敢信也。摧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屬得侍郎彭丈書，吃吃談知縣文行之徽懿，以其言想其人，定知不凡。及辱墜言，先之以長牋〔二〕，申之以雜著。發書占之，金玉相輝，韶濩以間。蓋吾宋乃有兩德麟，西京不特一子政，顧老朽知之晚耳。范曄所謂子陽井底蛙者，果若其言，則元愷宜產於環堵，旦奭不生於京室也。願言自

愛，遠者大者，老夫假須與無死，尚親見之。《誠齋集》卷一〇五。

〔一〕比：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二〕以：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余丞相

某伏以沆碣有俶，清涼未多，即日恭惟判府安撫大觀文左丞相作填火維，分陝一面，威德所懾，北垂以妥，王室以寧，天棐大忠，鈞候動止萬福。某老已耄及，病復日侵，縱浪大化之中，應盡便盡。獨東海之鰲，左足尚繫，未得恣意曳尾泥中耳。去秋再上乞骸之章，迄今不報，諸公美意，夫豈不厚，然摧隤之鶴，欹側之馬，與其留之籟翫，孰若縱之水宿，愛之櫪伏，孰若放之林栖？此外惟有注《易》一責，長恐一旦溘先朝露，使義文素王折券已責，則此債無可庚之期。今幸止有《未濟》一卦，小涼當卒業，則冥然長辭，亦勿之有悔焉耳矣。他無足爲知己道者。昇潛異勢，居侍無期。不勝大願，願言愛重此不訾之身，以畢未了之勲業，以推轂吾君於五三，以濟登我宋於億萬年。微我公，天下誰望者！

某野人之居，介在幽谷，不假一卒於官，以故無使令。而平頭奴子生疏鄙野，又不熟於置鯉，以

故不能專价以致東閣之敬。每東西行者偶與之逢，便不可失，則必寄牋奏記。眷戀恩紀，屢書不一書，亦不記其幾回，且不自知其繁且瀆也〔一〕。丞相乃屈上宰之崇高，遣一个之行李，賜盈紙之真帖，餽百壺之酒材，有用之書策，難致之蜀附，至珍之蔗霜，森然盈庭，塞破茅屋。少陵詩不云：「虛名每蒙卿相問，泛愛不救溝岳辱。」今茲訪問生死之誼，膏潤豐碩之儀，所謂惜不令德彝見之也。感謝不足，敬賦唐律三章，章八句，別紙以聞焉。仰惟丞相手扶黃道之日，身柱大過之棟，不動聲色，不崇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車網未燠，堂印未刊，脫屣超然，無一分顧藉心，近世社稷之臣，於今無兩。雖曰心如江水，日向滄洲，而后皇注想元老之意，海內奠枕于京之望，舍魯何適者？惟丞相毋怠。

某惶恐頓首，再拜進越，敬問恩閣大國夫人，即日恭惟尊候萬福。東閣郎君林下道蘊，受祉山則。老婦挺災，幾爲臺駘所殺，史巫紛若，醫藥雜進，幸而更生。不謂上達鈞聽，曲賜下問，至感至感。亦同兒女羅拜網馮之訊，大兒自別奏記。族弟濟翁，炎正遂去作幕下士，寵光赫奕，闔族榮曜。黃倅竟辱列剡之恩，此舉挈之潢汙、轉之碧海無疑者。莫、簡二簿皆蒙恩顧之深厚，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某何以堪之？小言詹詹，何足以爲萬分一之謝云。酒材特荷赫蹏之諭，至於印章款識之周密，以防換易之敝，克勤小物，至於如許。頃蜀士張季長少卿續寄似洮硯，啓封則一柏笏也，嘗以詩謝之云「如何綠玉含風面，化作青銅溜雨枝〔二〕」，至今中都士大夫傳以爲哂，與鈞座慮事遠矣〔三〕。《誠齋

〔一〕其：原作「某」，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作：原脫，據右引補。

〔三〕矣：原無，據右引補。

與權府聶通判

某小疏奏記，心往鈴下，僭易有白事。友人王子俊字才臣，今日見過，云剽聞台坐因見益國近詩，渠挂名其間〔一〕，辱亟稱而褒可者，感激望表之知，欲求一望、見其末光，大願不觸門牆之麾，有萬其幸。渠非敢有世俗可憎之求也，併祈洞視焉。渠於原夫輩之外，詩文超絕云。《誠齋集》卷一〇五。

〔一〕挂：原作「桂」，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與楊侍郎

某惶恐小稟〔一〕：一親戚，岳之臨湘簿丁迪功南隱，鄉里名儒，兄弟十人，策第者二人，其餘皆薦名。而簿公以特奏得官，文學深長，吏能精審，諸司多知之者。見委之以攝峽之首幕，而任守、范

憲以職令狀舉之。然寒士寡合〔二〕，特未有合宰堵波之尖者，敢告宗丈，輟一令狀，以辱收之，一舉手之間，便有出千仞岳之力。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舍門下宜無先焉者。偶臂痛不能多番，且懼勤於執事者。惟燭照而星臨之，有萬其幸。《誠齋集》卷一〇五。

〔二〕稟：原作「廩」，據四庫本改。

〔三〕合：原無，據汲古閣本、四庫本補。

答曾知府

某伏以秋氣已末，西爽彌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政成王觀，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窄，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二〕，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丈中和平易之政，穉耄歌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却猶當誕實之含香握蘭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詒我金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誼眷眷，若不忍胥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摧謝不莊，願言珍重。即日看日邊除書，細作行矣。《誠齋集》卷一〇五。

〔二〕持：原作「特」，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朱侍講

某伏以肅霜既降，即日恭惟宮使侍講殿撰契丈燕居蕭遠，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祇有不如，不見所超。乞骸之請，諸公竟不以聞，寢而不報，亦姑聽之，恐以爲只管煎燭也。蒙賜報教，發於去冬，得於今秋，人事大氏然耳，不猶愈於十書九不達乎？昨日劉丞再遞至今年七夕一書，乃知春間嘗小不快。中間曾無疑亦相報，云足疾良劇。不知五藏神却不見夢於子雲，而乃苦之以樂正子春之疾，方寸不自詭其疲，而下移之於者存，此楚昭王之所耻也，一笑。下問論著脫藁者幾千萬言，曩者釋駿不曉事，作此狡獪。去冬因室家挺災，爲臺駘輩推墮井中，欲打併徙居以避之，怒移水中蟹，凡此物輩多投畀鬱攸矣，非徒逃天刑與鬼責而已。契丈當愛我以德，猶欲我欣然踐錦筵乎？苦哉苦哉！念書辭宜答，又不敢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也。契丈再歸五夫，遂無車馬喧，此某之所賀，而來教乃謂苦於所居窮僻，無書可借，無人可問，疑義無與析，信矣，逃虛耐靜之難如此哉！未見，願言善保千金軀，用奉答當宁荒野之思。

某僭易再拜，敬問台嫺，恭惟尊穉蒙福山則。諸郎仕者居者爲誰，不及上狀。老婦災疾，仰感存問，非義均骨肉，何以拜此？大兒尚待次一年有半，中男調衡州安仁稅官，小男桂州戶曹，皆待次。長者來秋，少者四年。蒙問故及。亦列拜起居，有委不外。《誠齋集》卷一〇五。

與福州安撫葉樞使〔二〕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清霜晴寒，恭惟判府安撫大資樞使相公表海荒東，春仁秋威，民咏兵齊，三神扶持，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嫵，受祉山則。某身日益衰，病日加侵，祇有不如，不見所超。伏自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蒙鈞座與諸公間眷眷寵留，未與上聞，仰惟美意隆厚，豈不永懷？然滄江鷗鷺之野性，尚畢命而守階除也。追惟向來學省一時英俊並游，干青霄而直上，凌太虛而徑度，遂持鈞樞、宅三能者，相公一人而已。謂宜小俟，虛左之拜止一武之間，崇朝之頃，而翩然去之。高則高矣，君子曰胡不福我，小人曰胡不穀我，相公抑一念到此乎？某皇恐至墾，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永嘉吳璪，文世其家，才敏於政，其父公叔與某一再同官，事契甚厚。而某假守高安之日，此郎爲戶掾，極賴其助，首以京削薦之。某再入道山，遂令長孺娶其女弟。異時此郎亦嘗參拜焚座，受知不淺。今敢進越控告，仰干一書殿京削，端倚此增山嶽之重，以求當路，則此任改秩沛然矣。儻蒙特輟來年上半年之章，以卯翼之，所謂變化在喙菴也。小官遣人良難，得不虛其行，生之成之之恩，其輕重大小宜如之何？今帥閩雄盛，非閩即蜀，而山水之勝妙天下者，必曰三山，博約川巖，月旦雲煙，當有金聲玉振之句賜也。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以否？霄泥殊塗，鵬鷖異翔，安得致身於其側，再聆登峰造極之談，以豁此鬱陶，滌此埃壒！伏紙跂跂，惟金玉厥躬，以棟榦吾國而五三吾

君〔二〕，再還廟堂，永專國秉，不勝大願。《誠齋集》卷一〇五。

〔一〕樞使：原作「樞便」，據正文改。四庫本題作「樞密」。

〔二〕吾：原作「五」，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鄭樞使

某伏以即辰維仲之冬，清霜晴寒，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間冠倫，沆瀣騎氣，三神所護，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嫵，受祉山則。某伏自六七月之間，長溪士人王應祈奏記帥閫受書謁之隸，已徹聞否？左席久虛〔一〕，天下日俟登庸，而邸吏忽以得請祠庭報，善類及斯民非所望於鈞座也。某皇恐至懇，大兒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吳璪，公叔監丞之子也，文世厥家，才敏於政，自是今日之人物。某傾假守高安〔二〕，此郎爲戶掾，甚得其助，首以京削薦之。未幾某再入道山，遂令長孺娶其女弟。公叔官南昌參幕時，此郎嘗拜下風，自此出入門墻，深荷異知。敢望鈞慈未忘其先契，特輟已未上半年一書殿之京削，以成就之。諸司見此，必爭收錄，則改秩必濟矣。公叔有知，當爲亢杜回以報不貲之恩也。惟金玉是身，即再還廟堂，遂專國秉，以福斯世，不勝大願。《誠齋

〔一〕左：原作「在」，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守：原作「字」，據右引改。

答周監丞冬

某伏以即日小至將臨，清霜載肅，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獨立萬物之表，是叢三神之釐，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再奏記於受書謁之隸，且謝委貺之腆，仰惟財幸。

某再拜敬問台閤玉嫵，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川增。大兒進拜，蒙飲食教載之寵，具能言忠誨煩悉之狀。坡云「我兒即公兒也」，今真得此於鄉先生矣，有萬其感。《誠齋集》卷一〇五。

答提舉雷郎中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晴寒，即日恭惟提舉郎中契丈使節又新，小憩錦里，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自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而諸公竟不下其事，安得乞我一牧童，林間聽橫笛乎？易節便地得請，可喜。然猶小須，未慰湘南父老扶杖之望，何也？然老友私心獨喜，蓋中男次公安仁監河之闕，正在來秋，正得趨事故人，如天之福，何以代此？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

也」，某之於台座亦云。好音鼎來，訪問生死，此古人盛德之事，多言何謝！惟珍重以須追詔〔二〕。

《誠齋集》卷一〇五。

〔二〕須：原作「前」，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〇

楊 萬 里 二六

答贛州彭郎中

某伏以小至將臨，清霜寒霽，即日恭惟判府郎中尊契丈期年報政，惠化川流，民咏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嫺受祉山則〔一〕。某老日益侵，病日益加，閑冷之蹟，姓名不敢自達於通貴之前，四方人事皆已掃影。今茲陽復令辰，君子道長，有如台座心所起敬，亦不克奏記，爲踐長之賀。蓋昇沉異勢，其理然也。不謂台慈折節岳牧之尊，篤契韋布之舊，遣騎損誨，訪問生死，鈴齋名酒，分餉野夫，以暖其長鑱斷黃獨之寒，以勞其散薪煮白石之苦。攝衣下拜，黍谷春生，中心藏之，多言何謝。一衣帶水，無從伏謁，金玉是身，筆橐就列，日夜惟此之禱。《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玉：原作「正」，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廬陵劉縣丞

某伏奉誨帖，以小春絕品分似野人，烹玉塵，試春色，心知韻，舌知腴，第恐春風不慣腐儒湯餅腸耳。一笑。占謝不既，悚仄悚仄。《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湖南運使陳郎中

某伏以小春良辰，新寒氣肅，即日恭惟都運、直閣郎中玉節倚天〔一〕，忠誠貫日，百城蒙惠，三神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拜手奏記，徹姓名于槩人，仰惟財幸。

某也愚不肖，顧獨有落落心事，吐之則誰聽，不吐則不釋。「開卷闔且想，千載若相期」，茲非退之之詩乎？「士或日接膝而不相知〔二〕，或異世而相慕」，茲非退之之語乎？某之與執事同生於今，而謂之異世，謂之千載，可乎？不可也。繫執事以又玄之學，不世之文，一戰文闈，萬人奪氣，有司驚目，收異科，策高足，偃名藩，冠望郎，陞延閣，持英蕩，豈弟于州，忠慨于朝，風采于一路，厥今談者言當世之名勝，必曰陳公焉。某老病之身，不中用世，棄官八年，請老四祀，襁褓乎西疇之煙雨，苓簪乎南澗之水月〔三〕，獨不得與嶽麓之猿鶴，橘洲之鷗鷺，一望執事之聲光。以某之想慕，知

退之之想慕。想而不見，慕而不釋，不於執事乎吐之，將於何吐之？尺一旦下，紅藥紫薇竚公之歸，自此愈遠矣，臨風慨然。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閤玉眷，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教條。某惶恐白事：中男承務郎、衡州安仁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牆面，孤寒伶俜之跡，所望於上官收卹其尺寸，而脫略其罪戾，睠其始而全其終，百穀之仰膏雨，厦屋之懷震風，舍執事疇依者？《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中：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膝：原作「滕」，據四庫本改。

〔三〕簪：原作「著」，據四庫本改。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雨，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填撫大維〔一〕，歸若天柱，民謳豈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盼飾不腆之書〔二〕，自徹於涓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

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擅勳名之場，泝儒學之源，登文章之錄，世濟其美，嬋嫣相踵，有陸氏若者乎無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

人，而今未有乎？執事英妙之年，拔奇收科，玉映潢臺，德明之儒學，機、雲之文章，蓋魯國之寶玉、大弓，黃梅之夜半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者也。遜、抗、敬輿之勳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真能苛留者？一州之福，將均宏之於天下。公卿闕而選所表，寵渥徵黃，誕寘禁近，其不遐矣。某也山林野人，已抽手板付丞相矣，安得一覲當世之勝流，以一洗其胸中之悁跂乎？敬賦《草蟲》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閣玉嫺，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役者，唯命是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有俶，百事墻面，今官衡之安仁監稅，正隸大府之下邑，遂得仰事高牙大纛之光塵，充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涓埃，收之卹之；豈無罪戾，燾之免之。不勝舐犢之情，不敢自蔽，而瀆聞于大君子之聽。不勝主臣。《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大：原作「火」，據四庫本改。

〔二〕盼：原作「盼」，據四庫本改。

答權桂陽軍斛通判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帶雨，即日恭惟權府府判太中設監最課，假守兼官，二境宜民，三神隲

祉，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記，以謝書禮報況一再之辱。未見君子，願言珍重，立俟春風玉笋之除。某屬者專走家僮修敬樹門之隸人，迺承諸臺遴賢，兼刺鄰府，春仁秋威洽于二邦，在彼願其爲真，在此願其終惠。疊是最狀，於以上聞。外陟使華，裏翔郎署，在此行矣。某中男次公效官有俶，百事墻面。適有天幸，得我鄉先生而秣蔭焉，未趨府庭而薦口已徹于五馬。至於假材官而六之，使不徒行以抵官下，不貲之恩，盡室永懷。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一請再請，不一請而已也。惟終惠之。《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湖南黃提舉

某伏以維孟之冬，亦小之春，即日恭惟提舉太中一節星臨，百城霜凜，民氣嘉樂，神天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齋心奏記司鉛槧者，仰惟財幸。

某恭聞皇上顧憂元元，逖在湖山之外，其欲安安，如在畿甸之內。於是疇咨宰臣，涓選膚使，如西周皇華之五章，如東京臨遣之八人者。惟提舉太中以豫章棟榦之材，商瑚周璉之器，繁星五緯之望，百千人中褒然舉首，仁風先春，義氣後秋，瑩嫠舞歌，姦貪瑟縮，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使事有指，顧此耿中丞之一職，豈鬱鬱久居者？雞翹豹尾之間，尚多虛位，非執事是待而誰待也？某棄官八年，請老四祀，孤雲野鶴之與儔，桃花流水之爲釣，仰名流之芳風，瞻使星之末光，可思而不可

忘〔二〕，可望而不可見，寸心耿耿，安得傾豁！抑許穆夫人之詩不云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引領南雲，惘惘款款。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閤玉眷，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無央〔三〕。有廬陵委，命戒唯唯。某惶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安仁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今以蚍蜉蟻子之微，而仰事動搖山嶽之威，是震是栗。敢九頓首以請，儻或辱許效其十駕，而徧覆之以二天，使得竊五斗以活其孥，仁人報之恩，寒士不貲之福，繫門下是怙。《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而：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幼幼：原作「幻幻」，據四庫本改。

與湖南陸提刑

某伏以即辰大冬初寒，小春猶燠，恭惟提刑太中出節少府訓夏祥刑，百城觀風，三神錫羨，台候動止萬福。某敢恭奏記，瀆告主書，仰惟財幸。某竊惟祥刑使者千古未聞，蓋肇自章聖皇帝咸平四年閏五月，始有開封斷獄覆奏之詔，於是殿中丞李湘首膺荆湖南路之選。聖聖繼繼，此職增重。於部使者之中，命曰職司。今提刑太中一代人物之英，三朝德業之望，偃藩持節，聲光蔥然，斗柄垂天，慶

雲拂日，何以尚之？結絲而侍禁廷，聽履而上星辰，人猶遲之。而原隰載驅，于彼烝湘，將非聖上欽恤，亦如選李湘之意耶？使事有指，「繡衣春當霄漢立」，某方賡少陵此詩，以賀班公登仙之行也。某老病野人，棄官八年，請老四載，講聞嶽峻川流之盛名，而獨無路以望見其末光，一生遺恨，孰弘於此？寄聲修好，吁已後矣。仰惟高明洞視心曲云。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閣玉嫺，即日恭惟尊穉蒙福姦兆。有廬陵之役，敬請指縱。某惶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天假之幸，迺遇今日之陸先生慘收孤寒而主後進，如退之所作行難之篇者。寬其鞭箠而宥其簡書，使得養於是而餬其口。此非人皆有之天，此真我獨有之天也。嚮風歸依，有萬其望。《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安仁涂知縣〔二〕

某伏以即日良月初寒，恭惟判縣中大佳政宜民，自天孚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上記下隸，伏惟財幸。

某辭奉瑤林瓊樹之輝光，歲月湍奔，至於照人風度可思而不可忘者，了了在目，翼翼在心，旦晝往來于懷也。執事之才之邵，大其施則宜箴鶚鷺之行，小而却亦合當麾節之寄。顧尚淹卹于鳴琴製錦之地，何也？然學道愛人之聲，與湘水俱流，下轉上聞，自密縣而超拜，何知非福？某中男次公筮仕

之始，百事墻面，迺得事其大夫之賢者，豈非幸歟？惟故人高誼，必有以訓其所未能，而葆其所不逮者。使得饗於是而璧或全，舍執事何適矣！《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與：原無，據四庫本補。

送俞憲羊麪

某伏自道塗相傳，玉節光華，將照臨先人之敝廬，日掃花徑，以俟東來之紫氣。惟是荒村去城差遠，山厨土鏗索然，不給於鮮。遣人賒市，喚婦自饌，豈不夙夜？然高牙虛徐，而日昊食乾矣。一易再易，則亦如之。偵伺之久，倉猝之頃，不免效荷蓀之殺雞，盧氏之烝鴨，溪毛野蔌，此固不足以羞於王公者。不腆乘壺羊腔麪碩，敢贅諸行厨〔二〕，惟洞視其禮不足而敬有餘，不鄙而揮之〔二〕，有萬其幸。《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贅：原作「摯」，據四庫本改。

〔二〕鄙：原缺，據汲古閣本補。四庫本作「〔穀〕」。

答趙戶彥法〔二〕

某伏承遣騎墜教，殊慰孤寂。四六妙絕，切磋彌瑩。後又過前，老夫當避路矣。可珍可妒。兩絕句次之，似非得意之作也。他日進一步則自知之。加餐飯，長相思，玉帝除書定應不遲。《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彥法：四庫本作「彥洪」。

答周丞相

某下稷吹燈，發函奉告。覺銀鈎炳煥，天氣盡白，驚喜絕倒。命戒程丈銘詩，歡以敬承，已留玉當少須矣。辱相國有「盡子詩寫來」之教，春前偶醉餘寢語《憶秦娥》小詞云：「新春早，春前十日春歸了。春歸了，落梅如雪，野桃紅小。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圖爛醉花前倒。花前倒，兒扶歸去，醒來窗曉。」仰供仲尼之莞爾，不勝主臣。《誠齋集》卷一〇六。

答韓提舉華文賀年

某伏以獻歲有俶，好雪知時，即日恭惟某官玉節倚天，霜臺拂日〔一〕，三神盡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退休，木茹沙眠，貧而安，病而不疚者。部刺史之天，我獨有二也。茲焉恭審六條允察，千倉既盈，威惠川行，鰥寡春熙，帝疇顯庸，恩錫書贊，進直舜典濬文之閣，式增周諏禮樂之華。恭惟驩慶。自此月昇金掌，春度玉墀，某也幸拭目以觀盛事。《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拂：原作「掃」，據四庫本改。

答程監簿

某伏以春意澄穆，即日恭惟監簿契丈大孝哀疚深切，天相至性，孝履支福。某卧痾山野，庇焉以免。未占良覲，願言以禮制情，趾美續聞，恪遵聖人哀毀之戒，此朋友所望者。

某山居苦無端便，小疏問訊，獨有景行之勤。厮赤剥啄，誨帖下逮，驚喜不勝。命戒先丈閣學銘詩，某受知不淺，其何敢辭？自視欲然，其如固陋，恐斐文不足傳遠耳。今月十五日夜拜領行狀，明

日撰成，又明日刊落其甚繆者，又明日脫藁，又明日送似益公求是正，併爲求題蓋。臂痛不能多寫，凡四日乃書丹畢，不知襄事之日此文到否〔一〕。蓋行狀逼期乃至，非敢作魯人之臯也，如莆田陳丞相、葉丞相皆前期一年送行狀來，庶得小從容，文字較子細耳，仰惟幸察。《誠齋集》卷一〇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一〕文：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答醴陵錢知縣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每一動心，向風永懷，便如對面語也。遣騎墜言，驩喜亡量。即辰春事過中，寒暄之雜，恭惟文季知縣中大契兄學道愛人，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玉倦均慶。寄似新詩，朗詠三反五復，發清新於平淡之中，藏古雅於追琢之外，非時世折楊黃華之音也。第如「俗學多翻變，晚輩論時學」等語，不宜筆之於書，何苦以毒口牙招齒舌乎？每以此戒朱元晦，今復奉諭。「古來得道人，挂舌屋壁間」，此真吾師也。願言自愛，以俟馮招。《誠齋集》卷一〇六。

賀吉水秦宰交割

某伏自牙檣西上，紫氣東來，日偵先驅，令兒輩駿奔往迓〔一〕。久之寂然，竟辱旆旌屈臨環堵，如之何其感，又如之何其媿也！違離屬爾，尊仰如新。即辰春事過中，寒暄相半，恭惟美錦初製，民咏天棐，台候動止萬福〔二〕，玉倦均慶。某恭審涓選今日，佩服印章，教條一新，穉耄呼舞。恭惟驩慶。某屬以老病，不克從大夫之後，修桑梓之恭，專令大兒謁賀，伏幸台察。《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往：原作「廷」，據四庫本改。

〔二〕台：原作「白」，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新封州譚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數間，呼酒嘯歌，秉燭軟語，老病之軀頓有生意。別去未幾，復增永懷。尺書寵貽，殊慰耿耿。即辰暮春積雨，恭惟明仲判府太中鄉丈爲裝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坐致通顯。閱《禹

貢》之同載，多甘茂之一官，才解二千石之章，即佩見大夫之組。恭惟驩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四年三請，一奉不允之詔，一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拜此？方具辭免職名，未敢摧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笋之班。《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朱侍講

某伏以四月維夏，南風之薰，即日恭惟侍講殿撰尊契丈燕處超然，天棐履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祇有不如。顧棄官八年，乞骸三請，待命四載，前月四日乃始蒙恩放牛桃林，俾聽橫笛。惟是增秩進職，踰分絕等，方具辭免。自非平素借重，何以拜此？伏自去秋得一書於曾無疑許，既而遇甘道士往五夫，因之修報，不作石頭事否。近得城中親舊書，云契丈露章告老，而適當新舊尹去來倥偬之間，莫府文書不免魯人之臯，遂致相誤。且無疑來訪〔二〕，具談其詳，相與太息。天下之事固有蹉跌如此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浮雲去來，想能安之，無待於開譬也。足疾今年不至良苦否？吾曹老矣，能復閱幾寒暑？少年狡獪，著書罪過，願痛掃除。退之云：「書於吾何有！」此外無可相規者，餘惟珍重，永綏眉壽。《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來訪：原作「訪來」，據四庫本乙。

與丞相 一

某僭陳二詩，仰獻一莞。不敢奏記，懼勤報章。而山僮言歸，銜袖彪列，蓋天落雲錦之書，華星秋月之字，金聲玉振之詞也。盈尺之紙，萬寶是叢。肅然盥手而披文，頓覺沉痾之去體。銜戢何謝，藏去爲榮。仰惟鈞慈下燭惓惓，有萬其幸〔一〕。《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惓有萬其幸」五字，原脫，據四庫本補。汲古閣本作「姦兆其幸」。

與丞相 二

某移病棄官，今已八年，三章乞骸，四載竣命。近蒙聖恩解縱歸田，而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弗俞，閔免下拜〔二〕。重念某孤陋之蹟，奮自諸生，效官於中外者四十六寒暑矣。乃今得以保全，幸無玷缺，不辱先人之教。茲蓋我丞相以天下之大宗師長育吾黨之小子，挈携造化，不遺餘力，遂濟登茲。感恩戴仁，無以表見，敬哦小啓，別紙申呈，仰惟鈞察。《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閔免：四庫本作「黽勉」。按：此爲聯綿詞之不同形式，以「黽勉」者爲常見。

答周丞相

某疇昔之朝，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賀書〔一〕，際晚走兵人奏記，并短啓以謝造化之恩，當既徹聞矣。今日下稷上介戾止，法書賁之，雲牋郁紛，玉句鏗戛。墨池家傳之故事，援據罔遺；黃公酒壚之戲言，收拾爲雅。荷聖恩之非淺，入鴻筆而彌榮。抒謝不莊，悚感無斁。仰惟鈞察。《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賀：原作「贊」，據四庫本改。

答周提舉

某疇昔之辰，方被控免弗俞之命，登時下拜，即具短啓，摧謝我乘成老先生。蓋引年致爲臣之風，曠不見聞於昭代久矣。惟公家伯仲，首倡遐舉，以媿貪夫。如某之淺陋，豈不懷祿耽寵，仰慚二大老之高節？故欣慕踊躍，以自附其末光，所謂魯無君子者歟？而遣騎貽書，華以牋啓，英詞絢練，逸韻清鏘。至於履危機，居憂患，與夫杜、陶、汲、賈、韓、孔、歐、蘇等語，某何人，乃敢承此？

此殆詞人逸筆不能自制，輒借某以裝鋪席者耶！緹衣十襲，拂除蛛塵，永以爲寶耳。摧謝不莊，主臣主臣。

某伏奉別紙，諷及花事，老圃舊有蘇花四百株，丁巳秋曠枯及其半，豈敢望萬象臺上春光姦兆之秋毫也耶？邢尹不可相見，必有能辨之者。一笑。《誠齋集》卷一〇六。

答聶倅

某伏以高軒偉然，一新風月之壯觀；蕪詞陋矣，不啻巴渝之俚音。既琬翠珉之鑱鏤，復點華綺之藻藉。賜以墨本，覽之頽顏。摧謝不莊，誦言靡已。仰惟台察。《誠齋集》卷一〇六。

答張尚書

某伏以即日暑風清微，恭惟詳定判部尚書尊契丈八座穹崇，名位兩隆，天監孤忠，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嬰清漳之疾，偶拋彭澤之米，荆扉深閉，今已八年。丙辰古稀之齒上章乞骸〔二〕，前後三奏〔三〕，俟命四載，乃今始蒙聖恩放歸田里。惟是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此禮特異，控辭弗獲，俯僂下拜，不勝震懼。自非天上知己吹送之力，何以逮此？懷感何數？自顧襁褓在躬，夫須蓋頭，竊自薄

陋，不敢貢尺書以謝齋閣。不謂屈尊念舊，忽拜天落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侑之以天雄附子北果之珍餉，拜嘉驚喜，亟餽亟拜，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唐律一首，小見謝悞，一覽亦可知別後筆力之退，自此吾弗敬子矣。荷荷〔三〕。雲泥益隔，伏謁何階，願言珍重，即看趾美祖烈，邁跡韋平，用光吾道。《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古：原作「者」，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三〕三：原作「二」，據右引改。

〔三〕荷荷：原只一「荷」字，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五三一

楊萬里 二七

答胡季亨

某辭奉談間，居諸易久。妙帖下逮，長牋偕來，明月連城，驟驚滿把，落英墜露，頓覺回春。某三章乞骸，四載俟命，蒙恩從欲，謝事歸田。顧摧謝之未能，忽慶語之先辱。叙報不恪，伏惟財幸。

《誠齋集》卷一〇六。

答臨江王守

某伏以即日維孟之秋，殘暑未退，恭惟判府太中尊契丈惠化告成，民歌天棐，台候動止萬福，玉嫺咸慶。某老病坐疏安訊，而金玉之音紹至矣。清江使君，百餘年間豈無一聞人？而三孔之文未傳，

非闕歟？今旁搜放失，遂成一書，舉一推萬，其政無遺典矣。分似名山之副〔二〕，至惠至感。野人孤陋，不足以鈎君子之深者。然植之以豈弟之根荄，而茂之以平理之枝葉，則塗之人異輔頰而同謳吟也。賈子所謂類非俗吏所能爲者，非歟？然某猶竊有恨，安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使萬物吐氣，吾與少陵蓋異世而同恨也。相去尺有咫，無從參拜，北眸惘然。願言貴珍，即膺公卿表選之制。大兒昧學，仰辱異知，盡室榮之。又恐立霄漢之日，貴人多忘耳，荷荷。《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名：原作「召」，據四庫本改。

答市舶葉提舉

某伏以維孟之秋，殘暑未退，即日恭惟景伯提舉太中僚契丈使事整暇，有相自天，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自丙辰以後三章乞骸，四年俟命，邇者方蒙聖恩察其懇切，放歸田野，而增秩進職，異數優隆，控辭弗獲，閔免僂受，震懼靡寧。未皇摧謝，先枉慶緘。契丈把麾持節，已徧外庸，盍歸春風玉笋之班，以宏其施。垂天之翼，尚小留滯周南，何也？先丞相銘詩屬之益國，真今之無價手也。甚賀。雅意或欲持江介之節，此老夫之福也。里諺云老人如小兒，得人矜憐而溫存之，乃其願欲者。荷荷。願言珍重，以膺新渥。

某再拜僭問契家台媿，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令似長育，計今應就傅從學久矣，想一日千里也。遠餉通異味，絕交經歲矣。鰥尤耐久，山村客至，便可供一杯也。珍感珍感。有委不外。《誠齋集》卷一〇六。

答趙運使

某伏以時雨滌暑，老火作仇，即日恭惟都運敷文年丈宮使奉瑄祝釐，天迪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入秋感暍，遂作瘧疾。平生故人黃昏爲期，彊半舍去，獨此謝謝水魂與僕作緣，雙日暫別，隻日必至，殊不爽約。今日當見臨，危冠焚香，方徙倚以俟之，而年丈語離之書如天落雲錦，泚手披讀，此疾忽脫然去體。古人草檄可愈頭風，僕始不信，乃今知之，甚榮甚惠。凡今之交，其合若萍，其散若煙，有如吾年丈之有情若斯者乎無也？偉材達學，何必減不土之里，無言之詩。著侍臣冠而立玉階方寸地，自是國之光輝〔二〕。外庸已枉其人矣，而又遽聽其去，可爲時歎，不爲年丈惜也。寓直寶儲，上意可占，又有大者乎？願毋疾其驅，以俟詔追。《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是：原作「足」，據四庫本改。

答傅尚書

某伏以時雨致爽，秋陽作彊，恭惟判府華學尚書尊契丈岳牧詞人，民之父母，三神隕祉，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壬子之秋移病免歸，山林野人，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至於平生知己如台座者，亦復作疏，非意也，勢也。微高朗洞視，其何實非罪！丙辰以還，三章乞骸，四載俟命，邇者始蒙聖恩察其惓惓，放歸田里，而增秩進職，異數優優，控免弗俞，僂受震兢。揆厥所元，噓枯所逮，道遠莫謝，而一个行李剥喙荆扉，把一封書，天落雲錦，慶語玉潔，故情春熙，脫略雲泥相望之懸，彌堅金石素交之誼。今人有無此事，固不論也，求之古人有是是否乎，未可知也。其榮其荷，宜如何也？台座人望在今，所謂水之江漢，星之斗者。廟堂虛位，上宜置諸左右_(二)，下猶舉疑丞而宅之，武夷山川似不得苛留此一朵垂天之雲也。願言貴珍，以須書贊之汗渙也。

某再拜僭問契家台媿，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大兒荷不鄙下問，何榮如焉。敬拜謝意，未敢奏記，不專故也。遠餉新茶，所謂元豐至今人未識者，老夫是已，敢不重拜？當自携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雪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荷荷。《誠齋集》卷一〇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二。

〔二〕右：原脫，據四庫本補。

答戴在伯知縣

某伏以秋雨進涼，即日恭惟知縣朝議僚友學道愛人〔二〕，奉法循理，民謳天棐，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修辭以謝先辱，伏惟財幸。

某沈痼自屏，親者掉臂而過，疏者白眼以覲。惟吾故人金石不移，松柏後凋。年歲錄續遣騎詣書，訪其生死於黃犢之草中，白鷗之沙上，彌久而益堅，不懈而俞劬，一何與人異嗜好之酸醎如此哉！某自壬子棄官，丙辰請老，連牘三請，俟命四年，近蒙聖恩放歸田里。惟茲異數優優，力控弗俞，僂受震兢，皆故人平素吹送之助也。佳政宜民，下轉上聞，借令未至如卓令之入宅公府，小却猶應察廉烏臺，含香粉署。所謂家貧望鄰富也，荷荷。

某再拜上問契家台媿，伏惟尊釋咸慶。賀牋妙絕，久不聞韶，感喜亡斂。小啓稱謝，却成以瓜報瓊也。寄似紫花朮石乳香，拜受寶之。此正扶老所須者，故人之意厚矣。感感。《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愛：原作「受」，據四庫本改。

答余丞相

某伏以即辰風生桂枝，露下金莖。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珍臺臯伊，平地松喬，馴畝愛君，江海存闕，三神顯相，隤祉發祥，鈞候動止萬福。恩閔相憊，尊尊幼幼純嘏山則。東閣郎君伯仲直閣，叔出季處，皆足慰意。某餘生奄奄，本之以支離疏之形骸，申之以遺積瘕之沉痼。歲在丙辰，幸及未先犬馬填溝壑之須臾^(一)，自列上聞，丐歸田里。一奉不可之詔，一蒙諸公間寢其事，答以宦簿之年未至，三表乃荷聖恩放牛聽笛，縱鶴出籠。此已徼福不貲矣。而又增秩四品^(二)，進職四等，以榮其歸而華其老。以鏡湖老監而初豈夢到甘泉法從之綴乎？深惟聖主所以幸老臣者，而誰實白發其端乎？揆厥所元，不在門下而奚在？遠未克謝，而濟翁弟於七月二十三日轉致答教，乃四月某日筆也。披讀有衛武公鄭子真之褒，有垂安車策鳩杖之賀。某何人，敢竊仲尼一字之袞乎？感恩在心，言之淺矣。竊審泰階之光，尚寓躔次於贊公之房，人以爲陋，我以爲華。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者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一笑。親戚吳推燥遂蒙「若肯少徯，敢不他時備數」之諾，某敬代吳下拜以謝恩言矣。來年既盡，則辛酉上半年文字，正渠書考第三之日，何晚之有？小兒幼輿入京換授，此又我公之恩也，令詣翹材以謝焉。此外不勝大願，愛金玉之身^(三)，即看袞繡之歸。濟翁掌故，舉族洋溢乎恩波中矣。

《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壑：原作「岳」，據四庫本改。

〔二〕四品：四庫本作「二階」。

〔三〕愛：原作「受」，據四庫本改。

答林提點

某伏以顥氣過中，厖涼彌厲，即辰恭惟都大提點寺丞玉節行部，使星還次，高厚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懸車曲肱，兩耳掩豆，乃不聞知拂天之旆照臨鄉邦，曾不得隨父老扶杖、縣令負弩之後，以遮見右轅之清塵，不敏之辜，雅宜答罵。而一个行李，盈尺錦書，惠然飛墮野廬之荆扉，慙慙暄涼，訪問生死，黃冠草屨之人，何以辱此於部使者？攝衣端拜，盥手朗誦，如獲寶玉大弓、舒鼎昭兆不翅也。非有胸無心，疇不懷者？占詞摧謝，萬此寧足？願言愛金玉之身，竚筆橐之拜，心禱翬翬。《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張寺丞

某伏以即日千崖秋高，恭惟功父寺丞詩兄大隱隱朝，自天隕祉，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人

事盡廢，書問不入帝城，平生故人有厚於吾功父者乎無也？亦復作疏，可不可也？寸心孤往，惟夜夢多見之耳。吾曹抽手板付丞相，良一細事，某乃四年三請而後得之。士大夫以躋攀分寸而上爲難，不知乞身謝事，其戛戛乃爾。功父所挾者古，而所售者今，所賞者稀，而所徇者衆。十里九山，一武再止，想前知其然而怡然不怪也。觴豆湖山，簫勺風月，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肯遽以此而易彼乎？小兒幼輿入京換授，敬令一見。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惟面命而提耳焉，是所望者。願言珍重，當有夜誦《子虛》者。《誠齋集》卷一〇六。

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晚晚，顥氣高潔，恭惟判府寺丞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煥，耄倪呼舞，神天成釐，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婍，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今春乃得卷懷衣冠，雜襲麋鹿，惟茲影響昧昧。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遐，未嘗不爲之喜而不寐也。茲審躋違鴈鷺之行，自詭股肱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愜。某不量野人之疏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糾曹戴從政重熙妙齡收科，一再試吏，其文詞清駛奔逸，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百千言，益出而益無窮，愈讀而愈有味。今親逢岷江之文伯而爲之東道主，故應坐上一見，而察其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爲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

一人焉拔其尤，特揆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公車，則黃金之臺，隗始之舉，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辜，不敢自宥，敢自歸於司敗也。黟歙山水之邦，異時名公作牧者累累焉。某在江東日，嘗一過之，使事有指，不敢入郭，至今遺恨，紫陽諸峰皆與知之。今以告訴于史君之天，其肯與我酌尊中之渌，問諸峰之神而一笑乎？久不揮麈縱談〔二〕，下筆云云〔二〕，如旋盤之落屑，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雲泥相懸，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願言迺玉是身〔三〕，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雍。《誠齋集》卷一〇六。

〔一〕塵：原作「塵」，據四庫本改。

〔二〕云云：原只一「云」字，據四庫本補。

〔三〕願言：原無「願」字，據四庫本補。

與韓運使

某惶恐死罪，僭有白事：頃者一个行李，五朵祥雲照臨之日，比其返也，因之奏記，蓋嘗進越，以徽州錄參戴從事重熙爲不滿篋櫝之薦〔一〕。貴人多忘，野人冷書不蒙抵擲以否，敢再以請。今歲下

半年金臺京秩之章，可得而下拜否？竊知高風卓絕，不搖於熱書，而每喜於冷書，是以恃此而無恐。不然，何罪之敢追？《誠齋集》卷一〇六。

〔二〕不：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王樞使

某伏自春時張糾之官，因之奏記。今月十一日，臨江材官持報教以來，天落雲錦，以驚以喜。端冕廟堂之容，坐鎮雅俗之節，凜然在人目中也。即辰黃花節過，風露清峻，恭惟觀使觀文樞使相公晦忠君，江湖存闕，自天隕祉，鈞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待盡環堵，自丙辰乞骸，露章三請，竢命四年，逮今歲春夏之交，始蒙聖恩察其非矯僞者，放牛縱鶴，以遂物性。惟是異數過優，增秩一階，進職四等，控免弗獲，僂受震兢，揆厥所元，微我天上知己掣携振德，不遺餘力，曷濟登茲？千江隔而萬山阻，未克抒謝，先辱慶語。仲尼一字之袞，劉公十部之賢，野人拜此，榮光赫然，下燭蔀屋，上衝斗牛矣。未占避席之侍，願言愛重，即還虛左之位，式是萬邦。《誠齋集》卷一〇七。

答朱侍講

某九月十月之交於甘道士、曾無疑許連得報教二書，幽憂滿懷，風濯雪釋。即辰首冬殊溫，恭惟致政侍講殿撰尊契丈懸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倦尊釋均慶。某老身幸安穩，黃能臺駘輩察其納祿不官，鷺股無可割者，不蒙見崇。而今歲秋熱，不照年例，特地助祝融爲虐〔一〕，坐甑蒸炊〔二〕，怏怏無奈〔三〕，先之以疢，申之以河魚，蓋兩月而後已。得書，云股肱之疾移及腹心，且艱於憑烏皮〔四〕，呻青竹。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乎？孰使我劓目鉢心搯擢胃腎者，非書耶？某婁陳囊研櫝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以酷嗜在此，第恨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浣此學古之胸，而砭此土炭之嗜耶？諷及啓棘賓商之義，即問焉於益公。益公報以二說，今錄在別紙。似聞所著《楚辭解》甚奇〔五〕，可得而窺見否？獻方之未既，而又縱臾之，又似李公擇戒東坡勿作詩而反送墨也，一笑。願言珍重，用永麋壽。《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虐：原作「虛」，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蒸：原作「丞」，據右引改。

〔三〕怏怏：原作「快快」，據右引改。

〔四〕艱：原作「養」，據四庫本改。

〔五〕似聞：四庫本作「以聞」，從上句讀。

與湖南安撫趙郎中

某伏以元煒和平，執權司冬，即辰恭惟判府安撫華文郎中制閫雄深，連帥崇崛，一面攸寄，三神所禧，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拜手奏記潭府之中涓，仰惟財幸。

某竊惟近時岳牧之繁雄，如金陵六朝之故國，長沙定王之古城，居上流，控形勝，其責任均也。二邦大帥，異時一二大丞相之閔勞鼎鉉，息肩戟纛者於是乎居焉，其不輕而重明也。華文郎中以兩京政、駿之儒先，間、平之德望，爲皇朝不土無言之賢且文〔二〕，實繼一二鉅公之殊轍，令修於庭戶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作一長城，當十萬兵，一何遄哉！至於賦詩以叱開衡山之雲，命騷以彈壓洞庭之波，此又其陶鑄之土苴云耳。紅塵一騎，紫橐兩禁，日斯邁，月斯征，某也尚竊逢之。退惟老病之身，已垂車以示子孫矣。天不作緣，有如執事一世之名勝，如朝陽之光在物久矣，而某居覆盆之下，乃不得快睹青天白日之清明，茲非命也夫？然乘化歸盡，偶未先朝露之間，猶得九頓首，徹姓名，寫慕用以聞焉，抑持以自賀云。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閤玉嫺，恭惟即日冬寒，尊釋介福，川增山委。有廬陵之役，承命是荷。某惶恐白事：中男承務郎、監衡州安仁縣稅務次公筮仕云初，百事墻面，天假之福，得仰事禮樂詩書之

元帥，慶雲之惠，不別荆棘厦屋之燾，必免震凌。仲尼不云乎：「吾舍魯何適矣？」惟仁人照臨之。

《誠齋集》卷一〇七。

〔二〕爲：原缺，據四庫本補。

與周丞相賀冬

某惶恐，今茲歲在鶉火之津，月旅黃鍾，日臨長至。惟皇上帝萌陽氣，長君子，是用錫純嘏、介眉壽于我丞相。于時賀賓載集，壽筭斯舉，而下客某也爲賈獨後，譚子不至，非罪歟？不腆春酒有十其罍，敢效野人芹子之誠，奉上一觴千歲之壽。仰惟鈞慈不賜麾去，有萬其幸。屬者次公辭行之官，仰蒙一再宴集，父子迭主，致曲示恩，又賜之以帥漕薦禰之書，至矣盡矣，盡室銜戢。抑又聞新作樓觀，排霄拂日，如元龍之百尺，東坡之十丈，皆奄有之，一何壯也！幼輿、次公之歸，皆能言鈞誨，云將與某落之。宿昔傳聞，豈若身見，又何榮也！亦既沐浴戒行李，以須皮冠之旣，廼前月二十有六日，疇昔歸塗之疾驟作，委頓僵卧〔二〕，日惟恃粥，如麴生卧沙、薄持牢九之輩皆絕交矣。寸步非杖不履。陳三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茲游不遂，茲命也耶！呻吟成聲，因得唐律三章，敬以獻焉，以佐工師繞梁之驪〔三〕，以代燕雀臆對之賀，以贖病夫衡命之譽，併以聞焉。仰

惟財幸。《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委：原作「季」，據四庫本改。

〔二〕繞：原作「抗」，據四庫本改。

答周監丞

某伏以一雪應期，三時有望，即辰恭惟致政提舉監丞鄉丈獨立萬象之表，高並兩原之峰，春祺鼎來，眉壽川至，台候動止萬福。某已修獻歲之慶，茲辱行李之臨，親染銀鈎鐵畫之法書，朗誦玉佩瓊琚之俊語，足華其老，亦孔之榮。至於餽節之慇懃，粲然爲儀之溫厚，紋魚異品而雙止，良醞盈尊而四之，右彭蠡而左洞庭，忽登凋俎、滴真珠而濃琥珀，快吸山杯，拜嘉載欣。摧謝無斃，仰惟台察。

《誠齋集》卷一〇七。

與江東韓運使

某幽屏山間，與搢紳東西行者略不相遭，仰止繁星之芒寒，寸心深切，欲寄雙魚之白錦，其道亡

繇。凝神載馳，與江水日夜而東下也。即辰一雪知時，歲律適止，恭惟都運華文丈玉節山立，霜威風生，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挂冠得請，上恩優異，孤迹歸全。微台座及晉之波，曷濟登茲？感極幸極。繡衣持斧，觀省民風，聖主仁厚之澤，沛然覃于耕桑壠畝之上，煢鰥幽枉之情〔一〕，滃然徹于黠纘玉藻之下。使事有指，盍歸春風玉笋之班，用宏厥施，山林野人蓋日望之。某皇恐白事：頃因便風嘗進越，以徽州錄參戴從政重熙爲篋櫝不滿之薦，恭承台翰，報之以今歲下半年與來歲上半年京削皆有前議矣。仰測台意，蓋已心許而化筆未及也。寒士得此，何福如焉？乃知貴人多忘、閑人言輕之說，未易可以測滄溟之斗升，度嵩高之尋丈也。敢復僭懇，欲乞台慈特輟來歲下半年一京削，以收錄之，不勝大願。某亦嘗薦之於徽守任丈，任丈已發來年上半年破白之章矣，併祈台察。再三之瀆，無所逃刑，仰惟矜恕。未參拜間，願言珍重，即膺賜環之寵。《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枉：原作「柱」，據四庫本改。

答徐參議

某伏以即辰景迫凋年，天欲再雪，恭惟致政參議直閣年丈高蹈物表，獨樂事外，天棐名勝，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摧隤已甚，所謂「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者，退之此詩似端爲儂發也。

年丈官簿年齡尚能記憶，當未及古稀之數〔一〕。恭聞挂冠神虎，懸車里門，無乃太蚤？儒榮之堂，干青霄而直上；絲綸之誥，揭雲漢而下飾。斐然之詩，何異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授簡所臨，不容九頓首而辭避，已犯不韙。茲蒙伐石深刻，架軸裝潢，不曰以玉櫝而衷燕石，以繡段而藉魚目乎？寄似碑本，榮不蓋媿也。未占侍見，願言珍重，以須加璧裏輪之徵〔二〕。《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古：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二〕「須」原作「輅」，「裏」原作「裏」，并據四庫本改。

答胡上舍

某久別，得誨帖，恍若覲玉樹風前之標，何如其喜也。示教程試草卷，疾展快覲，轉圓石於千仞之溪，不足爲其清駛也。敬留錄本，以矜式兒輩，而歸草卷，切幸收至。願更楸其耘，以歛其豐，即看冠冕多士之捷，親黨與有榮云。《誠齋集》卷一〇七。

全宋文卷五三一二

楊萬里 二八

答周丞相

某伏以即辰雪後方寒，恭惟致政少傅大觀文左丞相國公潭居府中，鈞轉天上，春回維斗，星見老人，鈞候動止萬福。某漁釣棄物，不自意得幸於今日之公旦，灑玉宇，墜琚詞，餽節物，講歲禮，有若均綢馮之爲者。整黃冠野服，手三盃，首九頓，而後降拜敬受焉。別占燕語，以謝嘉惠，茲復重
嗽。《誠齋集》一〇七。

答斛通判

某屬者兒輩之官，因之奏記。材官戾止，墮以錦書，如渴得泉，喜可知也。即辰欲雪不雪，入春

未春，恭惟府判太中鄉丈釋彼喧煩，歸我風月，旌旄尚濕，山岳用光，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婍咸慶。某老矣，何思何慮，獨念兒輩未免隨牒餬口四方，而次公愚駮未更事〔二〕，懼抵官刑，爲老朽羞。微我鄉友知己深厚，託契惻款，幃之以慶雲之蔭，難乎免矣。「安得廣廈千萬間」，少陵是也；「眼前突兀見此屋」，次公以之。示及陸丈史君書信，已敬受，亦復作一書謝之。望頤指材官爲投達，至幸。

《誠齋集》卷一〇七。

〔二〕駮：原作「駭」，據四庫本改。

答贛守張舍人

某伏以歲事履端，春寒方峭，即辰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閫制繁雄，威惠洽暢，忠賢昭格，后帝孚休，台候動止萬福。某崐巖野夫，無適俗韻，晚綴千官雲片之末行，獨得遍交海內之名勝〔一〕。時則有若舍人丈英峙超詣，欲論卓詭〔二〕，環詞清鏘〔三〕，見之使人自失，聽之使人忘罷，誦之使人驚古作之絕唱。退之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者，非某心服此言，奚爲至於前哉？一別十五年，高山仰止之詩，夢亦不忘也。某自壬子之秋棄官還山，丙辰之夏上章乞骸，四年三請，去夏始蒙上恩聽請，放鶴出籠，縱魚入海，方覺吾身之屬我也。契丈赴鎮，剩欲候紫氣之東來，遮朱幡而一見。既而聞

之，已望行塵而不及矣。蓋村居阻深，去城逾遠故也。不謂燒襖未緩，綈袍益篤，裂下一封之雲錦，倒傾十斛之領珠，快閣新篇，把玩初驚，而兵厨名酒，未酌先醉，不覺頭白眼暗之再明，寒窗凍壁之春溫也。側聆輿人之誦，露冕曾未期月，而仁行如春，威行如秋，寓精敏於裕和，而振寬平於峻整。儒者之政，故應有此，類非俗吏所能爲者，不在此其將焉在？甚盛甚賀。某解褐初學作吏之日，嘗充員是邦之民掾，崆峒之曉日，貢水之秋風，今故無恙乎？今得一代之勝流以爲東道主，寵光江山，湔拂泉石，真不孤矣。天意欲雪，清旭寒甚，炙硯呵手，作故人書，其始戛戛，忽焉混混也。安得再見縱談，忘塵尾之落飯〔四〕，送飛鴻而揮弦，以續疇昔之樂耶？願言迺玉不貲之身〔五〕，式柱斯文之任，即還兩地，以均宏施〔六〕。《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遍：原作「編」，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欲：原作「欲」，據右引改。

〔三〕環：原作「環」，據右引改。

〔四〕塵：原作「塵」，據右引改。

〔五〕玉：原作「王」，據右引改。

〔六〕施：原作「之」，據右引改。

答周丞相

某下稷恭承訓告，降拜披讀，驚喜不勝。野渡斷橋，非寇平叔訪魏野之便〔一〕，中路破店，亦非宰周公會許男之所，蓋嘗以聞矣，而未蒙領之。今得銀鈎而後操心不危，慰甚幸甚。苟藥枯且盡矣，且屬有叔母之戚，亦不敢銜花以獻也。新將戾止，即圖一小出，巖石之瞻伊邇，預以躍如。《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平：原作「乎」，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徽州知府任寺丞

某伏以即辰春服既成，既暄既穆，恭惟判府寺丞尊契丈惠化允洽，民咏其仁，天棐其忠，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侵加，乘化歸盡，無秋豪可對天上故人談者。侍側渺無前期，不勝大願，願言迺玉是身〔二〕，式柱斯文，延佇旦旦上雍之從。

某伏自頃來千騎居頭之初，寄牋南風，以寫鬱陶之思〔三〕，以慶人生之貴。辱報之之寵，問之之

多，上談宿昔論詩之驩，下及生死一訪之盟，何如其懌，又何如其感也。樂職宣布，亦既許日，撫字勞心。平易近民〔三〕，類非俗吏所能爲者。下轉上聞，故當不少矣，表選之好音，應有隕自天矣。野人聞之獨後，何也？戒命先正文集序引，命代文將，要必得無價手，如夢得乃可序柳文，如東坡乃可序歐集，不應下屬之某也。抑管蒯代匱，漿飯承乏乎〔四〕？欲承命授簡，則不揜覲面，欲再拜避席，則有負交情。牽率下筆〔五〕，以塞下教之辱，別紙呈似。

某惶恐晉越再拜，敬問契家台嫵，即日春熙，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頒貺蠲紙筆墨，皆書囿絕品，下拜敬賦山谷去騷畫虎之篇，以謝嘉惠云。某頃者僭以鄉友戴糾重熙薦諸篋櫝不滿之處，仰辱丈人不以爲疑〔六〕，未及下車而論薦之，以京秩奏，豈戴君受此恩？實某受此恩不翅也。《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願言：原脫「願」字，據四庫本補。

〔二〕陶：原作「胸」，據四庫本改。

〔三〕平：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四〕乏：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五〕牽率：原作「牽牽」，據四庫本改。

〔六〕丈：原作「大」，據四庫本改。

答棗陽虞軍使

某老病僵卧瓜牛廬中，灩澦之波久矣沉鱗，雪山之風亦不到面，懷我故人於千遮萬隔之外，豈不欲寄一字寫九回，厥路何繇！子淵之便了，朝來剥啄荆扉，踏破苔徑，三書朋至，七字偕來，披讀醒心清骨，奚翅痊頭風也。即辰暮春暄淑，恭惟知能軍使提宮直閣恩契丈金湯一障，華裔攸寧，民詠天迪，台候動止萬福。命戒益公書〔一〕，專僕登時馳達，令待報也。李江州無半面，已轉于俞漕一書或檄，亦以書繳來教及事目，付便介持往漕司投之，又未知俞丈肯從欲否。便介必能言其詳也。先雍國先生銘詩，祇俟行狀至止即爲落筆。未見，願言珍重，即協必復其始之祥。《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戒：原作「戎」，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韓運使 一

某伏以即日四月維夏，氣猶清和，恭惟都運徽猷丈流馬勳崇，擊隼威肅，民二其天，神百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黃帽青鞋，乘化歸盡，瑶林瓊樹，清蔭焉依？空有隔千里共明月之寄懷，豈若開青

雲睹白雉之爲快？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使事有指，遂歸帝所，以從上雍，惟日望之。

某疇昔之夜，青燈作花，破窗既晨，乾鵲饒舌。私自驚怪，一寒如此，槁木冷灰，誰復以春風淑之，以束緼熏之者〔一〕？竊笑未既，而江東之雲隨我林磴，秦淮之月入我懷袖矣。字字烟霏而霧結，語語金舂而玉應，此其爲賜，固已百結綠而千懸黎矣。而況蛺蝶之羅，水紋之縠，雲機之紗，以換其獨速之短蓑，五臺之花，魚麗之鯨，東海之碧鱗，以洗其藜莧之枯腸乎？九頓首以謝嘉惠，猿鶴亦爲之呼舞，泉石亦爲之焜燿也。餞行之章蕪拙，可供一莞。乃蒙蒼石深刻，濃墨塗澤，花綺緣飾，覽之駭歎，悚懼媿汗，永詒作者之嗤點耳。《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熏：原作「難」，據汲古閣本改，四庫本作「暖」。

答韓運使 二

某翬翬之謝，謹列他槩，茲不累繭。恭審都運徽猷策冰解漕下之勲，膺日邊除書之寵，裕陵聖作，星翻漢回，徽閣華裱，雲興霞蔚，自非名勝，莫寓直廬，綬紫魚金，蕃錫亟拜。恭惟慶愜。某聞之也後，賀已云遲，惟茲孤懷，戴欣靡已。戴糾書兩辱賜報，殊爲執事之勤。薦紙有限，求者何究，亦安能周及也。戴君荷稱獎，感已不淺。《誠齋集》卷一〇七。

答建昌陳知府

某伏以即辰玄扈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太中外庸告成，爲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身幽屏，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願省厥綱馮〔二〕，對越旅宸，敬賦卿月昇金掌之詩，以竢厦成之賀。

某洊辱遣騎，墜賜誨函，折屐走趨，盥手披讀，情誼獨至〔二〕，感喜不勝。惟茲良牧，刻印昭代，大樂之書，發金鑛石室之秘，以備陳農之旁搜，而答賓牟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蕪詞，以筵諸篇末，不曰以褻薦錦，以韋先璧乎？頒以墨本，不覺汗浹背也。摧謝不莊，仰惟財幸。《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網：原作「網」，據四庫本改。

〔二〕「獨至」下原有「感至」二字，據四庫本刪。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南風之薰，時雨既降，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五月報政，千里生春，風謠式和，幃載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麋鹿之與處，鷗鷺之與渚，逢者不識，過者不問。而我天上故人，獨回朝陽之暉，揭五緯之芒，每委照衰朽於覆盆蔀屋之下。親戚李簿之歸，道暄涼，問無恙外，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也。正冠九頓首，盥手三復圭，退之所謂「驪日寒光之映骨」，子厚所謂「垂露清風之入懷」，一日而兩得之，其榮且感，宜如何也？諷及《易》書，此意尤厚。蓋耄者無營，癯者無侶，則聊復呻稿簡，繙蠹篋，且以永日，且以遣心而已。尚不足爲京房、焦贛之奴婢，而況王輔嗣之精微，程伊川之至到，亦何能窺其藩而闖其戶哉？八八之卦亦未終篇，未經竄定，何急於出而徼於傳也！太史公死之日，是非乃定。伊川先生《易傳》已成，而身前尚未出也，而況於某乎？晦菴先生亦嘗問及，嘗以《家人》一卦呈之，今亦呈似一本也。苦李何必多啖，啖其一恐咀之未竟而擲棄道旁矣。李簿云張先生《詩傳》已脫藁成書矣，龜鼎之側，儻可染子公之指乎？某皇恐僭稟：陳幹章絕識偉器，文學卓越，未冠擢第，藉甚厥聲。數年前爲尉安福，貧則到骨而益廉，去已久而見思。然孤寒無媒，蹉跎二十年矣。今幸遭一代之正人莊士、儒宗文師，一顧賞音，便價十倍，敢以薦諸篋櫝未滿之處，望特輟今歲上半年一京削以爲之破白。先生一唱，群賢畢和

矣。知眷是恃，故敢於言，獨冷無挾，故可以言，仰惟財幸。李簿荷國士之遇，非但廣厦之庇而已。一衣帶水，未有望見玉山瓊樹之期。願言省厥網馮，式如金玉，即還上雍之從，以主吾道之夏盟。

《誠齋集》卷一〇七。

與隆興府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帥閫繁雄，德威洽暢，芒寒翼軫，氣淑湖山，三神致祥，台候動止萬福。某漁釣一壑^{（二）}，麋鹿同群，何幸蒙庥於仲尼覆燾之天，獨恨未拜於韋伯星辰之履。不勝大願，願言式玉啓處，愛若護之，即宅鈞樞，用宏其施。

某深惟大江以南督府犬牙，而洪都雄峙，不作第二，唐屬之帝子，中興之初屬之大丞相李公，不以其上流一都會故耶？時則有若華學尚書，厥今高文絕學之英，本朝鉅人長德之首，瑞一世而福天下，粹乎如不鷲之鳳，不觸之麟，未嘗朋一善人而善人怙焉，未嘗仇一匪人而匪人懼焉。是非有不私之仁，不栗之嚴，裏充而表自孚，心化而目不運，如古之所謂德人者，曷濟登茲？皇上因其勇退之不可留而屬之以上流，其不輕而重也昭昭矣。而某也不意老退之身，乃得受一塵爲氓，何如其喜也。然父老扶杖而往觀，兒童騎竹而驩迎，某獨不得從其後，又何如其恨。泚筆奏記，蓋前以爲一路賀而後以致一己之私云。仰惟財幸。

某惶恐頓首再拜，僭問容駟之門，潭居之府，德星之聚，蘭玉之嫵，尊尊幼幼即日清暑，恭惟善祥叢委，山則川增。某惶恐輒及其私，大兒長孺愚騃無似，徼邑南昌，適有天幸，遭戟纛肇建之日，首得拄笏拜庭以趨走，仰事五雲三台之末光，敢乞廣厦千萬間之大庇，不勝懇切之至。某塵忝正出令兄安國舍人榜末，亦嘗婁參拜，蒙顧盼，則此兒亦或者猶在門闌子姪之後塵乎。及此則僭矣，惟夫子忠恕焉〔二〕。《誠齋集》卷一〇七。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二〕壑：原作「岳」，據四庫本改。

〔三〕「忠」字疑衍。

與隆興府趙參議

某伏以即辰昌斂踰節，安榴薦芳，恭惟參議提刑少監先生高議帥閫，嘉謀師律，后釋憂顧，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慶雲在上，覆露焉依？侍側云隄，嚮風孤往，願言綏厥泰宇，式如玉金，即隨鋒車，遂踐台斗〔二〕。

某伏自發軔江介，歲在六身，嘗走兵人，奏記起敬。來年云秋，移病上印，自此棄官九載，請老三章，不惟衣冠束之高閣而已。櫝研囊筆，不記吾誰，姓名羞達於部家，書問諱浼於親舊。藉弟令不

自羞諱，彼獨不汝羞汝諱乎？乃至於一字亦疏於先生知己至深至厚者之門，此故之以。柳子所謂非意也，勢也。繫我先生妙於詩文，何必減於介軒，峻於德望，何必減於大資，裕於才識，何必減於起部？然芒寒色正，實大聲閎，磊磊在宇宙間者五六十年，顧乃與其一同其蹇，而不與其兩同其亨。信矣，吾道之艱於逢，而善類之永於喟也！自令子戶掾之來，每見必得聞靜作暄涼之詳，先是羞諱之戒可以破矣。又作遷延之役〔二〕，老病故也。令子下筆，其布陣甚似項羽，吏道殊精敏，而潔己直道，玉立竹裂，所謂生子當如仲謀者歟？敢以爲老先生賀矣。

某惶恐再拜，敬問師門台倦，恭惟即日清暑，尊穉咸慶。有里中委，纖悉唯命。某惶恐賤懇：大兒長孺受知不淺，今學爲邑於南昌，正依仲尼無不覆燾之天，百爾誨之庇之，所謂「我兒即公兒也」，故知不謁而獲。然申申而謁焉，仰惟財幸。《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遂：原作「逐」，據四庫本改。

〔二〕遷：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運使俞大卿

某伏以即辰玄扈載鳴，赤煒有赫，恭惟交代都運華文大卿尊契丈盪節光華，冰漕肅給，百吏霜

凜，萬家春生，三神備釐，台候動止萬福。契門蘭玉之嫵，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伏自春半衝雨江干，遮見錦纜牙檣之下風，得一瞻青天白日之清明。滿聽登峰造極之談咏，盈襟埃垢，泠然一空。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者歟？既而又蒙書禮，舉公譙之盛儀，委折俎之腆賜，魯之百牢，鄭之九獻，何以尚此？野人降拜，何如其榮，又何如其感也！某抑嘗進越，以吉學金廣文薦進於門下〔一〕，不崇朝而提學之京削如從天落。有請必從，有謁必獲，何如其感，又何如其媿也！交代丈數月之間，榮兼三組，任不重而事不亦叢乎？而若漕若帥若憲之政，挈領而裘順，舉一而萬從，微開物成務之鉅材，聽遠燭幽之絕識，泛應曲當之敏手，曷濟登茲？甚盛甚服。然再離駕行，將十霜矣，把江海之一麾，駕原隰之四牡，外庸有續，使事有指，勤亦頻矣，歲亦淹矣。細書夜下〔二〕，甘泉朝陟，私尚竊遲之也〔三〕。新帥既至，文書少省，而祥刑尚虛位，未能不小勞否。某皇恐小稟：大兒長孺無能不才，輒學爲邑，不寧唯犯五不韙而已。今茲之官，如天之福，乃得充下走而執鞭，爲先驅而負弩，仰戴於仲尼覆燾之天，密溉於叔度澄清之陂。東坡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以託翁，歸之無私可乎？教之誨之，俾知爲政之方，填之撫之，俾免凌雨之虞，吾舍魯何適矣。言之煩瀆，而不自知也。皇恐皇恐。未占侍側，願言省厥網馮，式如金玉，即從上雍，用光吾儒。《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薦：原作「爲」，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書：原作「畫」，據右引改。

〔三〕私：原作「弘」，據右引改。

答太常虞少卿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寺奉常少卿尊契丈玉立頌臺，刺經作制，聞樂知德，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仰天上故人於非烟倒景之表，自視蚊雷隱汙渠，醯鷄處甕天，何敢望分天章而織雲錦者？小兒來歸，袖出華星秋月之書，玉聯金勾之軸，藥物楮穎之贈，若將卹睦婣而禮高年之爲者。愆邁之人，何以得此於夫子通貴之門也。九頓首而三歸依，其何感如之？東坡云：「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邈無瞻高明、聽清越之期，願省厥網馮，式如金玉，用對於掌制進讀之拜。

某頃寄奉懷之唐律，情之所至而形爲聲畫者，正如苑柳嚙嚙之蜩，草根嚶嚶之蟲耳。若繩之以敲金擊石、雲和孤竹之大音，則陋且麼矣。賡句下逮，所謂突過黃初，壓倒元、白不啻也。回視倡者，徒有或百步而後止耳。至於近作一軸，如《槿花》「朝暮相催君莫問，一邊零落一邊開」，如「乍開乍闔月穿雲」，如「猶有舊時雙照淚，而今不忍十分圓」；如《木犀》「天上移來和月種」，如「年來只有賀人書」；如《問大鈞》「縱然不得文章力，也向連山去作州」，如「夜永只憐燈是伴，秋涼最許簟先知。數盡更籌窗送曙，起來贏得鬢成絲〔二〕」；如《九日》「年來只有身窮健〔二〕，莫把茱萸浪自愁」。

如「篷底吟哦詩有味，胸中磊塊酒無驩」〔三〕。故人莫枉綈袍意，范叔猶能忍一寒」；如「燭短怕更長」；如「虜使方將接踵至，淮民未有息肩期」；如「虎皮皮在有餘威」；如「滿懷冰雪中秋月，過眼鶯花上苑春」；如「一別十年難再逢」至「莫爲元規扇障風」，此又珠中之徑寸、玉中之連城也。《和林正父》八句皆奇，此尤難者〔四〕。所謂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侯喜曰「弟子伏矣」。某惶恐頓首再拜，敬問契家蘭玉之嫵，即日清暑，恭惟尊尊幼幼，隕祉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教。小兒幼輿進拜，既辱先生長者與其進，又辱盛禮燕集，誨言周諄，褒字舊綯，闔宗榮感，喋喋何足以謝姦兆之一二！《誠齋集》卷一〇七。

〔一〕贏：原作「羸」，據四庫本改。

〔二〕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三〕塊：四庫本作「隗」。

〔四〕「難者」下原衍「難者」二字，據四庫本刪。

再答虞少卿

某已端拜天落雲錦之書，亦既顚顚奏記以謝嘉惠矣。而別紙之誨又特達，以先國太美櫝窳窳之銘，詩詭之於愚懵不能文者〔一〕。承命恍駭，慄莫敢當。竊惟聖主在上，文治煇然，慶霄所覆，萬物五色，

一時儒宗文師老於文學者，麟儀鳳師，金春球鳴，如司馬、班、范，如舒、向、卿、雲，如韓之日光玉潔，如柳之芒寒色正，如本朝之歐、蘇、曾、王者，磊磊相望。契丈渡銀漢、歷咸池而不酌，顧乃過潢汙行潦〔二〕、牛蹄智井而斟焉，何也？契愛不淺，命戒甚榮，又不容趨風以避，掩耳而走。閔免授簡，以塞盛意，敬書丹封以呈似，悚仄悚仄。《誠齋集》卷一〇七。

〔二〕 窰窰：原作「窰窰」，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三〕 行：原脫，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五三一三

楊萬里 二九

謝俞漕舉南昌大兒陞陟

某近十三日燈下大喜走筆，以致命召之賀，當已上達。適得大兒書報，仰蒙台慈矜惻寒士〔一〕，特賜剡奏，舉以陞陟。劉安登仙，雞犬隨之而上天；狄公爲相，桃李皆出於其門。方當知己大用之初，首在華端膚寸之下。此舉殊絕，一路聳觀。仰惟異恩，盡室懷感。喋喋何足以謝，少見萬分之一耳。《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側：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答新澧倅胡判院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暄涼之雜，恭惟季解府判判院鄉丈浮家赴鎮，前茅追蓐，片雲催詩，川后靜波，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上稗圭水衡都內之印，寫定國竹西烏絲之幅，洞庭木葉，澧浦玉佩，寂寥千載，復得今代之屈宋，衣天孫之錦裳，提詩人之椽筆，以主斯文之夏盟，何其盛也！沅芷澧蘭，端可賀矣。幼輿如天之福〔一〕，遂得走趨服事於清塵之下風，訓之澹菴續弦之膠，庇之以仲尼上律之天，不於門下而望更於誰而望也？慶牋未往〔二〕，墨妙先之，摧謝無多語，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某惶恐再拜，敬問金玉之堂，芝蘭之庭，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病不中使令，然取履結韉，尚堪承命。兒曹皆辱榮問，至感。《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幼：原作「幻」，據四庫本改。

〔二〕往：原作「淮」，據四庫本改。

答本路張提舉 一

某伏以即辰春夏更端〔一〕，寒燠挑戰，恭惟提舉郎中繡衣立漢，玉節倚天，秋霜百城，春雨萬物，三神隕祉，台候動止萬福。某納祿爲甿，遠跡荒野，二天覆幬，四體不勤，此賜誰出，可緩其感！拂日之旆，曷日行部，當與山農披獨速，戴夫須，九頓首于星輶之清塵。將命者還，奏記摧謝，願言迺玉厥躬，以柱吾道，即從上雍云。

某惶恐再拜晉越，敬問潭府之居，德星之聚，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善祥山則，純嘏川增。某卧痾餘生，固不足備牛馬走，或者執晏子之鞭，取黃石之履，猶足代匱否？《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辰：原作「辱」，據四庫本改。

答本路張提舉 二

某惶恐，敢因賜書之寵光，輒致舐犢之賤懇〔一〕：大兒長孺過不自量其不才，冒昧學製南昌之巖邑，行且一考。適有天幸，乃獲走趨服事于使星之末光，敢望台慈幬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

萬間之厦，俾得展尺寸以竭其力，竊斗升以活其孥，訓迪其不逮而全度之有終。不勝寒士祈恩望賜之至。《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賤：原作「賦」，據四庫本改。

答成都李知府〔二〕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太中鄉丈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邊圉大競，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齋莊奏記，以謝先辱。未見，願言貴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辭奉玉立，十五其霜，蜀月楚星，萬里同晷。一封雲錦，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驩慰亡量。恭承命戒，委以先太中掩幽之刻，老病學落，其曷敢當司馬大夫之簡！介弟得得遠臨，以兄之命命下走，辭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願小紓期會。儻擬作章就，當得敬漑，惟原省焉。《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成都：原作「成州」，據四庫本改。

與本路運使權大卿

某伏以即辰首夏清和，南風薰阜。恭惟都運徽猷大卿尊契丈外臺倚天，使華掃日，春雨萬物，秋霜百城，三神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顧黃冠野服之微，仰瞻繡衣霄漢之貴，楚星蜀月，各天一方。雖欲寄牋，書成無雁。今焉東歸，乃獲奏記，何喜如之！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登甘泉法從之綴。

某恭審膺受璽書，肅將冰漕。錦江玉壘，回岷峨曉日之旗；雲棟雨簾，煥桑梓晝衣之繡。過家邇止，即拜榮如。恭惟都運徽猷大卿嗣中興佐命之英，爲昭代典刑之老。郎星卿月，徧春風玉笋之班；使傳仙槎，犯北斗銀河之浪。乃底可績，式遄其歸。即陪紫禁之鶯花，密綴彤庭之筆橐。某十年不見，千里相思。獨有二天，晚託故人之覆燾；憑將尺素，小攄慶語之殷懃。仰惟台察。

某惶恐再拜，敬問台閤玉嫺，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川增。某惶恐賤懇，大兒長孺不量愚駮，試邑南昌，遂獲密依使星之末光，俯充臺治之下走，敢望御以柔轡，寬其疲駑，幃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萬間之厦，俾得效尺寸以展其力，竊斗升以活其孥，始終保全，不勝寒士幸願。《誠齋集》

答隆興府王倅

某伏以即辰震治將夏，暄涼方戰，恭惟府判太中同寅帥閫分月湖山，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澣濯衣冠，上記連敖，仰謝于相先，伏惟原省。

某山林野夫，分犢草〔一〕，眠鷗沙。影響不達于市朝，姓名不至于通貴。顧獨聞督府之貳有君子焉，盛名與五緯爭光，雅德與三江同流，而未得一識，私竊恨之。敢謂達官貴人乃折節以下草野，雲錦一封，自天而落，意氣燠休，勞苦劬愉。又投贈之以先正木杪龜趺之碑〔二〕，盥手漱石，三讀九歎，仰覲前輩立朝伏蒲之大節，卓詭切至之忠言，僕雖老矣，猶得師也，何福如焉？摧謝之心，尚姦萬於此紙上之云云者，喙訥於心，筆又訥於喙爾。

某惶恐九頓首以敬問盧家白玉之堂，楚天綠荷之屋，德星之聚，飛仙之嫺，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病無能爲役，然豈無取履結韉之可執者？傾耳以俟也。某惶恐有懇，大兒長孺適有幸，乃得充下走于大府，託蔭映于慶雲。教載之，全度之，舍魯何適焉？《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犢：原作「牘」，據四庫本改。

〔二〕「杪」原作「抄」，「趺」原作「跌」，并據四庫本改。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老紅駐春，衆綠生夏，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台座，老子之龍，簸弄明月；仲尼之鳳，頡頏飛霞。堪輿篤棗，川岳盡護，台候動止萬福。爰暨金玉之堂，芝蘭之庭，安期羨門之集，受祉山則。某一生強項，少信機祥，而疇昔夜者玉蟲作花，如太華之蓮，吻爽清旭，乾鵲饒舌，如魏人之譟。家人子輩咸曰「是必有異」，僕固盧胡而心誹之也。言未既而韋公五朵之雲，謫仙一封之錦，自天而落矣。隻染雙螭，莫非寸裁金而雙截璐也。意者，乘成先生撐腸以東璧西崑之藏，滌筆於冰鷗雪碗之泓而然耶？不然，何其一字不似人間來也？若其期汗漫於九垓之上，御風往反，或命巾車于青原之雲，或掉孤舟于白沙之烟。其出也，導乎前者維有白鷗，和其哦者維有黃鸝，僕亦不得而追也。其歸也，夾其輶者維有荷芰，候于門者維有楊柳，僕亦不得而隨也。其人亦不得而追隨，則其書顧不可襲而寶乎？昔歲冬年之約，蓋出於仲尼相君〔二〕，不敢以聞耳，僕焉敢作意起事乎？且此世俗之苛禮也，非吾人之内心也。尺素勞苦，固所願得而望賜者，所約豈爲我輩之情話恩書也哉！鳳毛仇香，似聞捧檄覲省，即有膝上文度之喜，可羨可妬。某三雛偕出，而王、陳二倩夫婦皆挾扶床坐膝者來歸相伴〔三〕，甘受其聒，不落莫也。辱多問，故及。願言永綏眉壽。聖主三王乞言之益，七十二鑽勿厭勿倦勿靳。《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仲尼：汲古閣本同，四庫本作「尊公」。按「周監丞」即周必大之從兄周必正，字子中，本集卷五六有《賀周子中監丞年》一篇，可證。所謂「仲尼相君」即指周必大，蓋比之于仲尼也。四庫本改作「尊公」，誤。

〔二〕扶：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提舉雷郎中

某伏以即辰離治肇修，清暑云穉，恭惟提舉郎中尊契丈身兼三官，名齊十賢，遠眈如畿〔一〕，鯨波如砥，自天祐之，神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來日無多，前途就窄，羅雀之門亦無雀可羅矣。軍將打門，蓬首出問，乃吾天上故人飛墮雲錦之書，訪問生死之語，詞溫如春，意厚如親。至於清酒百壺、花羅八兩，東坡江瑤之品，蔚宗寶熏之妙〔二〕，紛委狎至〔三〕，殆將塞破野人茅棟矣。酒錢與鄭，衣著遺白，數百年無此事矣。古風蕭蕭，公獨追還，士俗所關，與時高下，豈細也哉！顧老病之人，無以堪之耳。言之多多，亦祇以贅。頗聞莫徭小蠹，隨即殄殲，頗勤指縱否？大兒數來迎侍，張帥亦一遣泛宅。初欲一往，竟未能也。東湖西山招王勃，喚山谷，尚不要徐洪，那要病翁耶〔四〕？荷荷。未見，願言珍重，即還雞翹豹尾之間，以昌斯文。《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畿：原作「幾」，據四庫本改。

〔二〕寶熏：原作「室重」，據四庫本改。按寶熏，香名，范曄善和香，其香即以此名。

〔三〕狎：原作「甲」，據四庫本改。

〔四〕那：原作「郡」，據四庫本改。

答彭澤王縣尉

某恭承千里寄聲，示誨文編，讀至潛玉述宣子誄〔一〕，詞氣沛然，如銀河倒挂，孰能禦之？進而未慙，老夫當避路矣。王亞夫有子，可賀也已。二境詩呈似，一笑。《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誄：原作「誅」，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黃宰

某蒙命戒新學記書丹，夫以賢令君之盛舉，鄉丞相之古文，而某乃得挂名經端，縱不我命，猶將求旃，矧有命乎？示及方目卷子，即當落筆。《誠齋集》卷一〇八。

與江陵范侍郎

某伏以即辰離治厥初，清暑猶釋，恭惟判府安撫閣學侍郎尊契丈卧護北門，身作長城，威惠交如，天人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僵卧待盡，眇然未有參拜之期。不勝大願，願言式玉厥躬，以棟吾道，即間兩社，均宏四海。

某一昨台座持祥刑之節於湘江，某服輓輅之役於建業，大兒長孺每得從載後車於淡巖、浯溪之上。是時嘗一奏記，未幾相如諭蜀，晝繡錦里，而野人則解組懸車，歸耕巖石之下。楚星巴月，相望萬里。公之便了，我之奉壹，皆隔其蹟矣。然雪山倚空而照人，伶俜之影無一日不在光映之中也。契丈正學懿文，何必減當家之玉堂鳳池；孤忠壯節，何必減宗人之文正忠宣？人物無不及，而名位有未稱，僕寧勿言，言之生癭，姑置姑置。每懷館中之樂，公之珠乘自史院而東出，僕之柴車自提舉廳而西入，相顧交揖，竚立小語，今如在天上。而況賞梅石渠，登高風篁也乎？僕亦勿言，言之斷腸。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台座，自揚徂荆〔二〕，浮家移鎮，嫂氏淑人一行尊釋能勿勞勩？即日恭惟蒙福山則。令似直閣今幾人？先是未塗柴麝之時，每動乃翁之念。今有子，萬事足矣。老妻兒女列拜起居。有廬陵委否？某惶恐賤懇：第三男幼輿不量釋駭，初習爲吏，充員澧州慈利縣監稅，「故人作尹眼爲青」之句，願賦山谷是詩也。又有至懇：長孺之妻兄承直郎、澧州推官吳璪文詞炳蔚，才識敏

明〔三〕，廉己仁民，足周世用。某淳熙己酉假守筠陽之日，渠爲戶掾，極賴其助。是時未作親也，首以京狀薦之。今又有余丞相、顧守二章矣，唐憲亦許以職司之章舉之，獨合尖未有盛舉〔三〕。敢告契丈帥司特輟今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不啻某受此厖鴻之恩。至懇至禱。《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徂：原作「祖」，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才識：原無，據右引補。

〔三〕「尖」原作「夫」，「盛」原作「畔」，據右引改。

答湖北唐憲

某奏記節下，三致志焉，伏勤誨答，訪問生死，情文絢練，榮感萬斯。幼輿初習爲吏，便蒙天上故人招爲入幕之賓，脫之潢汙，轉之清波，使某與老妻聞之感激不寐也。吳推文字極費區處，死罪。蒙許來歲京削，至感至感。聞家塾一新義學，多士朋來，敬漉一古詩以詠歌盛事，惟一笑而棄置之。

《誠齋集》卷一〇八。

與澧州趙守

某惶恐敬致賤懇：推官吳承直燥，大兒之妻兄也，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己勤民，足優世用。某淳熙己酉假守筠陽，渠爲戶掾，極得其助。是時尚未作親也，首以京削薦之。今又有余丞相、顧守二章，唐憲亦許以職司之章，所大缺者，合尖之舉也。適有天幸，乃獲趨事戟纛之末光。敢望台慈特輟上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似聞幕下賓贊多初官，未用得文字，計亦無爭者。惟台座一灑薦墨，則五章之恩併歸門下。不然，則九仞虧一簣矣〔一〕。其利害輕重大小，仁人必動心焉。《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簣：原作「簣」，據四庫本改。

答吳節推

蒙諭趙澧州書，今上納。如看訖，却緘蠟而投之。范帥亦有一書，幼輿託庇并求尊親京削，令幼輿錄呈也。唐憲回書封去，某又再懇之矣。陳漕無半面，不曾通書，亦不曾作幼輿託庇之書。彼此無情分，豈可干求，談何容易？不惜取辱，但無益耳。餉脯醯果實，至感。《誠齋集》卷一〇八。

答吉州趙倅

某恭聞總司盡蠲糴事，此蓋通守仁賢，深軫民瘼，誠心所格，金石爲動，某何力之有？重勤謝幅，何敢當也。叙報不莊，惶恐惶恐。《誠齋集》卷一〇八。

答江東耿運使

某伏以即辰祝融仲月，昌歆佳辰，恭惟都運大監殿撰尊契丈玉節拂天，冰漕流地，百吏秋廩，一路春生，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少安田里，皆天上故人五緯之芒、九河之潤所照映而滲漉者，敢忘所元？未占參拜，願言保合大和，對揚休命，即侍甘泉，用光吾道。

某頃者台座自陝以東召公主之，適小兒入京，因之奏記，仰勤報教^{（一）}。瑩然餘生，介在村落，如坐井底，乃不知有謾堂之戚^{（二）}，不獲修生芻之弔。今奉尺素赴告，始聞焉，欲唁則後矣。所謂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者耶？死罪死罪。台座經世之材，冠出漢廷諸老之右，郎星卿月，使節州麾，顯庸嘉績簡在上心久矣。寄徑簪橐，運掌鈞樞^{（三）}，端不作難，此海內所仰目也。五年之間，再臨舊部，孰不有下喬木之歎^{（四）}？尺一式遄，可倚而俟。某挂冠林下，死灰不燃，朽株不芽，過者掉臂。而契

丈不遠千里，詒書寄聲，訪其生死，此事今無古或聞也。摧謝之詞，萬此寧有足耶〔五〕！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嫺，即日恭惟尊穉蒙福。餉以天花、摩姑〔六〕、鰻魚、鯊線、海錯、宣筆，下拜珍感之至。大兒長孺荷合尖之大恩〔七〕，得僥改秩，之官南昌，行且一考。次公、幼輿爲衡澧稅官，亦皆之官矣。併辱下問，尤感尤感。《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勤：原作「勒」，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戚：原作「威」，據右引改。

〔三〕運掌：原脫，據右引補。

〔四〕木：原作「本」，據右引改。

〔五〕「耶」下原有「也」字，據右引刪。

〔六〕摩：原作「麾」，據右引改。

〔七〕尖：原作「夫」，據右引改。

答韓總領郎中

某伏以即辰五弦解慍，八能奏音，恭惟奉使總領郎中尊契丈上應列宿，外饒師干，天人是孚，河岳盡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未先朝露，微我天上知己幃以慶雲之惠，何以逮此？未占參

拜，願言導迎叶氣，哀對龍光，即第從臣之嘉頌。

某恭審對越紫泥，騫于粉省。氣衝星象，虹貫依烏之躔；饗給貔貅，輻湊汎舟之役。恭惟驩慶。某屬者奏記，控于司聽〔一〕，以鄉邦疇昔之小飢，祈臺府蠲除於糴事。大懼芻言之僭，自投繡斧之誅。敢意宣慈，未忘舊部，應之如響，報以好音，煖然似春，沛以潤澤。免符既下，闔境驩呼。顧病夫欲謝而未能，忽行李鼎來而繼好。一封雲錦，訪問死生，千花越羅，衣被寒苦。侑以肴核，罔非珍芳，鰕勝絕於漸臺，鯊宛同於周雅，紅曬如瓜之棗，霜清大谷之梨，旅百于前，有萬其寵。徒知九頓首而坐，書不盡言；安得一交臂而談，愛而不見。仰惟丈席下燭寸心，幸甚幸甚。

某惶恐再拜，僭問金堂玉室之閥，安期羨門之嫺，即日恭惟亟蒙祉福〔二〕，尊稚惟鈞〔三〕。某病身無所可用，然取履結韉，尚堪爲役。《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聽：原作「聰」，據四庫本改。

〔二〕亟：原作「函」，據四庫本改。

〔三〕稚：原作「雅」，據四庫本改。

答鄒校書

某伏以即日五弦解慍，八能應律，恭惟校書校理秘文依光東壁，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途就窄，未先朝露，蔭映所逮，敢忘歸倚？侍見眇然，願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十年鳳沼，某也尚竊遲之。某深山野人，雉兔之與處，魚鰲之與渚，幽屏寂寂，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曾謂一代名勝，以卓詭切至之言而當聖心，以博習修潔之儒而表冊府，乃於霄漢之上，墮雲錦之書以辱收之，不以其耄老而加斯須之敬乎？惟名高而詞之卑，德盛而心之不足，此古聖賢進德無底之壑也〔二〕，顧肯與鄉里小兒校科級而競名爵也耶？趙載道所委記亭子之文，某也淺之爲丈夫矣，以是媿執事。《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壑：原作「岳」，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彭憲

某伏以五弦解慍，八能應律，即日恭惟提刑直閣郎中尊契丈霜臺拂日，玉節倚天，一路春生，百

吏秋肅，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來日無多，未先朝露者，不曰仲尼上律之天覆幬而生殖之乎？一寢一飯，敢忘所元？舊因疾趨肅客，過闕折屐，損一將指，疇昔夜痛，呻吟呼天，起視東窗，殊不肯白。清曉命瘦藤跣而出，忽有軍將打門，童子走報，天上知己詒我一封雲錦之書，尉存酸寒，訪問生死。發而占之，再拜三讀，不覺失痛楚之所在。檄愈頭風，僕始不信，乃今知之，此惠已不勝其渥矣。而又申之以名酒佳實之餉，縹玉芳冽，金漿澄清，先薦屏攝而後敢洗盞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程鄉之若下，沙洛之醪酪，風味勝絕，所謂有過成莊無不及焉。至於來禽山風滿把，月露昭洗，色香味尚帶林下氣韻也。一杯徑醉，采入無功之鄉，親睹伯倫之德，尚天高地下之不知，而何樂正子春之疾之知哉！感戢意氣，姦兆未多也。鄉邦自入夏，五風十雨，未足以喻。今歲大底三日而霖霖，五日而滂沱，不冒田疇，不漂室廬，食新之望在挾日間耳。微祥刑使者平反空囿之仁，感召嘉氣，曷濟登茲？退之云「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山谷云「三十餘年霖雨手，掩留在外作時豐」，古今同此歎也。侍見未有前期，不勝大願，願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細禮除書，旦晝以須〔二〕。金堂玉室之閤，安期羨門之嫺，恭惟尊稚蒙福。某老矣，取履結轡，尚堪爲役。《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晝：原作「書」，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四

楊 萬 里 三〇

答蜀帥劉尚書

某伏以即辰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制置龍學尚書尊契丈卧護天西，名震關外，忠勤昭格，高厚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病與老期，前途就窄，覆露所逮，未先狗馬填溝壑耳〔二〕，餘無足爲知己道者〔三〕。楚星蜀月，萬里相望，何從得一瞻玉山，滿聽韶鈞？願言愛此盛德大業，作我明堂一柱〔三〕，即補虛左之席。

某日嘗奏記西征前茅之隸，上林之雁，石頭之函，杳如也〔四〕。第覺風來雪山，水下灩澦，帶仁聲而挾威譽，日夜與之俱東，允答平生期望於一世盛名之下者，甚欣甚賀〔五〕。廝赤三輩，清曉剥啄柴扉，驚越猿鶴之夢，真謫仙所謂「手把一封書，如天落雲錦」也。送似書冊之富，侑以藥物之珍，降拜有萬其感。某頃在金陵，京丈是時帥蜀，以《通鑑》《唐書》爲寄，至於《太平御覽》之書，疇

昔聞名，何嘗夢見？此惠尤不貲也。方當問龍乞水，洗開病眼，晴窗棐几，時展一編，便如見諫議面也。小詩摧謝，見於別牋，惟一覽而投之苦海耳。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閤、安期羨門之嫵，即日恭惟尊尊幼幼蒙福山則。諸郎學士直閣俱未嘗展連敖之謁，仕學之優，衣鉢之付，無然歆羨之詩，某所以願賦也。大兒獲倚通德之門，巢萬間之厦，風雨不動如山矣。中男皆已之官，極感多問。如陳開州雖不及一受此鞭〔六〕，竟蒙約王茶馬同上襴墨，不翅某受此厖鴻也。羅普州荷寄支積奉，即送其子，渠自有謝緘，今付來騎呈似。京丈當國，天下之士受陰賜多矣。當時未必知也，今乃知之矣，而九京不可作矣。煎膠續弦，不在門下而焉在乎？惟毋忽。《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壑：原作「岳」，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道：原作「導」，據右引改。

〔三〕柱：原作「拄」，據右引改。

〔四〕查：原作「香」，據右引改。

〔五〕甚欣：原無，據右引補。

〔六〕此：原作「出」，據四庫本改。

答本路張帥

某伏以即日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安撫閣學尚書契丈以北斗喉舌之淵曜，鎮南紀波瀾之上流，令修戶庭，民安田里，天人咸若，莠祿鼎來〔一〕，台候動止萬福。某視蔭及夕，未先朝露，慶雲在上，敢忘所元？願言愛此大業，對越休命，虛左之席，舍我其誰〔二〕？

某深山野人，誠不自意天上知己遣紅塵之一騎，墮雲錦之尺書。寸金雙玉之詞，秋月華星之字。訪問生死，尉存酸寒，此恩不貲矣。而蘭生玉薤，飲以公瑾之醇德；雲腴雪乳，濯以玉川之清風。魚麗于留之鯊，赤鯉有神之鰓，又屬饜其口腹而燕及其室家。至於念炎官火繖之蘊隆，則揮之以安石之蒲葵；憐明窗棐几之寂寥，則富之以剡藤之玉板。窮兒暴富〔三〕，真成塞破茅棟矣。恩意隆重，何以堪之？降拜感慚，惟誦淵明冥報以相諭之詩〔四〕，以謝姦兆之一二而已。載惟老病之身未死之間，有願未償，剩欲駿奔府廷，望見瓊樹。而嵇康之嬾，不翅七者之不堪；李陵之憊，亦復屢鼓而不起。情與願違，豈非天哉？然先生解榻之意，非有胸無心者，其誰不懷？終當一往，以讎千里命駕之債。僕之業在《載馳》卒章之二言矣。某既濯冠盥手發書占之矣，則又有文書一函，啓滕未既，而珠璣盈把，霜雪回光，奪目聳神，應接不暇，蓋于湖先生之手澤也。篤素先生有命，命以挂名左方，夫豈不榮！然以嫫母譽南威，以拙工讚王爾，借不自忸，其若旁觀明眸者何？勉署數語，竟不能奇，塞先生

長者之命而已。戒及《頤菴詩集》序引，併奉教。頃者天幸，乃獲瞻拜凌烟之冠劍，僭哦四字，視呂化光二十四頌，東坡德威之詩，彼將僕命我矣。重勤齒及，震兢以之。

某惶恐再拜進越〔五〕，敬問台閤玉嫺，即日恭惟尊釋蒙福。山村有委，細大唯命。長孺愚駭不肖，仰戴仲尼上律之天，密巢子美突兀之屋，今知免矣，闔族感恩，庸有既乎？更祈終惠，不勝大願。

《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弗：原作「弗」，據四庫本改。「弗祿」見《詩經·卷阿》。

〔二〕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三〕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四〕詩：原脫，據四庫本補。

〔五〕某：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廣西張經略

某伏以六月徂暑，南風之薰，恭惟判府經略敷文左史舍人契丈以五侯九伯之師，撫百粵群蠻之封〔一〕，威德兩崇，華裔交慶，三神盡護，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荆扉晝閑，不逢東西行者之便，無從奏記，以爲建牙開府之賀。而羅令之歸，首奉一封之雲錦，訪問生死，尉存寂寥，溫詞劬

愉，厚意篤密，所謂「故人情誼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也。台諭以謂蠻俗本自易於填拊，非漁小利者激其變，則徼奇功者促其變，可謂洞見西事之根撥矣。常愛亡友張欽夫帥八桂日，有勸農之詩曰：「國之大法，有曄其垂。蓋欲爾驚，非欲爾施。爾或自麗，予疚予恫。安得予心，達于爾衷？」此真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此意與契丈章貢謝表異詞而同指，端可相爲表裏矣。惟契丈但辦此心，何病蠻俗之不懷、民功之不集哉！甚賀甚賀。羅令具道契丈知遇訓誨之意，居諸邑之右，甚願展布四體，罄竭尺寸，允答恩地。古人士爲知己者死，死尚可，而況爲之用且求自見於斯世哉！破白京削之諾，極知踐言，必不侵爲者，亦遵紙尾赫蹏之囑，不敢漏師于多魚也。一笑。衡陽兒子次公，昔嘗參拜，再見荷未忘牖間之半面，且辱齒牙之借譽，老懷榮感。簡薄老儒，尤蒙青眼，寒士之光也。益公事出非意，初欲一出謁之，緣每一見必來山間報謁，不欲勤之，第以一行之書問勞之而已^{〔二〕}。荷問及，某與益公同感厚意也。未見，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還甘泉之著，遂膺鈞樞之拜。台倦尊釋即日受祉惟鈞。有委，不卑夷之乃幸。《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粵：原作「奧」，據四庫本改。

〔二〕問：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與湖北陳提舉

某伏以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提舉寺正玉節倚天，使華拂日，登攬有俶，風稜肅如，三神所釐，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泓穎，奏記連敖，未占參拜。不勝大願，願言愛重大業，對揚休命，即還第頌之綴。

某頃在千官雲片之末行，因得盡交四海之名勝，而泉山爲最。名相如梁公，則知己之深者，詩人如傅安道，則投分之厚者。是時已聞執事其德似太丘，其文似子昂，其詩似後山。至於領部內則有釋圭之令聞〔二〕，贊廷尉則有有功之陰德，典名藩則有次公之治行。其所立皆卓然如太岳之玉立，炳然若斗柄之天垂也。而僕也獨與執事出處不齊也，如相避然，寸心欲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爲驟。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爲僭焉。抑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爲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定交，所謂朝陽之光在納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紙，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金堂玉室之閥，安期羨門之嫺，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矣，無

能爲役，然尚堪取履結韉也，遲速惟命。某惶恐致敬先生長者之初，不應便有請謁，亦惟曠度盛德是恃。小男承務郎、澧州慈利監稅幼輿筮仕之初，愚駭無似〔二〕，適有天幸，乃獲趨事外臺之下風，敢望疇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俾得竊斗升以活其孥，效尺寸以展其力，終始保全，免於罪戾，不勝寒士如天之福〔三〕。《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部：原作「都」，據四庫本改。

〔三〕似：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三〕如天：原作「少隸」，據四庫本改。

答張主簿

某恭承誨帖，貺以高廟日曆全書，某蓋嘗充員史官載筆一人之數，然無力抄傳。今忽拜賜，喚醒史館之昨夢，驚喜其可言哉！第先史君行狀，非如皇甫持正之文，一字惠一縑者，乃蒙潤筆之禮如許不貲，何如其感，又何如其作也。摧謝不莊，不勝主臣。先史君尺牘〔一〕，敬跋數語，歸諸插架云。

《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尺：原作「史」，據四庫本改。

答郭敬叔教授

某伏奉劄翰，諗以令子試藝恩數，伏惟驩慶。第立法小靳，未稱所挾。然父子世方圓動靜之科，允曰吾鄉衣冠之盛事矣。大年之父、同叔之子猶將弱焉，如某諸子若孫之罷駑，皆豎幡而降，自崖而反矣。政使累月答之，亦何益也？不勝其羨，又不勝其妬耳。一笑。丈丈附此致賀云。陳丈書信已領〔一〕。《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丈：原作「文」，據四庫本改。

與余直閣

某伏以即日秋暑小却，新涼入郊，恭惟恩館大孝宮使直閣驟嬰陟謁之戚，偏奉樹萱之養，天棊純孝，孝履支持萬福。某敬上記連敖，伏惟財幸。

某屬者先丞相茸纛就國，奏記辱報。竊知申甫蕃宣之喜，夔龍強健之身，謂壽考百年未艾也。近旬浹間，遽傳赴告薨逝，聞問哀痛，一慟欲絕。仰惟先丞相宿德尊于四朝，元勳冠于一代。皇上爲之

震悼，朝野罔不相弔。直閣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堪之？然不形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強歡淖麋，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之德裕，與本朝之呂晦叔、范堯夫世襲台鼎，趾美名德，此某所望於直閣者。孺泣難繼，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直閣？某老病不克駿奔，會哭于繆幕之前，敬遣女婿陳承經代某一行。不腆奠儀，列之香狀祭文矣。敢冀台察。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北堂國太夫人〔二〕，即日恭惟哀疚方新，懿候萬福。老妻敬致起居慰唁之悃。恩閤台嫺，長稚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弔問〔三〕。有委不外。《誠齋集》卷一〇八。

〔二〕北：原作「比」，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三〕弔問：原作「予門」，據四庫本改。

與范侍郎

某異時簪群玉之山，侶振鷺之渚，不自知其爲天下之至樂也。老病棄官，居閑處獨，每一興懷並游英俊之日，欲再覲其末光餘韻，何可得哉！至於蘭薰雪瑩，玉粹金昭，可愛可親，可師可敬，惟吾范文一人而已。「雨來升奠後，雪戒致齋前」之句，「恍若瑩瓊，有如種玉」之牋，至今口誦心藏而不能忘也。荊州楚蜀之衝，有古英雄之遺烈，迨暇登臨，當塞破錦囊矣。恨不得上下巖壑〔二〕，追逐雲

月，棄百事而從其後也。屬者建牙之初，過不自量其一寒之野夫，乃敢奏記於十連之大帥，未審或取而一覽，未忘握手論文之雅乎！抑一擲而棄之，云「我方有公事，子姑去」乎！公尚忘我，天下誰記我者？一笑。某不勝主臣。敬洊致其懇：大兒長孺有妻兄澧州推官吳承直燥，建炎尚書表臣之孫，隆興監丞松年之子也。文詞炳蔚，才識敏明，廉己仁民，足周世用。近嘗進越薦之門下，收之允足爲桃李之嘉種。今幸有舉者四員，秩滿近在歲杪〔二〕，行百里而半九十，山九仞而虧一簣，仰惟仁人，能不動心？敢望台慈特輟今歲下半年一京削，以合浮屠之尖。此恩不貲，溟渤非深，嵩岱匪重也。儻辱沛筆端之膚寸，導畎澮於章奏，豈惟吳君如天之福，抑亦某實並受之。再瀆之辜，無所逃遁，皇恐皇恐。《誠齋集》卷一〇八。

〔一〕壑：原作「岳」，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杪：原作「抄」，據右引改。

答虞侍郎

某伏以即日廩秋暑退，新涼入郊，恭惟侍郎左史舍人國史尊契丈玉立甘泉，天棐忠藎〔一〕，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衰伏〔二〕，已迫夕曛，摧隤餘生，未先朝露，天上故人幃我幪我之惠也。念念欲致

一字之敬，多問網憑，極知叔孫草儀，爲時綿蕝，正當橋山事嚴之秋。既而季孫奉使，爲國光暉，又有漢節星馳之役。蹉跌至此，竟蒙雲錦之書先墮柴荆之下。情誼至到，詞氣劬愉，至於毛穎所不能盡之精微，又託蘇君口以傳授其懇款。古之交也，將別而悲，後之交也，既別而不思。今執事之於野人，一別之後無歲不存問，無書不殷懃。在外既不疏，居中彌不疏，此豈野人有可思，蓋執事自作古人事而見思野人也。祇荷祇荷〔三〕。魯僖之詩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少陵之詩不云乎：「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敬賦二詩以仰祝焉，伏惟財幸。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媿，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爲役，若曰取履結韉，尚堪指縱也。長者諷及陸賈徧過諸子，南昌大兒去之尺有咫，尚未能作意一往，矧其餘乎？退之云：「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一笑。然中男次公秩滿，將來歸矣。某荐蒙別紙鏤諭，斐然之文，欲求當代名流善書者書之以入石，敬聞命矣。抑非元次山之頌，莫稱魯公之妙畫，非六一先生東園之記，莫稱君謨之奇字。某也何人，乃承此寵，悚仄悚仄。《誠齋集》

卷一〇九。

〔一〕蓋：原作「盡」，據四庫本改。

〔二〕衰伏：原作「塵狀」，據四庫本改。

〔三〕下「祇荷」原無，據四庫本補。

答周丞相

某昨委材翁携擬試詩賦呈似，而不敢奏記，蓋恐仰塵玉宇之報。今反拜賜華袞之褒，榮懼交如也。六王畢日五色本是丞相擢桂之長技，某本以墨義進而敷安石之洛詠焉。其廣眉半額，舞袖琅當，手足俱見矣。昔半山老人公譙觀優，未嘗解顏，而一日偶對之，不覺一粲。或以問公，公曰：「吾久思《咸》《恒》二卦，不得其義，適得之而喜耳。」某或者獻笑而適遭其喜乎？摧謝不莊，仰惟原省。

《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牋，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吳推爲薦，仰干中二千石親民任使之京削。挾今之請，行於今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勢涼燠者，今俗其不然乎〔一〕？大兒長孺嘗得京丞相面作親札，薦於胡總，胡總不畀。勢之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功，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暖〔二〕，而不能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悟也，況某退休冰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一也。昔祁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私；近世呂文穆公舉其猶子，文靖至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爲欺。至於齊暉〔三〕，則

有司以其爲宰相映之弟，而不敢取焉〔四〕。某何人，薦其戚黨於執事〔五〕？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也〔六〕。敢謂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追還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沛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退之云「翁大人不疑人欺己」，僕何足道哉〔七〕？微執事，孰可以當退之之所云者乎？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分？獨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爲執事賀也。《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其不然乎：原作「不然矣」，據四庫本改。

〔三〕暖：原作「緩」，據四庫本改。

〔三〕暉：原無，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四〕取：原作「敢」，據右引改。

〔五〕戚：原作「犯」，據右引改。

〔六〕二：原作「一」，據右引改。

〔七〕僕：原作「侯高」，據右引改。

答福州帥張子儀尚書

某屬者奏記，仰干筆端之膏潤，牒試王親，茲辱報教聽請〔一〕。竊聞熱官要人求者不少，皆詭詭

距之，獨曲徇一故交野人之求。薦舉不以勢而奪，交游不以寒而棄，萬物皆流，金石獨止，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在門下其將焉在？寸心感服，那有量數？疇昔呼偷兒之簡，遂玷鏤鑱，送似墨本，覽之汗如水漿，可以爲縱筆浪言者之戒矣。傳聞三山公帑有《唐文粹》大字板本，嘗求一編以遮老眼，未拜賜，何也？得寄王應旂秀才許，無沉浮耳。《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茲：原作「慈」，據四庫本改。

與權運使

某惶恐敬致迫切之懇：女夫子修職郎、泰寧縣丞陳經贍於學問，工於詞章，臨民廉惠，遇事勤敏，蚤年登庚戌科第，前任爲吉水主簿。今者適有天幸，乃獲駿奔趨事于卿月使星之末光。天其或者將與之插羽翰而雲飛，脫泥塗而淵泳也。某過不自量其老退之蹟，輒恃與台座前有同朝十五年之舊，後有鄰邦二千石之茆〔二〕，僭致古人內舉不避親之懇，上干筆端膚寸薦進之潤。竊惟陳丞前任未滿而解官，今任通理，至來歲之冬乃成三考，妄意欲望台座特輟嘉泰三年上半年一京削，以爲破白之舉，名賢一唱，諸臺必和。儻辱未忘貧賤之交，尚篤金石之契，驩然收恤，仍乞來歲先賜照牒，以慰安老懷，信其有可望之期也。仰惟此不報之恩，泰華未爲重，渤澥未爲深，豈惟陳丞得出門下，實某得出

門下也。一寸丹心，天實臨之。《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芘：原作「范」，據四庫本改。

與周丞相

某宿昔奏記，且以虞公銘詩呈似，一寸丹心，端欲求指畫之益，非以徼浮實之譽也。乃上勤鈞翰之報，至假以子長之褒，且謂彪、固而下不論。聞命辟易，汗背頰顏。抑某偶當虞氏兄弟授簡之責，永懷知己不報之恩，舍己不承，復誰諉者？閔免下筆，所謂僧父學人作馨語，兒童羅盜效樽俎者。仰睇彪、固之門牆，尚不敢充員於衙官筆吏之列，而何暇子長之議也乎？非小人不肯之患，子長不肯之患也。汰哉！丞相專以文許人乎？至以子長許人乎？此柳所云「不爾則人不果獎」者乎？亟掩荀躒之耳〔二〕，未敢頓包胥之首也。以榮以懼，以媿以感。示教當改爲神道碑，即已登時剔改書丹矣。至如書史誤以「勳」爲「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者，乃獨不揮匠石斲鼻之斤，不試醫王洗腸之方，豈姑摘其細以塞其求，靳其妙而不屑於教乎？再作得一書答虞氏兄弟，今納一本，不寧唯發仲尼之一莞，猶未絕望於竄定之誨。《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躒：原作「跡」，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與隆興張帥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郎、新泰寧丞陳經贍於學問，工於詞章，早年中庚戌科，前任爲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塗出南浦，欲膝行於橐兜戟纛之前茅，以望見台斗喉舌之末光。仰惟一世之儒宗文師，天下之鉅人長德，謂之進而不拒，使得瞻仲尼之日，見老子之龍，後進之士如天之福，何以代此？進越惶恐。《誠齋集》卷一〇九。

全宋文卷五三二五

楊 萬 里 三二

與本路提舉張郎中

某惶恐小稟：女夫子修職郎、新泰寧丞陳經工於詞章，達於吏事，早年中庚戌榜，前任主吉水簿。今茲之官，汎舟之役道出臨川，仰慕一代名德之尊，願瞻八使光華之末。敢望戶郎不拒連敖謂進，俾得以觀道德而聽教誨，不勝後進之榮耀。

某惶恐再稟：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負弩先驅之小吏〔二〕，願追隨掃門舍人而不得。敢謂台座攬轡之初，小子奏記之日，遽蒙灑薦士之墨，剡陟明之章，先之以照移，申之以奏牘，舉詞袞榮，恩意山峨。蓋下土鰥生，欲求而未敢發者，顧搢紳先生未見而先收卹之，老身榮懷，罔有藝極。空臆摧謝，萬不一陳，仰惟原省。《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小：原作「少」，據四庫本改。

與本路提刑彭郎中

某惶恐。仰恃天上知己二十年睠與之雅，敢雁行避影，進越致迫切之懇。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負弩之先驅，被二星之末光，全度盡護，粗安庀職〔二〕，竊斗食以活其孥，未在西曹適滿之科，荷戴恩私，盡室同心也。重念此兒自幼訓以一卷之書，年十有八嘗忝鄉薦，技能淺陋，竟以門子而進，故墮在千官之底。仰惟台座一世之儒宗文師，四海之鉅人長德，餘論所及，枯枿再春。敢望不勤筆端膚寸之潤，誕真屬吏薦墨之後，或以奏課，或以察廉，或以陞陟，或以十科，或以所知一字拜嘉，皆踰華袞，靡有細大，莫非異恩。第得在狄梁公桃李之囿，某死不恨矣。不避古人舉子之私，上干膚使拔士之牘，一寸丹心，不任惓款，頃嘗預稟矣。《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庀：原作「庇」，據四庫本改。

謝隆興張帥薦大兒

某惶恐。大兒南昌令長孺無能不才，適有天幸，乃獲充員牛馬之下走，仰依台斗之末光。玉振之

所開明，慶雲之所覆露，受愛容察，成始成終，此惠已萬萬不貲矣。敢謂蒙國士之知，度越百輩，特灑薦士之墨，剡發陟明之章。孝友問學，慈祥公勤，顧小子未能於一焉。拜舉詞難并之四者，矜其榮則華袞未縟，較其恩則岱宗猶輕。父子懷仁，靡捐莫報，泚筆摧謝，未究萬分，仰惟台察。《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趙戶送糟蟹回送黃雀并黃雀肝心醬

糟丘解系，久矣寄絕交之書；詩人審言，惠然送解顏之味。酌淥酈而延問，吐黃中而載欣。箸以籌之，瓶之罄矣。投桃報李，媿英瓊玉案之兩無；披綿多脂，與心腹頭顱而俱往。薄言藉手，不稱所蒙。伏惟原省。《誠齋集》卷一〇九。

送周丞相蒸蟹

某惶恐。彭蠡郭索二十輩，用四明法蒸之以獻。極知戒殺，故不敢生致，免使校人畜之池，亦不須送與江夏黃祖也，一笑。既微且瀆，不勝主臣。《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雷運使

某伏以即辰廩秋暑退，顥氣高寒，恭惟都運煥章吏部玉節天倚，霜臺風飛，群黎載歌，高厚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漁釣一壑^(一)，過者弗顧，而霄漢繡衣軫一日雅，遣行李，墮素書，重幣以將其意，名酒以接其驩，誨之養生則有隱居所注之編，被以仁風則有晉人所揚之扇，休之燠之^(二)，恩斯勤斯，此殆執事將挽回古人之光芒，以甄治末造之澆漓，而爲是舉也。不然，反躬自視，無以堪之，世俗感藏摧謝之語，乃無一二可以藉手報嘉惠也。光通之侍，未知曷日。《詩》不云乎：「四方既平，王曰遄歸」，又不云乎：「萬有千歲，眉壽耆艾。」敬賦二詩以頌焉，仰惟財幸。

某竊惟則行則藏，聖賢之高致；有光有晦，古今之盛節。歷選昭代，時則有若都運煥章吏部經世之學遐有淵源，華國之文絢於藻火。是故立之春風玉笋之班而不爲泰，分之帥闥使輶之勤而不爲淹。逮茲頻年，卷而懷之。退藏於道林岳麓湖山之幽深，追逐乎紫巖、南軒名德之芬香。其處也，濛濛如隱山之玉，草木被其光暉；其出也，垂垂如出岫之雲，海宇徯其膏潤。然自西徂東，持京兆扶風之節；復自北而南，爲西山東湖之游。往來雍容，皆裕如也。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而世何足以知之哉！天之祐宋，爲之生賢，必不爲江右一道計昭昭矣。退之云：「胡不均宏，俾執事樞？」今日此責，將有在也。金馬碧雞之訪，豺狼狐狸之問，未敢以爲門下之賀。

某惶恐進越再拜，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嫺，即日恭惟中外尊釋受祉山則。某老矣，無能爲役，抑取履結韉，尚堪指縱。某惶恐敬致賤懇，大兒長孺無尺寸長，適有天幸，得充負弩之下走，不勝大願，願老先生薰以道德之馥，飫以仁義之膏，燾之以仲尼上律之天，振之以北海薦士之墨，使得爲門下桃李，廐中病額，實如天之福，闔族之榮也。一寸丹心，翼翼惓惓。《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壑：原作「岳」，據四庫本改。

〔三〕休：原作「体」，據四庫本改。

答全州知府陳秘書

某伏以廩秋暑退，風露高潔，即日恭惟判府秘書契丈作藩政成，民頌豈弟，天棐忠貞，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棄官十年，懸車三載，雖未先朝露，而自絕於斯世久矣。姓名不徹於通貴，書問不抵於故舊，如契丈之賢而文，有四十年與游之雅，而亦不敢以一字相聞，雲泥相望，車笠相遼，其勢則然耳。而風誼拔俗，意氣邁倫，不遠千里，遣一个行李，墮雲錦之書，訪生死於寂寞之濱，篤久要於平生之言，此非今人之事也，古人之事也。顧施之於獨冷之閑人，則所謂賢者過之者歟？摧謝有

陳，萬此寧足？出處殊轍，何從晤對？鄉若太息，願言迺玉在躬，以棟吾道，即歸視草。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台媿，即日恭惟尊稚受祉山則。有委不彼。伏辱四幣、二蕉、班箔，非環堵之所宜有者，拜嘉珍感之至。《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虞制參

某伏以維孟之冬，新寒告至，恭惟恩館制參直閣燕居潭府，德名彌高，天棐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棄官十載〔一〕，謝事二年，老病摧隤，幸安田里。慶雲之蔭、景星之光實衣被之。揆厥所元，感幸萬萬。惟東序之金鍾大鏞，西望邈在天半，安得小叩春容之聲，以啓謏聞？敢請謹緼馮，戒羞服，即膺一札十行之詔，徑歸三事大夫之班。

某伏自壬辰之秋，雍國老先生倦台鼎，拜孤保，三諭蜀父老之日，面請鈞旨，求一見東閣之行馬，得瞻琪樹而聆玉振，乃知傳鯉庭獨立之訓，贊揆路奮熙之功，自有人也。竊喜竊歎，此生端不虛矣。回首舊事，便三十年，人生幾何？良可太息。野人既歸隱林下，而直閣抱負經世致主之業，潛珍韞櫝，自翫其光，不屑小出而一施之，使朝家不獲蒼舒、庭堅世濟之用，天下不睹韋賢、玄成相業之繼，獨非缺歟？遠辱雲錦之書，嘗草草叙報。是時臂痛舊疾偶作，令女婿陳丞代執管城，至今震惕。開州人再至，乃能具短書以謝伯仲長牋之辱。老先生銘詩併以呈似，茲不重陳。

某惶恐再拜，敬問恩閔玉嫺，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蒙寄贈紅紫素羅三十匹，下拜珍感之至。婺羅木錦各二匹，聊伴空函，匪報也。兒輩辱問勞，長孺、次公、幼輿皆之官，未及奏記，以謝先生長者之賜也。《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某：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答虞知府

某伏以良月有俶，風露高寒，即日恭惟恩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卧護國西，威惠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曛，未先朝露，微我故人燭之以末光，何以逮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床聽雨，握手論文，以浣此心之鬱陶？願言金玉大業，棟幹皇家，即奉綠綈，遂騫紫禁。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初得瞻北平之碧梧鸞鵠，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盡在魯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自賀兩得之也。語離一星，晝思夜夢，曷嘗不在鉅鹿下？某棄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笏，始危得之。寒灰枯草，過者掉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問生死，慰存酸寒，詞旨劬愉，意氣傾豁，老病餘生，

抵掌頓足，覺生意頓回，霜毛再玄也。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庸，日竚光顯，如范氏之堯夫，呂氏之晦叔，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便了矣。短書以謝長牋之辱，茲不重出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闕玉嫺，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蒙寄貺紅素羅十有四匹，七史、《太平治迹》、老先生制集，下拜珍感之至。建本詩集一部，木綿兩端，聊伴空函，匪報也。《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湖北唐憲

某伏以即辰良月應期，初寒戒候，恭惟提刑太中尊契丈體上好生，作民司命，霜凜百吏，春熙群黎，天人孚休，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嫺，受祉無艾。某老病餘生，死灰不然，貴者所棄，舊者所忘也。今茲遠蒙一个行李，墮以雲錦之書，勞苦酸寒，訪問生死，此古人盛德之事，非今世末造之有者。而又寵寄葛洪岵嶺之產，罔非玉床箭鏃之英，虹氣貫巖，寶錄浮鼎。老者得此隱居扶衰却老之劑，仙人長生不死之珍，借未能死籍之可落，猶庶幾臞骨之再腴，霜鬢之又玄也。九頓首以謝嘉惠，綮百言而未宣寫耳。小兒幼輿孺子，不足進於先生長者之門。仰辱招延，寘之幕下。自媿素餐，丐返賤職，而挽留不置，恩禮益篤。老懷感激，何有終窮！出處異轍，安得再望見青天白日之清明？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還雞翹豹尾之班。《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彭侍郎

某伏以即辰雲葉護霜，風刀剪水〔一〕，恭惟觀使待制侍郎尊契丈淵兮萬物之宗，游乎九垓之上，天人咸若，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之身，已迫夕曛，未先朝露，芒寒旁燭，君之餘也。極知孤操逸韻〔二〕，高蹈事外，闔扉以謝褻穢，下帷而對聖賢，其名可得聞而其人不可得而見。曲肱飲水，其樂也天，所謂「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不賴固窮節〔三〕，百世當誰傳」者耶？我欲從之，慨其室則邇也。奉教告，灑然便如對面，豁然頓失心疾。吃吃。王秀才定不凡耳，已約渠惠顧，當掃廳作一日談也。諸封胡孰仕孰居，皆未及共戒語〔四〕。辱譏及兒輩，皆景升兒子耳。長者記憶，以榮以感。未見，願言珍重，以棟斯文。《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刀：原作「乃」，據四庫本改。

〔二〕操：原作「慘」，據四庫本改。

〔三〕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四〕戒：原作「戎」，據四庫本改。

答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滕巽胥命，雲師來同，恭惟致政提舉監丞尊契丈集芙蓉以爲裳〔一〕，折若木以拂日，天人盡護，河岳給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併至，幽獨無侶，有可樂者，其惟海內名勝、平生故人，一笑一談，一觴一咏之間乎？千江隔，萬山阻，海內姑舍是也。烟火相接，雞犬相聞，如吾二人尚可諉曰疏乎哉？一居白鷺之北，一居青原之東，一葦可杭，而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每一念之，作惡數日。屬者奏記以寫我心，而管城老矣，罷於傳言，赤鯁蠹爾，拙於寄聲，心之精微欲徹於下執事，何繇而徹也？答教之返，真以玖報李也。把翫未釋，而漢水白錦又將一封雲錦而至矣。金聲玉振，駭洞几杖，華星秋月，淵曜耳目。雙筐佳實，千顆勻圓，初疑得成紀黃龍之珠，又似弄王孫精金之丸，驚喜自失，不敢專饗〔二〕。偶有剥啄納謁者，自贊曰麴秀才也。亟延入坐上坐，觴而俎之，欣然兩家之難解，灑然五斗之醒析矣〔三〕。占謝不敏，末後一語，惟曰后皇之嘉橘，與臣朔之桃爭歲月、論春秋云。《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芙蓉：原作「失容」，據四庫本改。

〔二〕饗：原作「嚮」，據四庫本改。

〔三〕析：原作「末」，據四庫本改。

答隆興張尚書

某已謹公牘，以謝官壺之賜，洵奉真翰，以示意氣之勤。且分似于湖先生之金書，兼之友于家問之新刻，至於君明臣良之大字，赴官臨風之留題，大篇短章，日光玉潔，銀鈎鐵畫，鳳翥鸞翔，至寶滿前，窮兒驟富〔二〕，降拜驚喜，榮感萬斯。某屬嘗奏記，以謝大兒陞陟之章，繼辱報教，再有後日特剡之議。得玉求劍，敢萌此心？一諾千金，益深謝臆。附見于此，併祈公察。《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謝彭提刑薦南昌大兒

某恭承召節以趨，介圭入覲，亟奏記以賀厦，復哦詩而餞行。在野人既蒙報踞之賤，而大兒復被薦鶚之表，建請擢用，式勸臣工。至於趣尚行能之著聞，廉謹剛方之獨立，一之謂甚，四者難并。華袞不足以諭褒嘉之榮，泰岳不足以擬恩紀之重。降拜銜戟，謝詞周諄，藏之中心，言之不足，仰惟台

慈賜之下燭。《誠齋集》卷一〇九。

答李厚之知縣

先丈竹林先生銘詩，今驛送呈似。剔股事恐非不詭於教者，政犯鄂人對之大禁也〔二〕，故微其詞。秦漢以前無「塔」字，韻書云：「浮圖也。」故易而爲「榻」，亦傳以豫章縣榻之土風云。望示報，庶知不作石頭驛而已。《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鄂人對：四庫本作「鄂王府」。

答胡撫幹仲方

某伏以即日近臘如春，恭惟仲方撫幹學士鄉兄賓贊戎閫，天棐賢哲，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世所擲於道旁者，每蒙書札訪問生死，公自爲德，吾何取也？吾州又添一趁班人，未足爲賀，添一詩人，真足爲青原山賀矣。龍山十詩，其味黯然而長，殊有後山風致，使阿溫老兵知之，追恨當時坐上初無此客子耳。嗟嘆不足，卷而復舒，無論餘子，老夫亦當避路。澹菴先生有孫，季永亡友有子，此

何可當也？來歸邇止，豫爲兆喜。願言珍重，臺家即以鸞臺鳳閣貯之。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六珈，九鳳月上，即日尊釋均祉〔一〕。餉乾桃及書簡佳甚〔二〕，降拜珍感。兒曹荷聲〔三〕。次公于前月二十五日秩滿，計漸當歸，尚未至也。《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祉：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餉：原無，據四庫本補。「簡」，汲古閣本、四庫本作「箔」。

〔三〕聲：原作「寄」，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王晉輔

某伏以即日臘雪瑞歲，恭惟晉輔上舍鄉友茹古之餘，神介尊候萬福。某老病怯寒，方頤隱於臍以附似紅之火，乃蒙一个行李蹈瓊瑤之跡，詒書札以尉存之。北果白燭，惠然朋來，今夕濁醪，真不孤寒。須「專春」二字，小俟霽暄，呵筆炙研，勉爲作也，願姑徐之。近詩未欲拈出，幸察。《誠齋集》

卷一〇九。

答周監丞

某伏以若歲春秋，益國已免其奏記；贈我錦繡，乘成復講於多儀。高詞清鏗，笙鏞以間。至寶琬琢，金玉其相。如遺百味之蘭生〔一〕，侑以四老之橘戲。淮泗入舟之白，湖海半殼之黃，初疑食指之予欺，頓使饞涎之泉湧。銜戢不淺，憂虞實多。昔歲有北杏之盟，此敢爲於戎首；今茲報東門之役，罪難追於過先。願夜豎於降幡，丐後來之返旆。頓首哀籲，拊心戰兢〔二〕，謹具劄子摧謝，仰惟台察。

《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味：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二〕拊：原作「捺」，據四庫本改。

與周監丞

某伏以即辰平地尺雪，允霽益寒，恭惟致政提舉監丞鄉丈飲溼餐霞，御風騎氣，與造物而同游，與泰初而爲鄰，三神交歸，純嘏畢至，台候動止萬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倦，尊尊幼幼，錫

羨惟鈞。某主臣。敬以今茲嗣歲將興，端策遇泰，陰外陽內，小往大來，是爲君子道長之辰，不應五福類升之慶。某生涯短褐，行李長鑣。頤隱於臍，方縮焉而如蝟；風其吹汝，覺煖然而似春。敬上三百一斗之觴，仰祝千二百歲之壽。謹具劄子陳賀，恭惟台察。

某惶恐上覆：吾州大禁〔二〕，不敢以茅柴觸網帥司襟帶堂。乘壺北果四套，進越爲壽。蒙不麾去，有萬其幸。《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禁：原作「焚」，據四庫本改。

慰秦宰

某恭聞護堂太宜人壽考康強，弗祿無艾，如魯僖之母，如戴勝之仙，謂宜萬有千歲以享榮養，不審何恙靡已，遽至大故，聞訃悼心怛然。恭惟愛孝如曾子，純孝若考叔，驟罹哀疚，何以堪之？某老病待盡，不克奔吊〔一〕，敬修尺疏，以寫慰誠。不腆奠儀，布之別楮，恭惟台察。山川悠遠，護歸勤止，願言裁哀，以襄大事。有委不外。《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吊：原作「予」，據四庫本改。

答福帥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梅雪餞歲，柳風迎春，恭惟判府安撫閣學尚書尊契丈上印閩府，移鎮蘇臺，尺五近天，一星朝斗，高厚送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與病偕，胥會而集，夕曛無幾，朝露未先。天上故人幃之載之，以及於斯也。新除家便，頗似永叔覓蔡以近穎。然上意有在，當如君實赴陳而過闕。薦賈後賀而任安先書，已重知不敏之忤矣。至於蘇司業之酒錢，蔡君謨之玉鉤，羅池之焦荔，嘉惠狎至，拜辱不暇。瓜牛之廬殆塞欲破，感戢恩意，南山之竹不足寫此懷抱也。楔堂新記示教。古之兄弟繼踵爲郡〔二〕，漢人詫爲盛事，載之風謠，特未睹祖孫後先迭建戟纛於元戎之闥耳。潞公德威之堂，其子作之，坡記之，豈若當家之坡自記之哉！絕妙好辭，前無古人矣〔二〕。惡詩寄題，別楮錄去，或可附託碑陰否。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登鈞樞，以世厥官。《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之：原作「文」，據四庫本改。

〔二〕前：原作「敬」，據四庫本改。

答贛州薛侍郎

某伏以即辰元夕將臨，寒暄方戰，恭惟判府侍郎尊契丈卧護上流，外撫百粵，惠化威譽，民頌天迪，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犬馬之齒今年七十有六矣。棄官於壬子之秋，乞骸於丙辰之春，聖恩特異，玉音宣諭京丞相云：「楊某官簿之年未及。」章却復上，至己未之冬，乃得掛其衣冠，長爲農夫以沒世矣。道旁老櫟，過者不顧。契丈不我數遺，尚軫鸞臺樞府偕掾之雅，若節春秋必修時事，移書以訪生死，送酒以通慇懃。顧僕無淵明之高，公有王弘之賢，公奚取於僕？僕有媿於公耳。「鎖江主人能置酒，願渠且住莫終更」，但賦山谷之詩，以抒銜戢之衷也。然天生大賢，必使澤四海，豈獨拙之外庸，以私庇一野人乎？前言戲之耳。魯公平易近民之政，王褒中和樂職之詩（二），類非俗吏所能爲也。下轉上聞，歸巖廊，秉鈞樞，可倚而竢。惟貴珍大業，以對越焉。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契家台眷，即日春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益公與野人同居一邦，信如台諭，第野麋山鹿，畏入州府。己未之冬，聞益公新樓落之，即駕柴車一往觀焉，而州郡即招以公讌，繼以臺餽，是樂克從子敖，子輿無戒心也。因與益公相視而笑，一揖徑歸，雖却其禮而得免焉（三），自此每有相思，折簡而已。蒙問故及。山間有可委否？《誠齋集》卷一〇九。

〔一〕王褒：原作「王襄」，據四庫本改。

〔二〕其：原作「郡」，據四庫本改。

與新吉守劉伯協

某伏以即辰天氣澄穆，風物閑美，恭惟判府太中十乘啓行，五馬南來，千里載歌，三神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敬齋宿奏記，以逆執事之顏行，仰惟財幸。

某蓋嘗歷選近世人物之盛，莫江西若者。而江西人物之盛，又莫劉氏若者。公是、公非二先生偕以道鳴，如《古文篇》何必減《原道》，如弟子所記何必減《法言》，如《西垣訓詞》何必減西京。家傳正學之派，心授斯文之脉，不在執事而誰在乎？宜其根諸心，形諸事，賦諸政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郴江之甿至今手之舞之。吾州適有天幸，上賜仁侯，然州民則有其來何暮之歌，臺家必有無疾其驅之詔，朝野爭賢，若爲應之。盍亦一臨吾州，五月報政，然後寄徑乎郎宿卿月之躔，橫鶩乎簪筆持橐之地〔一〕，政未遲耳。某也亦歌暮一人之數者，輒採民言，哦爲短啓，以代乘韋之先，或辱一覽而抵諸地。

某惶恐再拜，進越敬問金堂玉室之宅，安期羨門之嫺，即辰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某老病無用，抑尚堪取履結韉也。《誠齋集》卷一〇九。

〔二〕驚乎：原作「驚手」，據四庫本改。

答王監簿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氣未歸，恭惟判府監簿契丈至孝欽承，几筵天棗，永思孝履，支持萬福。某老病餘生，牛衣僵卧，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柴門寂寂，無雀可羅，而況長者車轍乎？敢圖荀龍、薛鳳伯仲之間，尚未遺忘先相國翹材長缺之下客，先之以一个行李之書禮，申之以式之玉季之親臨，勞苦之緘彌勤，加遺之儀益腆，父老驚怪，泉石焜耀。自顧一黃冠野人，莫測其所以得之之繇，第極其所以感之之切，多言爲謝，萬此有足耶？未見君子，願言念門戶重大之寄，佩聖賢毀瘠之箴，古有韋、平，今有范、呂，皆父子鈞軸，後先袞繡，茲老友所望於門下者。其勿與庶人之孝競一概之苦。

某恭承介弟旆旌，惠然照臨〔二〕，袖出伯氏尺素之書，面授相國言行之實，付之以紀述，詭之以銘章。自視淺陋之學，久矣就荒，絕涸之思，槁乎將落，燭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亦安能摘詞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寫高勳鴻烈於千載，使與臯、伊先鞭，周、召上風乎？欲披襟則在蕪拙爲已僭，欲避席則在交情爲已疏，三省九思，累日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閔免授簡，惴惴靡寧。然尚有患者千慮之一，吾家子雲不云乎：「水避礙則通諸海，人避礙則通諸理。」昔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與呂申公事，極有典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

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往往不快。此意已託介弟口傳於足下矣〔二〕。十月之交可遣便了來取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相門玉婍，即日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郎中、判縣直閣、府判司令棣鄂八龍，孫枝九鳳，受祉山則。廬陵有委，不外。頒貺筆墨、香茗、蜀圖、石器、北果、腊麋，拜賜珍感之至。《誠齋集》卷一〇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一〕照臨：原作「照照」，據四庫本改。

〔二〕足下：原作「聽下」，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一六

楊 萬 里 三二

答蕭國博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景伯國博鄉丈教胄溫栗，物望歸赴，天棐可大，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自放自棄之蹟，惟恐幽屏之不遐，淵潛之不深，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至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間雲泥之異勢，不忘貧賤之素交，墮鯉封之斜行，寫鶯鳴之軟語，諷暄涼而訪生死。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殖，棟幹之囿也，異時位三槐、間兩社者，孰非由此塗出？願言寶珍之，即對赴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鑾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回首雞聲茅店之月，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絕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雁峰，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南浦，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近者，莫南昌若也。又怯暑行〔二〕，冬春之間乃可作汎舟之役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舍之望。兩年

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抒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庵記文，塵封破硯〔二〕、蠹蠹管城久矣，閔免各紬數語，以塞盛意。公家醬瓿當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嫺，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乏使否，願承命。幼輿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戢不淺。寄餉水芽，當爲君開包碾春風，煮湯候蟹眼也。正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攬，只與杞菊藜莧之腸背城借一耳〔三〕。《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怯：原作「怪」，據四庫本改。

〔三〕塵：原作「鹿」，據四庫本改。

〔三〕之：原脫，據四庫本補。

答胡左藏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秧兆〔一〕，恭惟季解判院鄉丈容與駕行，式法大府，天棐勤肆，台候動止萬福。某屬蒙便了啄門，賜以先集，已嘗摧謝。小兒來歸，重拜誨帖，且餉以黃草、龍目、離支。衿之以爲暑服，則大勝細葛之含風；擘之以拈春酒，則未減紅綃之裏玉〔二〕。降拜珍投，則百斯

感。某棄官九年，所待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矢絕交矣。而三子出仕，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姑從其近者。近者莫南昌若也，而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乎？至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都內之署相州，釋主蓋嘗居之矣，相業權輿不在茲乎？惟珍重以須。《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兆：原作「非」，據四庫本改。

〔三〕裏：原作「裡」，據四庫本改。

答袁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侍郎尊契丈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寰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婣咸慶。某昨日有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析薪，如水赴壑〔二〕，二五兩爻尤爲易簡。若乘此破竹之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某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火乎？掎摭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醫和之目，那得遁疚？當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贊》敬爲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著否。

晦翁可痛，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關吾道興喪非細事也。亦既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爲朋友唁也。願言珍重，即看賜環。《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壑：原作「岳」，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亢陽過中〔二〕，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學士寮舊久御祥琴，孝思未慙，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帖，命戒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微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侍郎仲耕、孫檢正之父諸銘，吉州設廳諸記〔三〕，皆其筆也。唯莆田陳丞相、葉丞相，建昌張彥文尚書、新安程給事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恩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強爲牽課耳。今君房遠出，禦說去家，當徐圖之，或親作，或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幸小紓之。如已就，託黃廬陵轉致差易耳。即聽新除。《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亢陽：原作「沆碭」，據四庫本改。

〔三〕設：原作「誤」，據四庫本改。

答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廩秋過中，顥氣已爽，恭惟提舉郎中契丈玉節光華，使星淵曜，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神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屏，死灰不燃，平生故人不待寄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跡矣。契丈盛德無兩，高誼寡二，獨迂拂天之旆，左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猿鶴呼舞，賢者自爲人所不爲，野人有以致此客則否矣。遣騎墜誨，撫存狎至〔二〕。先之以東京之玄纁，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寶熏名果，重累照坐，落英槁葉，頓回生意，冷窗凍壁，皆作春溫。書吏龔生又辱收補槩人，支賜月給。某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愛而不去，非故人此舉，則掉臂在旦暮耳。多詞不足以盡感之一字。未見，願言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綴，慰此老懷。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嫺，即日涼秋，恭惟尊尊幼幼咸集純嘏。有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交職，老身就養，小須少男冬間之官漴浦，然後議此行，其上春之間乎？令親伯珍近方得書，過望過望。《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狎：原作「押」，據四庫本改。

與衡州知府趙判院

某伏以即辰廩秋十半〔二〕，顥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新拜魚書，輟從鷺序，高牙乃建，幕府初開，神天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宿，奏記司槩，仰惟財幸。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林立，時則有若德莊之詩文，時則有若德老之勳賢，時則有若從善之才氣，漢之政、駿，唐之白、賀，方之編矣。今又側聞判府判院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草三千牘，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皦皦，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弦壯縣，則如桑下之馴彩雉；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寫烏絲。晚登春風玉笋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厭直，自詭一麾，清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曰遠民之福，其若海內之望！青規紫禁，式遄其歸，子淵所謂可倚而俟也。某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年矣。天誘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走之下陳，因之修敬，惟一攬而擲棄道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閤玉嫺，即日秋清，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效老聃之役，驩以承命〔三〕。

某惶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云初〔三〕，殊未更事，幸得充員衡之安仁監稅，仰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皆有一天也。幃以慶雲，照以德星，霑以膏雨，舍魯何適矣。不勝舐犢之私，仰瀆聽衡之公。無

任主臣。《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十半：四庫本作「一半」。

〔三〕承命：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某惶恐白事中男次公」九字原脫，據四庫本改。

答南豐陳宰

某伏以亢暘過中〔一〕，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契兄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敬上記以謝先施。未見，願言愛重不貲之業，對越選表之除，至望跂跂。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援。遣騎墜海，再披三讀，恍如瞻清峻而聆淙琤也。鳴弦幾何時，而學道愛人之聲與風俱來。以儒飾吏，故應有此，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某老病幽屏，道旁之櫟，過者不顧。故人相存之意，誼風凜然，足以追舊俗而回之。感歎不足，摧謝不莊，悚仄悚仄。

某再拜敬問契家玉嫵，即日恭惟尊釋受祉山則。有委不外。大兒長孺前月二十一日已庀職南昌〔二〕，小兒幼輿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故意之長也。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於此？餘皆無一日雅。頒貺麗參〔三〕，至感。徽筆二十枝〔四〕，聊伴空函，匪報也〔五〕。《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亢暘：原作「沆碭」，據四庫本改。

〔二〕庇：原作「庇」，據四庫本改。

〔三〕頌：原作「頌」，據四庫本改。

〔四〕徽：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五〕匪：原脫，據四庫本補。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陳通直名與先人同，從廿從市。文學政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某與渠乃翁中書舍人安行兩同朝著，情誼如骨肉父子，交游二十餘年。此郎今宰劇邑，盤錯根節，袞沸湯火，墮身其間，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天，幬以慶雲，庇以萬間，涵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某敢以爲託。渠今歲季夏方庇職耳，三月之間已有美聲，年歲之間，必有可觀。恐差次部吏，此郎得在門闌桃李之下陳，不勝幸願之至。《誠齋集》卷一一〇。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丈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二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祿，聞問驚悼，涕泗交頤。不知到官幾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丈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官，方將光顯而遽罹大故。吾親萬里護喪，經艷潁，出巴蜀，歸葬里閭，不使其父爲旅櫬客魂，千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孝。老懷忽聞來歸，悲喜交至，歎重歎重。久探無消息，昨日得季周報。老病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當遣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宜節哀，以終大事，不悉。《誠齋集》卷一一〇。

答羅必先省幹

某啓：清曉已專僕奉疏馳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伏辱手筆赴告〔二〕，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即宅里，又爲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緬惟息肩小憩，孝履支福。乍歸，豈無可委？襄事有地有日否？京丞相親與某言〔三〕，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葬之水火，每歲寒食，只來江臯酌酒三爵，燒紙錢數束，即是上塚。而京丈少年擢第，致位左輔，可以見郭景純風水之說繆矣。景純自遭王處仲所殺，子孫亦無顯者，而後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价卿、宗卿屢遷考妣，暴骨再三，以求富

貴，反招短折之罰。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願勿泥此。不悉。《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辱：原作「辰」，據四庫本改。

〔三〕某：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答本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一雨既霑，顥氣初爽，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聽履星辰〔二〕，移次翼軫，元帥崇崛〔三〕，上流繁雄，五月政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仙之嫺，受祉姦兆。某老病罷甿，受一塵於二天之下，齋宿奏記〔三〕，孔夙不莫。而兒輩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唱，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渝此作也。惟是老牛舐犢之私，仰恩冰壺玉衡之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速戾於至公，亦當見笑於大方。敢圖仁教答賜恩書〔四〕，垂華星而落雲錦，諷茹煩悉，拊存劬愉，先之以不忘于湖滂尾之陳人，申之以尚憶蹇叔坐上之半面。夏諺謂貴人多忘，始亦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巖邑，微仲尼上律之天疇之在上，子美突兀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諭以舊令小縱，諛輩不聳，聊致詰治，使承後者省力。父母昊極之德，何以尚此？某與老妻相語府公恩斯若此深厚，感甚至泣也。至於某不才多病之身，一生寡偶，幾覆車於太行，沉舟於呂

梁。知難而退，棄官九載，納祿再期，寒士仰此五斗，豈願尚幽獨而取高譽〔五〕，辭實福而要虛名哉？先人門戶日就壞隤，已既不仕，而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三子而皆習爲吏，非父驅之也，饑驅之也。不然子子老身〔六〕，煢然獨卧空山，豈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索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迎養之說。某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汝獨不聞夏諺所云乎〔七〕：『中人十家之產〔八〕，寧日增一斛麥，無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矣，又挾而父與而母以往，是未能爲主人增麥而反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栢山之鳴，每念此兒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爲已上達大帥之衡聽乎〔九〕？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父肯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有喜色。」又聞有傳台意者云，將肇修方岳連帥之職〔一〇〕，加待之以末至客右之禮，蛙廩鶴料，亦與繼粟，牙檣錦纜，亦與浮家。蓋父子窮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公皆逆探其心，而不靳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而不就，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爲裝以赴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候其行〔一一〕，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日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以福祿四海云。《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學：原作「舉」，據四庫本改。

〔二〕〔九〕〔一〇〕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三〕奏：原作「秦」，據四庫本改。

〔四〕仁教：原作「教仁」，據四庫本乙。

〔五〕譽：原作「謬」，據四庫本改。

〔六〕子子：原作「子子」，據四庫本改。

〔七〕所：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八〕產：原作「彦」，據四庫本改。

〔九〕候：原作「侯」，據四庫本改。

答謝提幹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懌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文固不減柳，若名德，柳何敢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衛官筆吏，而況韓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爲最，所命不應辭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事也。若作史傳，則合於今上慶元元年日曆中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江人也」云云。如某修孝宗日曆，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某閑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誠齋集》卷一一〇。

答虞知能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披讀三過，喜如之何？蒙封示丈丈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略所書令祖雍公言行，欲以議襄陽兵事冠于編首，恐未可也。篇首正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有警，本路帥漕戎帥請發兵〔二〕，而雍公不許妄動，卒無他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丈丈又謂其文名以「雍志」，此又未之前聞也。前輩文集中止有曰墓誌，曰墓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名曰「雍志」，此爲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傳也〔三〕。某今所陳者丈丈如曰不可，則願別請儒宗文師一代大手筆者爲之，某當再拜而避也。《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帥漕：原作「師漕」，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也：原作「地」，據右引改。

答建寧府傅內翰

某伏以即辰顥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徽學內翰報政代藩，易鎮河服，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歸歟，待盡云耳，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鴈亦不我過也。欲往一字，其道亡繇，獨有其人甚遠之歎。遣騎墜教，字垂華星，語洗晴雪，忽覺致身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快睹，矧南宮望郎與游深厚，懷知永肩，讀二三策未竟，而淚落不能收也。玄穎既佳，又愧學落思乾〔二〕，無所事此〔三〕。什襲挂壁〔三〕，時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見，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用畢能事。《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悞：原作「腆」，據四庫本改。

〔三〕此：原作「信」，據四庫本改。

〔三〕什：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答太和卓宰

某病身無俚，搔首忽忽，偶聞剥啄柴扉者，攝衣出問，則詩家者流，寄聲訪生死也。披讀驚喜。即辰良月初吉，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惠化告成，爲裝王覲，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送似快閣新刻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多荷多荷。徵惡語〔二〕，輒往二絕句，山谷有靈，當笑小兒強解事也。抒謝不莊，竦仄竦仄。《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徵：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與周監丞

某卧痾空山，祇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尊德，頃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臺，獨立一世之表，三神擁衛〔二〕，台候動止萬福。某惶恐小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某本以老病棄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周每歲建堂堂之陣以夾攻之，豈特楚人一歲七奔命而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茲命，頓解天弢，敢以聞焉。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擁：原作「離」，據四庫本改。

答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舍人尊契丈期年政成，二天化洽，兩路按堵，上流靜波，神天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山墅，意象眇昏，騎吏打門，玉字下墮，思賢新記，儒榮古詩，聯翩而來，珠流壁合。七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封狼居胥之意〔二〕；古文雅健，攬者宛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崆峒曉日之光〔三〕，章貢秋風之清，忽下照藜藿之門，吹盡冠中之埃也。至棠陰丹筆之語，尤足以破陰陽家流之邪詞，解鬼神應泣之大惑，有功於後學，丕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貢道院或賦，某學落思涸，何敢授簡？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款款擬呈〔三〕，別遣人送似，求是正也。許爲築三徑小亭，甚榮。第小圃偏仄，無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運甓，勞人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小安耳。下稷天氣頓冷，噓呵凍指，摧謝不莊，仰惟洞視。《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封：原作「卦」，據四庫本改。

〔三〕日：原作「目」，據四庫本改。

〔三〕擬：原無，據四庫本補。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駮不才，初習爲吏，充員漕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廼獲趨事使星卿月之末光，不勝大願。敢祈禱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屋，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誠齋集》卷一一〇。

與湖北唐提刑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駮不才，初試吏於漕之慈利稅官，幸得趨事玉節光華之下，敢望禱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厦，訓迪之，挈携之，全度之，有萬其幸。再有稟白：先是上狀，嘗以漕推吳承直璪舉主已及四員，政欠職司合尖一章，仰于台造，乞特輟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一京削，以成就其改秩之榮，更祈蚤賜剡發，至懇至扣。《誠齋集》卷一一〇。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懇：小兒幼輿愚駮不才，初習爲吏，充員漕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廼獲趨事詩書之帥。不勝大願，仰祈幃以仲尼上律之天〔二〕，庇以少陵突兀之屋，訓迪之，契携之，全度之，有萬斯幸。《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幃：原作「禱」，據四庫本改。

與醴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日苦雨未霽，殊妨斂藏。恭惟文季知縣國祿契丈期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婍均慶。某老病侵加，縣車待盡，無足談者。君子學道則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何幸也。廬陵今秋兩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可縱燎，今日遺秉又生耳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小兒幼輿之官漕浦，寄徑提封〔二〕，敬令一拜函丈，願扣囊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拭目璧水蓬山之際。《誠齋集》卷一一〇。

〔二〕封：原作「卦」，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幕府肇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孚崇朝，三神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移病引年，垂車山藪，亦偷藉芒寒色正之末光旁燭之也〔二〕。千里而遙，何從晤對？願言寶珍龜玉，翔集孔鸞，桑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觀近代人物眇然，獨瓌奇絕特之產〔三〕，過半出於帝家之璿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府太中用周室麟定棣韓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彥，而挑青燈，磨破硯，著鵠袍，與四海九州之寶子鰕生，角雕龍鏤冰之技於饕蝥爆竹之場，取先群雄，關其口而奪之氣，顧不儔哉！至於鳴弦歌，有學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驥足未展之嘉歎。澧陽文獻，是惟屈、宋捐袂折瑤之窟宅也。《橘頌》衣鉢，今有傳矣。褰帷屬爾，而令修於庭戶之間，人自得於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爲者耶！敢以爲遠民賀，併以爲江山賀，非爲執事賀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駟馬高蓋之門，閭風方壺之嫺，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姦兆。某惶恐有稟：小兒幼輿愚駮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得走趨仰事宣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天者。某不勝大願，願燾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挈携之。震風凌雨，今

知免矣。《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偷：原作「諭」，據文意改。四庫本無此字。

〔二〕環：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答吳節推

某屬者便了送花之歸，囊篋細碎之報，語在前書矣。即辰苦雨未收，恭惟景陸節推學士尊親以賓贊之良，兼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玉婍均慶。小兒幼興之官監河，得託懿戚之庇。東坡與王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趣之矣。《誠齋集》卷一一〇。

與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節，恭惟觀使大資樞使相公珍臺閒館，臯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擁衛〔一〕，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便了詣福唐〔二〕，因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書，華星之字，此惠已弘多矣。而又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綃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

野人藜藿之腹，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欲次骨矣。先是，鈞樞台鼎小移六符之躔，橐兜戟纛暫作三山之行。竊意皇上未察，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陝，行且式遄其袞衣；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悟其假此以釋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頃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燥舉員踰七望八已三員，輒仰干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金之諾，以來歲上半年京削收錄之，且頒以照牒矣。今茲嗣歲至矣，再遣便了駿奔以請奏牘一類文書，敢冀給畀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此恩也。今晨始霜，病指欲墮，噓呵凍筆，墨淡字欹，皇恐皇恐。宰席虛左，正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海傾耳。《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擁：原作「離」，據四庫本改。

〔二〕便：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答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府判太中年家丈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小臯，死罪死罪。未見君子，願言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太中龍虎榜之末，陳講若盛名之下，如五緯天垂，四嶽玉立，顧公出我處，梗斷不逢〔一〕，庸非咄咄怪事耶？台座挈國濟民之業，敲金擊石之文，挾斯具，遭斯世，干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度，宜也。顧俯同濂溪之集章貢，定國之來淮海，何歟？將西山之英，東湖之神，俟吾墨卿之臨，求偉詞俊語，湔袞落霞秋水之寂寞歟？某老矣，而大兒有迎養之請，大帥詒嘉招之書，儻負薪小愈，尚堪力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歟？而尺素修好，乃辱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篤矣，策馬之殿忸矣，負荆之謝臯矣。

某惶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嫺，即辰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姪兆。有廬陵委，願畢力。某惶恐賤懇：大兒長孺愚駭不才，冒試制邑〔二〕，適有天幸，得趨事介師之下風。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也」，敢以此自歸於門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誠齋集》卷一一〇。

〔一〕梗：原作「相」，據四庫本改。

〔二〕冒：原作「胃」，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七

楊萬里 三三

與余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俶，霽暉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文左丞相上能芒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護，鈞候動止萬福。恩閔相憊，錫羨姦兆。某山鹿野麋之姿，夫須獨速之生，耄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於人間事，恍兮如隔世矣。猶有痛掃溉而不除者，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之意氣，不侵久要之然諾，雖欲如寒灰之不可燃，槁木之不可芽，病未能也。而況野人之塊辱在化工大鈞之播，寸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雙鯉尺素之敬，有虛目於中涓；千里命駕之約，竟寒盟於載書〔二〕。不曰肉黃頭白，眉高頤隱，坐則有垂釣之偃，行則有可笑之蹙而然耶？抑亦石齧我趾，龍覆我艇，陸則有犖确之徑，水則有汹欵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日也。若夫清風明月，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獨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潭公府，與珠履落之久矣，

東望佳氣，想見綠野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館，華裾織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反顧荒飢，曾不得陪燕雀侶龜魚於上下，曳長裾彈劍鋏於前後，良可憐哉！良可憐哉！廬陵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于今日，遺秉又復生耳。餘生逢此，咄咄書空，坐待土鏗之不煙，塵甑之不粒也。老瓦盆，癭藤尊，不待寄嵇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復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靳於九州四海，獨不可貶及於鄰里鄉黨乎？專走便了奏記東閣，略無一物可以伴黃耳者。竹萌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各一十合^{〔二〕}，晉越贄諸籩人，真所謂野人之美芹子，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惟不標而出之大門之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俟鹽梅，可不寶之珍之愛之重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兮之雅，尚能爲聖世賡載之。《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竟：原作「意」，據四庫本改。

〔三〕十：原作「千」，據四庫本改。

再與余丞相

某屬者專僕奏記，恭想聞達，茲復賤懇，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璫頃蒙鈞慈頒賜照牒，舉辛酉年上半年改官親民任使，丞相一倡，群公並和，今得舉主四員矣。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

宗文字。敢祈鈞旨頤指典籤，特賜剡發，以授去僕以歸，有萬其感。恭惟如天之恩，某實並受之。
《誠齋集》卷一一一。

答新車輅王判院

某伏以積雨新晴，六合清明〔一〕，即日恭惟子林判院鄉友歸軒錦繡，待綴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恭審錫綸言於殿城，除車府之戶郎，寄徑於斯，亨衢孔邇〔二〕，恭惟驩慶。某小緩修賀，廼辱相先。偶以三子皆出，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臂痛復作，自此恐與管城子永絕交矣。口占刀筆吏摧謝〔三〕，併惟大貸。《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朗：原作「節」，據四庫本改。

〔二〕亨：原作「亭」，據四庫本改。

〔三〕刀：原作「刁」，據汲古閣本改。

答安福徐令謙亭

某伏以即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惠化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

某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顧近世古音絕響久哉，談學問者薄之以爲技，驚儷偶者殼之以爲淡。於是退之之五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誠不自意彭蠡之濱有執事者〔一〕，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黃之叟，竊伏林下，聞其風而悅之，豈不欲屬垣其霖雨崩山之遺音，染指于函牛獻黿之惠餒哉？大兒長孺曰：翁嗜之，兒有之，當奉翁啖也〔二〕，斗藪敗篋，未始云獲，而大瑟中琴，山膚海錯，畢陳于前矣。滿聽清鏘，大嚼雋永，何其奇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圖，如《總壁記》見勤民之深惻，如《吳畫記》續愚溪之斷弦。每竊嘆惜古文其遂熄矣，延斯道之光以炳來者，不在執事，其將焉在？楸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於此者乎？惠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柏燭〔三〕，皆清且佳，敢不重拜？惟爲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虛》者。《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誠：原作「談」，據汲古閣本改。

〔二〕奉：原作「翁奏」，據汲古閣本改。

〔三〕柏：原作「曰」，據四庫本改。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迫凋年，霜酣日霽〔一〕，恭惟府判太中分月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

台候動止萬福。某不慙毫及，慕用下風，吉蠲穎泓，徹名謁者，邈未瞻進賢之冠，輒進保金軀之頌，式竚駟召，怒飛鴈行。某蓋究觀近代人物之鼎盛，莫三山若也。而鼎盛之中，華乎冠出者，孰居太丘子孫之右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磊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撐霆裂月之筆，收片玉一枝之名，清風震山，游刃破竹，年甫強仕，而聲已溢世。昔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以展，僕則謂雖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然東坡倅杭，濂溪倅虔，在二先生則爲不遇矣，顧不爲兩郡江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爲執事慶，而以執事爲衡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朽之人方幽屏待盡，猶及見執事之蜚鳴也。及今相聞，獨不可乎？惟執事財幸。

某竦息再拜，敬問台閤玉嫺，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廬陵委，願奉承之。某皇恐僭有至懇，中男次公不習爲吏，自試譏征，適有天幸，乃得走趨服事於旗纛旄麾之下，親炙薰陶於宗師道德之側。抑諺有之：「鄭渠無旱畝，崑山無礦土。」前之說以徼恩紀之庇，後之說以丐樂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日霽：原作「霽日」，據四庫本乙。

答范監稅

某伏以凋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乃心尊德，無頃焉置。忽覽誨帖〔二〕，驚喜不勝。恭承來諭，知先集刻印〔三〕，行矣僇功，將有分賜於野人者。病眼作花，苦無異書以金篦之〔三〕，日俟此賜，如飢腸雷轉而望膈蹠，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願言寶珍大業，立俟明廷孔鸞之集。《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覽：原作「檻」，據四庫本改。

〔三〕知：原作「如」，據四庫本改。

〔三〕苦：原作「若」，據四庫本改。

答贛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惠，且一再祈恩，以妻姪孫羅令瀛爲門下薦，乞特輟今年上半年首章京削以爲破白之舉。茲辱遣騎，墜以玉字之書，諗以金諾之實，大帥之橐兜戟纛曾未西柄〔二〕，

而春風已先到河陽之桃李矣。龐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其門也，多言何足以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野人，況十邑之甿乎？書吏續食，併深銜戢。餞行二詩，別紙呈似，依依知己之意，抑亦見姦兆之一端云。《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由元至人，猶寒已暄，恭惟提舉寺丞登攬霜清，風采嶽動，百吏震疊，群黎謳謠，天迪神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仰惟財幸。

某半生漫仕，十里九山常摧輶焉。顧獨有負恃而矜喜者，不曰盡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有過於草堂一家之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與郎中公同朝，立談到金石處；最後與內翰公在朝則簞羽，在外則合符。僕之於執事，事契似不薄也。然有遺恨者，識機未識雲，睹元方而未睹季方也。搢紳先生曰執事詩似父，文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名位宜過之無不及也。而尚乘孟博之車，按壽昌之庾，宜乎否也？惟執事小須之，時有求於執事者，非執事者有求於時也。某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而不能

去者，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心，忍渴望梅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僭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嫪，即辰恭惟由尊及稗，茂介春祺。某也里居，庸詎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之役者，願承命戒。某惶恐，致敬之初，不應及其私，抑聞之「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言大者之旁，小者無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駉不更事，初學爲吏，今充慈利監稅之員，適有天幸，廼獲走趨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諺云：「鄭渠無旱畝，崑丘無曠土。」前之說願以徼福繡衣使者覆露之恩，後之說願以沾丐文章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惻之。《誠齋集》卷一一一。

答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發襲六爲七之學，摘駢四儷六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知。趙戶荷領略，欲見職令之辨，渠于台造旦夕必自呈爵里也〔二〕。某惶恐復有至懇，南昌令長孺，乃某長男也。不才試邑，適有天幸，乃得趨事繡衣之下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萬間廣廈之庇。或他時考察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丐薦墨之膏潤。寒士寸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九垓之上，棄之則九淵之底，惟仁人動心焉。不勝祈扣深切之至。《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于：原作「千」，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臨江葉守

某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流化名城，期年報政，民樂豈弟，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今茲書雲蒨絢，迎日舒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哀對小至，瑞慶大來。某以國卹，不敢哦烏烏拊缶之音，爲巍巍大厦之賀，反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對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酒，金漿之醪〔二〕，先薦屏攝，洗琰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醪酺，程鄉之若下，風味勝絕，何必減焉。冷窗凍壁，頓生春溫，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洋盈耳也。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徑登春風玉笋之班，某也蓋日望之。高蓋列榮之門，安期羨門之媿，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驩以承命。《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之：原無，據汲古閣本、四庫本補。

答本路彭提刑

某屬者上記，以謝剡薦羅親之恩，蓋出於聞而知之也。既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竚者甚厚，既飲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擾清治端不少也。媿感何已！茲蒙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石刻，且辱妙句寵和，壓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舊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婿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誠齋集》卷一

答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朝議契丈鳴弦政成，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止萬福。近新進奏判院曾仲卿相過，極談龍頭書院絕境，江鄉未有〔二〕，恨不得飛墮其間，觀文物之盛也。茲蒙遣騎墜教，有霜柑黃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婿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誠齋集》

〔二〕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答隆興張帥

某恭承緘翰累繭，重以名酒旨多，洗琖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醪酪，程鄉之若下，視此風味之勝絕，何必減焉。榮感之衷，已奏記摧謝矣。別楮又勤親染，華星之字，暖律之詞，燠休狎至〔二〕。連雲無栖〔三〕，病身莫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爲少陵野老而青焉。窮途易感，不知老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輿前月二十四日已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寒既至，霜雪既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迨春微和，當議行期也。《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休狎：原作「体押」，據四庫本改。

〔三〕栖：原作「柄」，據四庫本改。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二〕

某伏以即辰書雲蒨綯〔二〕，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華學尚書尊契丈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

允洽，天人咸若〔三〕，哀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六月間新安福林簿待問來自三山，云有歸者，某因之奏記，以賀建牙，且謝戟纛出修門之日賜書告行，其中稱某與徐達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蒙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乃知此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曾幾何時，而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爭流。君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來教乃謂自令似之官之後，頓起歸歟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小申公。公家先正大參炳靈在上，門戶之責，不責之賢孫而誰責也？契丈勉之。頒貺羅池蕉黃、漆園髹器、君謨水蒼之鈞、鍊師蛺蝶之羅，《歲時雜記》又得而書〔四〕，此意厚矣。降拜不勝感戢之至。辱問近詩，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絕句，謹錄呈似。未見君子，願言珍重，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先之以世官，申之以韋呂，旦旦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婍，即日亞歲令節，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大兒長孺近七月庀職南昌縣事，中男次公去歲仲冬庀職衡之安仁稅務，小男幼輿前月下澣啓行赴澧之慈利稅務。仰蒙諷及，故稟。有委，願承命戒。《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二〕舊：原作「舊」，據四庫本改。

〔三〕人：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四〕而：原作「異」，據四庫本改。

答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某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似矣。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謀元帥，公應疇咨，白玉虹翠浪之鄉，建羅帶碧簪之纛，恭惟慶愜。某僭有至懇：妻姪孫從政郎、靈川令羅瀛，既冠收科，能文能政，幸得仰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長者特輟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削，爲之破白之薦。一經拈出，諸司必和，不翅某受此恩也。拳拳至扣。《誠齋集》卷一一一。

答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某官期年而化，千里而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黃冠野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葱，躋彼公堂，稱觴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惓然，獨有跂跂。乃蒙特遣行李，墜以玉書，尉存劬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占謝勿草〔二〕，何以報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爲善禱。「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爲善頌云《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勿：原作「勿」，據四庫本改。

答隆興府張帥 一

某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報以大兒屬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主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曠存問，反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餌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炷之。小變則爲之蹙頰，小退則爲之解顏。竟與起死，可謂更生。葺爾小官，愛若己子，燾載鞠育之恩〔二〕，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亦得大兒親書，報以小愈，惟是銜恩戴仁，不知所報，抗回之草，顧印之龜，未慊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訾省。《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燾：原作「壽」，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答隆興府張帥 二

某恭承行李狎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弗越於信次，先諗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以兒體之復初。深惟生死肉骨之恩私，彌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令此兒效死

門下，抑折骨絕筋而後已，奚服箱歷塊之足辭！雖不足於使令，猶庶幾於夙夜。某舊苦手痛，近偶復作，留二介七日，今晨僅能執筆，抒謝已後矣。不勝主臣，不勝主臣。《誠齋集》卷一一一。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爲甚，且如貧家歲收米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本州趙倅同吉水秦宰鑑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傳，民戶駭懼。若乘去秋八九月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命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一州縣奉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則一邑生齒免轉徙他邦〔一〕，捐瘠溝壑〔二〕，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臺，併以呈似。《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徙：原作「從」，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捐」原作「損」，「壑」原作「岳」，據右引改。

答經略左史張舍人

某恭承一个行李，墮八法親書，寄似三碑〔一〕，拜受悚感。適此小溪驟漲，春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以利涉者。而又野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轍，巷不容軒。元戎小隊，橐兜拂日，旆旌絳天，前茅所次，羅闐所呵〔二〕，將於何而頓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草摧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靈川羅令瀛已荷季諾，賜以襴章，敢望終惠。《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碑：原作「礙」，據四庫本改。

〔二〕闐：原作「閩」，據四庫本改。

與周丞相

某累得謝幹峴書，云丞相許爲其先碑題蓋。今此文已就，敬委陳倩持以呈似。文有傷理，有避礙，有害辭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一師用。先是，《石人峰》詩仰勤妙跋，詞藻滂葩，源委洞徹，盡發曹劉李杜未睹之秘。觀者以爲某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中蘊此一段

詩評，久未吐出，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峰以裝鋪席，如子美之黃四娘，退之之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兄之前，不得談莊生之化爲蝶也。荷荷。長孺、次公、幼輿前後皆拜薦禰之墨，三子知免，且有進寸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誠齋集》卷一一一。

與淮西韓總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爲甚。五月大水，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救得三五分，而十月一雨連五六十日，高者生耳，下者爲泥土。且如貧家歲收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以一葉知秋也。屬者恭聞總卿曾丈行下倅廳，收糴米七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恟懼，不知所出。趙君即具公文乞行蠲免，適有天幸，而台座肇新總臺之政，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生之望。然此舉若乘去秋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今民間旱後入春，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追逮必嚴，穀價必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未忘舊部之民，特與改命，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徙他邦（二）、捐瘠溝壑（三），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某受門下之知不淺，來諉某爲邦民一言，有書來囑，敢併以呈似。《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徙：原作「從」，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壑：原作「岳」，據右引改。

答吉州趙倅

某屬嘗奏記，仰干使廳給牒約束水利事，特蒙報教，其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芋魁之謠，不寧唯某一家毫稚之感恩而已。茲領誨帖，命戒韓總卿免羅之書，尤見勤民之仁心。某亦受賜一人之數，聞之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似。覽畢望頤指書吏緘而蠟之，幸甚。《誠齋集》卷一一一。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某今晚得邸報，恭審契丈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傳除目，遂冠從班，恭惟驩慶。某辱在與游之末，其喜其抃，尤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敬哦唐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幸甚。《誠齋集》卷一一一。

答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維舟江潯，迂轡山墅，猿鶴驚喜，泉石焜燿，老病之人，何榮如焉。伏奉誨帖，加遺少室元直之藥〔一〕，四客卿，三墨兵，一周粟之誌，拜受至感。徵小詩〔二〕，今以呈似，諸公牛腰，併歸行李。《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室：原作「失」，據四庫本改。

〔二〕徵：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與湖北唐提刑

某屬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先忸。伏自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璪爲薦，亦聞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許以論薦，而告以少待，此意已不貲矣。然以諸公間皆薦人來，那融未行，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某亦豈敢咄咄相逼。第吳推秩滿近在今冬，考任過足，已有舉主四員，所大闕者、所極緊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之章

也。二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代者今夕至則詰朝秣其駒矣，嗟乎，殆哉岌乎！某誠不識好惡，千控萬告，欲望台座特輟今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吳推一生昇沉，視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燾載生成之恩，某實並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晚也。意迫詞危，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某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來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慙攝幹官。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貲之恩，孺子眇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洪河遂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終始庇存而全度之。不勝大願。《誠齋集》卷一一一。

答吳節推

某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諭及唐憲文字事，冰氏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泚唐丈一書，就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詣澧浦奉報。仍批戒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懇切之詞，不遺餘矣，後欲復作，蔑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及矣。公幸察我，公幸恕我。

花皆奇品，千葉無贗，第石門劉氏二株，皆未見花枝葉，一色一種也（二）。去秋來書云二種，非也。《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下「一」字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答新塗縣鄭宰

某伏以即日楔事孔邇，毛空峭寒，恭惟判縣朝議契兄學道愛人，期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恭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

某屬者簞朝，文丈侍郎朝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梧竹鸞鵠，五色炳蔚，剩欲滿聽戎談，以濯軟紅，役役卒歲，竟乖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誼槩崇崛，先我繼好，一封雲錦，飛墜荆扉，訪問死生，激烈衰懦，自視欲然，何以稱此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剽聞，便覺玉立長身在吾目中，欣遇豈少哉！最聲藉甚，下轉上聞，密縣故事〔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盍少須之？《誠齋集》卷一一一。

〔二〕密：原作「蜜」，據四庫本改。

答虞制機虞知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个行李，賜以手札，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

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爲準，却再示及，當爲落筆。蒙貺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拆封點數〔一〕，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至。《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拆：原作「坼」，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八

楊萬里 三四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夷禮閔以肆，欲天下不胥而狄者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爲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非乎？五胡耶律之禍亦烈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有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懼焉。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得於實而有得於妄；有所懼而畏死，是故妄之中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憂乎妄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信半，愚者信乎爾。疑也，疑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徼以福其親矣。不者，家者詈，里者讟矣。嗚呼！夷禮而親焉，瀆之大也；夷俗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達乎細民，而上通乎王公大人，安焉於瀆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爲

之者之過歟〔一〕？抑有所不欲爲而不得不爲歟？不啻於迫而譟於怵者幾人也？佛足道哉！求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葬祭甚禮，而零陵之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聞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於王公大人而能於匹士，其賢否何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狄乎夏矣。人之聞於古也，弗絕而絕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二〕，而禮復於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於先王之治，可不可也？吾既於安行乎嘉之，而又深有歎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誠齋集》卷七七。

〔一〕過：原作「禍」，據四庫本改。

〔二〕王：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送郭慶道序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氏夕痊而朝發，萬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召而視焉，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他日

問之曰：「鄉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子以多爲貴乎？則淝水之役苻堅法當勝謝玄也。且子欲已病乎，欲嘗藥乎？桓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於其成之待，而於其初之責，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萬里聞其言，欣然有會於吾心，爲書其說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誠齋集》卷七七。又見《南宋文範》卷四八。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于南溪之北涯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於往。間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珂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商有無，議什百，紛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去，若燥濕，若酸鹹。至於時之所指以爲迂儒寒士，達不多於予，而窮不少於予者，則往往日來而月不去，晨坐則際夕，賓主面有飢色，而談有餘味。人不惟以嗤居者，亦以嗤來者。不惟人之嗤也，予亦自嗤，且自惑焉。謂予與人相同於無相同，則後之稱奚以合？謂予與人相異於無相異，則前之稱奚以睽？使予不惑而不得也。最後得王生子俊才臣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於有司，願請所以贈。」予

曰：生之是行，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於得科目而已耶？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鬻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志將不止於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上之不置乎士，士之不遯乎上，生以爲爲何等事耶？靜則道，動則功，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是之爲也。場屋之文，夸以賈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爲耶？士之言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末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爲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其終，而取士不與焉，蓋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古之人不介不達，不摯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與摯也歟。介之辯若吃也〔二〕，摯之惡若嫩也，於賓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繫不繫於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礱，藝稗者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之得也。介與摯乎爾，夸與麗乎爾，則生之得也，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予於生乎觀。南溪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七。

〔二〕辯：原作「弁」，據四庫本改。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乾道二年八月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劉先生爲師，而友于劉子彥純〔一〕。一日，

彥純與客過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醖皆釀，叫呼大笑。坐上索紙筆爲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頃而就，飄然不可罣羈。予驚且奇，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之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三年，亦不自以爲樂。予既白劉先生去，歸其家，日夕非彥純、景明之爲見，於是始悲。已而予官於贛，又官於永，中間與景明遇者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於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相問則相泣相慙，以皆失所天，於是相弔。當予與景明居，年少氣銳，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友，相友而相樂，樂而離，離而悲，悲而不見，見而相弔，人生之萬變，慨乎其有感於予心也。數日，景明求歸。予曰：「子乎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予不予留，子猶予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身以嫡長而責不輕。吾父之窀穸有期，而所爲窀穸之貲者無期。吾將道宜春以之長沙，以謁焉於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貲。」予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亟其行，弔未既而賀及之，禮歟？」予曰：「非禮歟？父病無教，子病無學。教以畀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予是以賀。事親者不干其豐，干其勤。豐言物，勤言躬也。景明之諸弟未有立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厚祿之爲食，見以貧猶將勸於分_二，而況爲親而見耶？其不勸乎？否也？予是以又賀。」無或人之說，無以發吾說，吾無說無以爲送景明之說。乾道二年八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七。

〔一〕于：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二〕分：原作「貧」，據四庫本改。

送羅永年序

乾道三年十二月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爲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款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兄〔一〕，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爲？」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者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隸而變公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槲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子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子獨病其嗤，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誠齋集》卷七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一。

〔二〕觀：原作「勤」，據四庫本改。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於數，其談禍福多奇中，其言杉溪先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辯，如軒轅彌明之長頸楚語也。於十日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廷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奇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於人，而子之貧亦前於人，獨何與？」銀河仰而笑，俯而歎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徇技而不以技徇人。其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撓，以至於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奇之。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則罪其技，自技而之貧，自貧而悔，自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爲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與？謹序。《誠齋集》卷七七。

送馮相士序

楊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昏也。強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

之，則永嘉道人馮君。君與予別四年，別我時自言將上九疑，歷蒼梧，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濤波，未返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悵然不樂，問之則曰：「俗情益不古之似矣，吾厭之，吾厭之！吾將脫冠巾、祝鬢髯以去之，子謂之何？」楊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不俗矣，未知子之去俗以就俗也。子以佛之說者爲不俗也，叛父母，槌仁義，不俗者不爲也。子以世之人爲俗也，文暢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點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爲不俗耶？子欲去俗以就不俗，正使文暢浩初之與曹，猶將俗乎爾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冰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汙也？使冰雪之所棲必塵埃之地之爲擇，則地之有冰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於吾之冰？埃者自埃，何與於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外則無厭矣。此未可以言語得也。」馮君憮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中識之。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益聞，因併書之。《誠齋集》卷七七。

送侯世昭序

侯氏，袁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爲老者精而少者粗，

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長於奇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匕，危道也，世昭曰：「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苟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玄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范陽，彼其審者歟？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常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予曰〔二〕：「此於書何徵？」世昭曰：「吾以意也，不廢書，又不可歟？」予曰：「子之妙於醫信矣，子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爲，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復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爲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爲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用者之規。《誠齋集》卷七八。

〔二〕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下「予曰」同。

送葉伯文序

予出守毘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諷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常用之。」世言效驗者，必求之於所常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紛如，效驗蔑如，蓋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

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於五易醫，病蓋壞矣。壞而後使葉君爲之焉，爲之而效焉，如葉君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爲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爲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爲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懵於良不良之別歟？且良不良之別，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諷者耶？蓋予之召醫，前之諷諷乎胥，後之諷諷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予因諷之。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諷，信不可歟？予既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

送郭才舉序

慶元三年二月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於人乎哉！吾友人郭克明之子才舉，書生也。以賣文授徒爲生產作業，今乃得耿中丞、張平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崑崙旁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尺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焉，用而精焉，於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感。慶元丁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二。

送侯子雲序

嘉泰元年六月

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不久不精，不積不神也。宜春侯氏以醫名家，蓋十世不啻矣，至于世昭駐泊，又精且神者。客有奇疾，衆醫環而睨之，莫敢措手，或莫能名其爲何恙。世昭一視之，探囊發藥，應手而瘳。故三十年間，名震于大江之西。不幸世昭死矣，又幸而其子子雲盡得其《枕中》《肘後》至精至神之傳，世昭未死也。然吾猶有贈焉，子雲勉乎哉！吾願子三勿視而二視者也。勿眩乎疾者之貴賤也，勿貳乎招者之貧富也，勿芥乎讎者之豐約也。顧吾之技盡不盡耳，吾技吾盡而療不功有之乎無也？顧吾之療功不功耳，吾療吾功而名不章有之乎無也？以子之技而佐之以吾五者之說，後數年有宜春之良醫名震于大江之西，復如世昭者，必吾子雲也夫！子雲勉乎哉！嘉泰元年六月未望〔一〕，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

〔一〕元年：原作「元祐」，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一九

楊萬里 三五

施少才蓬戶甲藁後序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蓬戶甲藁》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腴乎其有文矣。讀其詩，杳乎其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無文與詩，今人之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人不嗜之耶？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與知也，吾獨有歎焉。闕焉而不以覲，市焉而不以販，施子之爲人則然，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爲悲而誰爲？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藉日不受，則吾爲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妄也歟哉？不妄也歟哉？吾不妄也歟哉，吾妄也歟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有以爲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妄其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

我遠者乎，抑近者乎？既以爲贈，亦以自贈。紹興壬午秋九月五日書。《誠齋集》卷七七。

歐陽伯威胙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於傅彥博之坐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自媿其不如也。後二十年，聞吾里蕭岳英爲子弟擇師，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鬚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輦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胙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闥殆遍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爲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

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鉞，吾州永和人。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立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於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誠齋集》卷七七。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五，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民國《吉安縣志》卷四七。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爲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然，稻粱吾猶以爲淡也，而欲求薺於荼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粱而奚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粱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也。然讀之不遲，知之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歟？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爲

三年也。夫三年不爲不淹矣，杜門不爲不幽矣，忘其爲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方《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覲而不今人之覲，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厲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繼也已；凝乎其瞻，其若失亡而不可捕也已。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決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歎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歟？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歟？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歟？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其劬若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亟？此之變也，奚以舒？願與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七。又見《經義考》卷二二〇。

鱣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乾道五年八月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于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十有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楊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爲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厲

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收恤其孤以歸。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于國，弟忠于兄〔二〕。」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頑頑，仕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簽判。先生既沒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詩文章爲若干卷，命某序之〔三〕，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之所以爲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也，趨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強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嘗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遁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子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具位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二〕弟：原作「第」，據四庫本改。

〔三〕某：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乾道七年四月

上愛民急治，夙寤太息，洿隆根株，是在爾吏。吏最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爲葺爲庠，迺簡其良，差擇具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將選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蓋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爲侯之難也。侯嘗爲零陵宰，予嘗爲丞^(一)。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亟下教咎其守臣，鎮撫獫狁，亂庶可已。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已。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呂侯之患也，天下之患也。使全卒叛而不靜，不靜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糧幾何，閱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爲有功，則呂侯爲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無功^(二)。有事而無人則難焉，有人而無功則不難焉^(三)，獨呂侯歟！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呂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

四月二十六日，廬陵楊萬里書。《誠齋集》卷七八。

〔一〕丞：原作「亟」，據四庫本改。

〔二〕無：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三〕難：原作「歎」，據上文文意改。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別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蓋《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險者不險矣。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輩數十家，彼其人自爲奇，家自爲詳矣。及顏師古最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蓋兼百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爲《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觀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爲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於道也未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況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說以爲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爲注也，豈知有顏師古，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者難起，衆挈者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

有得焉。年月日，誠齋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僞，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僞也。然予嘗以爲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僞不在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爲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口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僞乎哉！雖然，文技也〔一〕，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萬古而合聖轍〔二〕，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也僞也，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篇〔三〕，號之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至今不絕。曾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如口〔四〕，口如心。能以秋毫爲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五〕，復以太山爲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具。絀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聞一言而足，是道之不忘言也；不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故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爲哉！奚以爲哉！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

〔一〕技：原作「枝」，據四庫本改。

〔二〕合：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篇：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如：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五〕太山：原無，據四庫本補。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爲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疏。今年八月，忽得晞顏書來徵余叙篇，蓋余已忘之矣，而晞顏未忘也。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編，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曰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顏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蓬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效之，疾驅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嶽》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蕖，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效哉？予嘗聞晞顏言少從後湖先生游，盡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

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爲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慆於達者其詩衍。折則不充，衍則不幽，是固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爲晞顏道之。襄陽鹿門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恙乎？晞顏有新作否？予叙既往，晞顏詩當來，予盥手以俟。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

益齋藏書目序

余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烏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此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還往且久，既同爲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於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余出守毘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郭訪余，余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閑居何爲，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

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深矣，而猶脫腕於傳寫，焦唇於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祇其爲不可及歟？延之屬余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然使余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爲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嚼其滋。治其飪而不嚼其滋，飪猶不飪也，而況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誌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延之之書，其曰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嚼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延之，亦以是服延之。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憚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窅而擲，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

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憊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子袁子名樞，字機仲。其爲人也，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蓋折而不靡，躓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袁子有焉。《誠齋集》卷七八。又見《通鑑紀事本末》卷首，《直齋書錄解題》卷四，《南宋文錄錄》卷五，《詒宋樓藏書志》卷二二。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

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河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爲之祟耶〔一〕？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爲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焉。」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爾，彼而不知，其足歎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頎〔二〕，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坊，爲江州通判云。《誠齋集》卷七八。

〔一〕崇：原作「崇」，據四庫本改。

〔二〕頎：原作「傾」，據四庫本改。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一〕，略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余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爲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爲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贏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槩括其偉辭以爲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

晚唐之詩，則寢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游，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爲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誠齋集》卷七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

〔二〕書館：原作「官書」，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〇

楊萬里 三六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黃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夷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爲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疾行於大逵，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

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餓，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詞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簡齋競於險以舉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詞必有所淳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踳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之黠也祇其爲癡也，晞顏之癡也祇其爲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矣，請序於澹菴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毘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籀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以致知爲力，以仁爲寤，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

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籙，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籙，而籙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爲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諗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爲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默堂先生文集》卷首，《兩宋名賢小集》卷二〇八，《詒宋樓藏書志》卷三八。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聲牙恢奇，讀之初則戛戛，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期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諷之，又得其爲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大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

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嘗爲郎，又以參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二〕，坐廢，飢寒窮困以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爲德輝歎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者，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矣。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沒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期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爲德輝而歎也。嗟乎！德輝且然，而況予乎？其子某命予序德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亦奚暇爲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理，世爲毘陵人。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

〔二〕秦：原作「泰」，據四庫本改。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

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二〕，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蓋遠取於江
離、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
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躡藉千載
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遭未有盛於此時者
也〔三〕。然色彌章，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信然
歟？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
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
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長耳〔三〕，一何奇耶！」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
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
是三家者，豈畏疎影橫斜之句哉！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
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羣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馮晞顏
而語也。或曰：「非彼馮此乎爾，繫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
因併書之。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八，《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
集卷二二，《荆溪外紀》卷一五。

〔二〕草：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此：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長：四庫本作「畏」。

似剡老人正論序

淳熙十一年十月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先生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呻稿簡，劇心斲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剥啄竹戶，一見則抵掌絕倒，如見何平叔、衛叔寶。予幽憂眊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既而予以官游北南西東，與賢之爲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以子嘗詣太常，遭值壽聖慈闈七秩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蹟門，三十八年之契闊欣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蓋予與與賢皆爲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燄然如蜺者，蓋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談笑猶尚少也。間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剡正論》示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歟？平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沈顏、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喜於斯，亦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與賢乎？」嗟乎！大截鉅臠，甘饑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歟、楚之芰、王戎之李、陸羽之薺，其泠然之芬，超然之韻，獨可廢乎？與賢此書若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必有嗜者矣。與賢亦謹其示哉！與賢名

燧，嘗與其子偕薦名，晚當特奏名，不就。似剡，蓋以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

達齋先生文集序

淳熙十一年十月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爲藜藿矣〔一〕。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哉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某曰：「廷秀乎！子，吾鄉廷秀也〔二〕，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自是日還往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收召爲國子博士，入脩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顰蹙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璧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又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

得年五十。璧其長子也，次曰奎。淳熙甲辰十月二日，姪具位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一〕藿：原作「藿」，據四庫本改。

〔二〕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江西宗派詩序

淳熙十一年十月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

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盍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閭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闕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南宋文錄錄》卷一五。

獨醒雜志序

淳熙十二年十月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蓋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

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又見《獨醒雜誌》卷首，《鄭堂讀書記》卷六四，《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九。

盧溪先生文集序

淳熙十五年九月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誦傳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素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素，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

之過也乎？先生王氏，諱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廬溪者五十年，自號廬溪真逸。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躋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徵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齋，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廬溪文集》卷首，《永樂大典》卷九〇八，《甬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淳熙十五年九月

余山野遠城邑，復不近虛市，兼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餽以寒齋，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囂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新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既得隴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閑居》，淵明云：「塵爵耻虛疊，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豔，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踞而請

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乎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謁予序之，因書此語于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偕，報聞，則歸隱于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千人列其孝行節義于朝，有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用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故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帙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書，下逮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擇，殆數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擿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據《唐史》本傳而知《送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采月均泓等語，怪奇不可理曉者，援證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爲不少也。昔程子以《羗里操》爲韓子得文王之心〔二〕，以軻死不得

其傳爲韓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因書其說。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二〕，當再拜以請。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道光《永州府志》卷九。

〔一〕姜：原作「姜」，據四庫本改。

〔二〕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約齋南湖集序

淳熙十六年四月

初予因里中浮屠德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爲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顴蹙，寒肩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巖岳雲月之外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之臞又甚於其貌之臞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高

勳塞兩儀而貫三光，爲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敲推之容〔一〕，而吻作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祇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余序之，乃書其說于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鉉，字功父。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七。

〔一〕容：原作「客」，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一

楊萬里 三七

易外傳序 淳熙十五年八月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道在此〔二〕，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撓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

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誠齋易傳》卷一四，《郡齋讀書志》卷五上，《古文集成》卷五，《經義考》卷二九，《詁宋樓藏書志》卷二。

〔二〕道：原作「變變」，據四庫本刪改。

誠齋江湖集序

淳熙十五年九月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窠蛛卹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疏星煜煜沙貫日，綠雲擾擾水無苔」，如「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二〕。然焚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者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錄而序之云。同郡之士永新張德器婁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熙戊申九月晦日，誠齋野客楊萬里

序。《誠齋集》卷八〇。

〔二〕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誠齋荆溪集序

淳熙十四年四月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予喟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予乎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爲親，詩意時往日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藁，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

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難者，今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四。

誠齋西歸詩集序

淳熙十四年六月

予假守毘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荆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爲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首，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〇。

誠齋南海詩集序

淳熙十三年六月

予生好爲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毘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爲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爲有劉夢得之

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爲清遠宰時，嘗爲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羨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誠齋集》卷八〇。又見《古文舊書考》卷二。

誠齋朝天詩集序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娶戚還家，詩始廢。至甲辰十月一日，禪之徙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詩，詩必頹。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召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塗僅僅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扞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庀職。明年二月，被旨爲銓試考官，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

齋集》卷八〇。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淳熙十六年十月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蓋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皇上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塗，踰月乃至脩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塗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爲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今結局」之句〔一〕，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併書之自笑云。淳熙己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

〔一〕今：原無，據四庫本補。

霍和卿當世急務序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瀹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

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何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憇居者曰：「盍垣焉門焉？盍甲而衛焉？」或曰：「垣乎衛，未若門乎衛之易也。」或曰：「門乎衛未若無乎衛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却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猶却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爾，爲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貢而後知其不可也〔二〕。今也駸駸焉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矣。而爲之計者日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曰迂，不殆於以家爲戲乎哉！和卿此書蓋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相而勿曰迂乎爾，進之乎吾君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爲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羸也，甲者之競若羸也，與其貲之窶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蓋詳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曰猶有焉。和卿名箴，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己酉十二月十三日，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

〔二〕子貢：原作「子弓」，據四庫本改。

誠齋朝天續集序

紹熙元年四月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鰲溪，蓋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余皆略至其地。觀余詩，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迎勞使客之命〔一〕。於是始得觀濤江，歷淮楚，盡見東南之奇觀。如渡揚子江二詩，余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爲余詩又變，余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繼先來訪〔二〕，索余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遺之，俾携以示其兄炳先。余詩自壬午至今凡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

〔一〕迎：原作「廷」，據四庫本改。

〔二〕繼：原作「純」，據四庫本改。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三年五月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公間，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脩門，友人輩豐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固未易著，又經半山品題，著句亦未易。」豐曰：「先生何畏焉？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絕，固也。抑詩家未有勛者歟？有勛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焉？」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歙、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得詩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炳先、繼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

羅氏一經堂集序

紹熙元年六月

本朝三舍養士之盛，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受者必訓，訓者必成也。於束脩之間雖不卻，亦不責，往往貧者從之多於富者之從之也。嘗薦名至京師，報聞而歸，自是不復試有司。建炎戊申，

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略又登第；後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德又登第；後幾年，其曾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曾孫也。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自先生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大夫之家，蓋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蓋有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蓋有儒其躬，儒其子，儒其孫，而農其曾孫者矣。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孫，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歟？里之士見其素儒之盛，明經之專，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余叙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黎云，叙其可辭？紹熙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試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千巖摘藁序

紹熙二年九月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百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己則鰥居。人孰無承？己則哭子。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

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疾之亦可也。有併舉其四不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往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余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余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去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毘陵，東夫丞龍川，相遇于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詩一編，曰《千巖摘藁》，屬余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災疾者。余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爲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

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一。又見《詩人玉屑》卷一九，《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娛書堂詩話》卷上，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南宋文錄錄》卷一五，《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一〕矣：原無，據四庫本補。

雪巢小集後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一〕。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

死，涯、餽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餽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餽之禍，涯、餽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餽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餽、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誠齋集》卷八一。又見《赤城集》卷一七，《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二，《南宋文錄錄》卷一五。

〔二〕下「之」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爲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余固起敬，恨未識也。偶過張敬夫，談間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焉。嘗有帥桂林者（一），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賓贊寓公集府庭，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城者（二），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之，將以聞焉。』坐皆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余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永，館子駒于所居之精舍曰「讀易堂」，公未嘗館士于此也。余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學源委，茫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余每思斯言，每懷斯人也。子駒沒後十有三年，余官于金陵，子駒之猶子無玷遺余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棗以傳矣，而未有題號其指義者。伯父之交游盡矣，惟君在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諱芮，河間人。忠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奇父、尹

和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抵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仕落落，而其心優優云。《誠齋集》卷八一。

〔一〕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二〕城：原作「成」，據四庫本改。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紹熙四年十一月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及入三館，傳唐詩數百家，多至百千篇，寡至一二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寶略無遺矣〔一〕。晚識李兼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蓋征人淒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

談方憚之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弦絕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寶哀梨之論也。〔二〕。或曰：「推官之詩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無靈寶，推官公其已矣，予則有憂也。不然，推官公其已乎？予何憂哉！」推官公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達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達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熙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又見《披沙集》卷首，《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九，《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〇，《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

〔一〕珍：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二〕桓：原作「栢」，據四庫本改。

通鑑韻語序

紹熙四年十二月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黃君日新齊賢陟彼藥山，瞻彼令芳，既擷而檐之，復導而漸之。〔一〕，既磴而屑之，復糅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

且介艮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苟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絃，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者懌。然則齊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饗之之逸也。齊賢無負於學者矣。」紹熙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一。又見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卷上。

〔一〕浙：原作「浙」，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二

楊萬里 三八

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紹熙五年六月

予疇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遙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參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不自責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無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莘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曰：萬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爲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發政，坐廟堂進退百官，而萬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萬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政俟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

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壁竊位樞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劇心於山水風月之場，彫龍於言語文章之囿，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一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非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瞋呻噫欠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漓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一〕，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儋，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絕矣。惠子不生，莊子不死，復何道哉！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勝，東南絕境也。壽皇嘗爲書兩大字以揭之，故號石

湖居士云。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爲姑蘇人。其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國周公之銘詩在。紹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二。又見《石湖詩集》卷首，《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七，《潛采堂宋人集目》。

〔二〕俠：原作「狹」，據四庫本改。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辭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放于今，學者每病乎通之難者，何也？訓故家者流曰：象必有類，義必有比。不釋某象〔二〕，其類某肖也；不解某義，其比某若也。其學能使人由類以釋象，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爲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味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者流曰：訓故，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故，忘義理，是味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躓者爲之，至指秫稻爲糟粕，而水泉爲精醇。廢秫而飲泉，以求旨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般，弈必秋，而況經乎？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己廢人。及蚩者爲之，如得曹氏食野葛、張老食堇之方，秘而藏之。他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盡善乎？其

學能使人見獨而超詣。及鑿者爲之，如幻人之吐火，可曜也，不可以燎也。今有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爲訓故而不膠，爲義理而不躓，爲師承而不蚩，爲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四家者之長，使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抵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意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三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事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豈有不可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有是禮^二，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居憂於桐，則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如論「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其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矣。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予尤愛之。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叙得者也。允中《自叙》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人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誠齋集》卷八二。又見《經義考》卷八一。

〔一〕釋：原作「擇」，據四庫本改。

〔二〕有：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缺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印以傳諸好詩者〔一〕，且以爲寒廳之寶玉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爲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是孫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爲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寧有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二〕，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

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言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君其爲我商略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二。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九，《詠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一〕「印」下原衍一「印」字，據四庫本刪。

〔二〕即雷：原無，據四庫本補。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慶元元年十二月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興能，士之群試于有司者，至於盈數，蓋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於連年收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人若加少，然三氏者或散而群從。至於同產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也。然仕之盛者羅氏惟一人，今爲二千石；曾氏一人爲二千石，一人今爲右史；而孫氏則一人爲二千石，一人爲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將皆光顯矣，

而正之獨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立誼大夫同薦于鄉，既又與從之同薦，相識最早，晚乃識正之於中都。是時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國子司業林謙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真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是名滿中都，朝士以不識爲恨。正之既與予別，學日益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凋，多至百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辭，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趾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而察之，無一辭半語越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而少假之年，獨不可歟？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予是以重悲之。後之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究也，使正之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南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二月朔，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二。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高宗皇帝厲精更化，載震乾剛，有赫離明，總攬福威，四闢言路，廩廩乎慶曆、元祐

之未遠也。而士習壞隕，噤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遠方，歷詆諸公，移書執法，詭以死義，其言剴切，痛心刮骨，見者朗誦，聞者遞告，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想見其風采。予時爲贛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又恨當時未大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也。後三十年，予爲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新安史君寺丞清叟時爲掌故，一見傾豁定交。首問公無恙，則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曹，則內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過祥刑使者而已。問公之文集，則網羅放失，詮次未就也。蓋予之昔恨未有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與寺丞公別又十年，今年三月七日，寺丞公自新安不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書抵予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之，可不可也？」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邃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氏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蓋將與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其此故之以歟。賦性病太剛，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茲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衰，去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二。

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六，《藝林伐山》卷一三，民國《眉山志》卷一四。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爲《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昭兆不足爲古，瓘罍紀甌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野，證之於杞

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又次矣〔一〕。」慶元庚申，具位楊萬里謹序〔二〕。《誠齋集》卷八二。又見《玉海》卷一〇五，《甌宋樓藏書志》卷一一。

〔一〕又：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二〕具：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澹菴先生文集序

慶元五年八月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爲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一〕；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

烏知其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三〕？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觚斥時宰，謫寘嶺海〔三〕，愁猶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蘄萃，鉢剝刻屈，扶天之幽，洩神之秘〔四〕，槁臞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秘哀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顏侯佺踵成之〔五〕。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震于夷狄，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二十八

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二。又見《澹菴文集》卷首，《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一三，《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一〕矣：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連：原作「達」，據四庫本改。

〔三〕謫：原作「誕」，據四庫本改。

〔四〕秘：原作「瘦」，據四庫本改。

〔五〕械：四庫本作「械」。

龍湖遺藁序

慶元四年十月

予嘗觀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于今日，其中甲科在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閣者，又不加多也。姑無望其至於臺閣也，其不至於部刺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遴之艱，故揜之峻歟？吾友衡陽段昌世，字季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萊，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至之忠言當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唯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遴之之艱歟？然同年生其前乎季成二三人者，或持鈞樞〔一〕，或掌絲綸，而季成獨不幸蚤世，終官于水衡都官而止耳〔二〕。哀哉季成！天之生斯人也，其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位且

不幸，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不可者天耶？抑亦前後之兩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耶？哀哉季成！哀哉季成！季成既沒，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予嘗與季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詩清婉而其文清潤，讀其集見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人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真亡也夫！可輟卷而永慨也夫。慶元戊午十月晦，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二。

〔一〕鈞：原作「釣」，據四庫本改。

〔二〕官：原作「內」，據四庫本改。

〔三〕可：原無，據四庫本補。

存齋覽古詩斷序

慶元五年十一月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歟？」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詳觀而密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焉攸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辭。有弗干，干之意必忤〔一〕；有弗違，違之色必改；有弗競，競之辭必拂。欲揜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有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歟？」或曰：「異乎吾所聞

矣。吾聞何公干之無忤意，而意有威於五兵；違之無改色，而色有凜於秋霜；競之無拂辭，而辭有厲於烈風。何公亦有動矣，然乎哉？」予固心疑之而未有以釋也。今年九月，公之子淦江宰子穎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者遺予〔三〕，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得失〔三〕，其淑慝，其正邪，其焯然者公一弗以議爲也。有至善晦於裏而不自白於其表，大惡伏於隱而莫覲於其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擿之於策書之外，暴之於天日之下，揭之市朝而公之以袞斧。予驚且歎曰：予之知公，淺之爲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靜者作之莫能也。靜故明，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遷。是書也，其在六藝，其深於《春秋》者耶？其靜之至者耶？因書其說以答子穎。德器諱侑，存齋其自號也。子穎名洪，其賢有父風云。慶元己未十一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二。

〔一〕干：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二〕淦：原作「塗」，據四庫本改。

〔三〕得：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三

楊萬里 三九

陳簽判思賢錄序

嘉泰元年四月

吾友開州史君上蔡陳侯師宋之子元勳好古而尚德^(一)，初尉吉之永豐，屬因王事按行田里，道出六一先生之父崇公之墓次，慨想先賢，進拜設奠。退而周視其阡，門墻壞隤，憫而葺之。謝公尚書嘉之，爲記其役，元勳於是作《思賢錄》之書。既又爲舂陵從事^(二)，繼崇公所居之官，宅崇公所宅之館，又作堂繪其像而祠焉。於是又作《思賢續錄》之書。秩滿來歸宜春，以二書寄予曰：「元勳官二郡，皆故有崇公之遺蹟，尊其德，懷其人，竊有慕用之志焉。二書所以見元勳之志也，願從先生乞一言以發揚元勳之志。」予復之曰：「善如子之志也，善如子之志也！抑《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不云乎：『見賢思齊焉。』^(三)夫景行而不行，則如勿景；見賢而不思齊，則如勿見。子其楸之！」嘉泰元年四月初吉，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誠齋集》卷八三。

〔一〕蔡：原作「葵」，據四庫本改。

〔二〕從：原作「徒」，據四庫本改。

〔三〕齊：原作「齋」，據四庫本改。下「思齊」同。

頤菴詩藁序

嘉泰元年六月

夫詩何爲者也？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一〕，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古戰場》曰〔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父頤菴居士詩藁，命予爲之序。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弔影〔三〕，雪窗怕上短檠燈」，又「燭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疏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

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雞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嘉泰元年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頤菴居士集》卷首，《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一〕譖：原作「讚」，據四庫本改。

〔二〕古：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云：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澈溪居士文集後序

嘉泰元年六月

鄉先生澈溪居士者，彭其姓，醇其諱，道原其字也。方其壯也，以文名策上第。及其晚也，以治行最三郡。及其老也，終官朝奉大夫。年未七十，懸車以示子孫，雖曰未達，亦可以爲達矣。或曰：「以道原之賢且文，而老於州縣，不宏其施，卒以廢錮，不究其騫，非董子所賦仕不遇者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有在我者，有不在我者。賢不肖我也，遇不遇非我也。惟其非我，故有粹乎遇者，伊呂是也。有粹乎不遇者，孔子、顏、冉是也。駁乎遇不遇之間者，孟子是也。若道原者，豈粹乎不遇者耶？其亦駁乎遇不遇之間者耶？然道原之不遇者加少，未若遇者之加多也。道原奚而不遇

哉？且夫三百有九人之籍奚病也，病不籍耳。後之人慕用其選，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豈惟後之人，當時之人蓋有欲與焉而恨不可得者。故至今謂之仙籍，而道原以上書北闕而得之，非遇乎？昔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而子雲不與。彼李仲元、鄭子真者，山林野人耳，不持一錢，不求一字，而子雲與之。二子之事後世無傳焉，而其名至今與日月爭光者，以子雲也。東坡非吾宋之子雲乎？答彭賀州之啓，其亦有求而不與者乎？道原不求而與之，非遇乎？抑又聞之，雖有南威之容，匪蹇脩不妍；雖有太冲之賦，匪士安不傳。道原之文與詩質而珍，槁而滋，寥乎朱絃之音，泊乎玄酒之味，今猶昔也，昔無傳而今有傳，非得名世之士丞相益國周公序之之故耶？前之稱惟其賢，後之稱惟其文，曰賢曰文，廼玉廼金，誰敢改評者？非遇乎？道原奚而不遇哉！道原之族孫汝翼、夢弼携《澈溪文集》以示予，敬書其後。嘉泰元年六月庚子，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民國《吉安縣志》卷四七。

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嘉泰元年九月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諱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爲「天地爲鑪」，再變而爲

「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爲「四夷來王」，再變而爲「爲政以德」〔一〕，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吾倩陳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莊，麗而不浮，駸駸乎晚唐之味矣。蓋以詩人之情性而寓之舉子之刀尺者歟？至如《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爲題所掣，可謂難矣。蓋亦嘗試爲我賦「爲政以德」之題乎，惟蟻封乃見子王子之馭。嘉泰辛酉九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三。

〔一〕下「爲」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應齋雜著序

嘉泰二年五月

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爪牙。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垂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蹙然喟曰：「堯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神子孫，枝葉扶疏，俊乂無寡〔一〕，獨無一武誕實左右〔二〕，是謂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即詔邇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亡幾何，舒戴奮堪，間平政駿，茹拔鷺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

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訖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者，君子至今恨之。或曰：「其者無咎之才之文未卓歟〔三〕？」曰：「無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四〕，唐之李、杜，非不才無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無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無咎爲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其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無咎既沒，其子汝謨來爲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無咎詩文一編，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爲追琢，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竅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嗚呼！無咎生無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爲無遇也。無咎可以無憾矣！無咎諱善括，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決疑，所至名跡焯焯云。嘉泰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五四五，《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詒宋樓藏書志》卷八七，《南昌文徵》卷五。

〔一〕又：原作「又」，據四庫本改。

〔二〕左右：原作「文石」，據四庫本改。

〔三〕者：疑誤。四庫本作「諸」。

〔四〕董：原作「薰」，據四庫本改。

曾無媿南北邊籌後序

蘭溪曾無媿閉門下帷三十年〔一〕，鑽敗素，瑯俊語，對古義，以應明有司之求。亦既蒙有司薦之，詣太常矣，無遇而歸。人皆知其爲名進士也，予曰：「是淺之爲知曾子者也，所謂知我如此，不幾於罵者歟？」或曰：「何如斯可謂知曾子矣？」曰：「吾嘗見其《南北邊籌》之書矣，其於秦漢三國二晉宋齊梁陳魏周隋氏之史，若木蠹蟻，不穴不止，若燭炳幽，不覲不休。其君臣之良若窳也，其地利之堅若瑕也，其國勢之競若羸也，其兵制之銛若頓也，如身詣其國，目眊其時，手執其事，而心畫其策，無俟於胥詬而逆折其枉直，無逢於相角而前料其捷北也。爲人謀國者，可不置此書一通於坐右乎？異時孝宗皇帝英武於鑠，慨然有叱開四方、混一兩儀之志。仄席奇傑〔二〕，寤寐策謀，使見此書，當拊髀而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又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然則曾子之爲士也，名進士而已耶？」《誠齋集》卷八三。

〔一〕帷：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二〕仄：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江西續派二曾居士詩集序

嘉泰三年四月

古之君子道充乎其中必恩施乎其外，故用於時者施也，傳於後者亦施也。然用於時或不傳於後，傳於後或不用於時，二者皆難并也。是有幸有不幸焉。生而用，沒而傳，幸之幸也；生而用，沒而不傳，幸之不幸也；生而不用，沒而有傳，不幸之幸也。至有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豈非不幸之不幸也歟？南豐先生之族子有二詩人焉，曰臨漢居士伯容者，南豐從兄弟，曰子山名阜之子也。曰懷峴居士顯道者，伯容之子也。子山嘗位于朝，出漕湖南，後家于襄陽，遂爲襄陽人。伯容一世豪俊而能文，其詩源委山谷先生，然以不肯佞覲於世，有官而終身不就列。顯道得其父之句法，亦以氣節高簡，嘗宰祁陽，小不可其意，即棄去，隱於衡之常寧者三十年，此君子之一不幸也。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與韻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類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皆無能傳之者，此又君子之一不幸也。茲非所謂生既不用於時，沒又不傳於後，不幸之不幸者歟？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使雷公朝宗書，寄予以二曾詩集二編，屬予序之。欣然盥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灩澦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陞而升者歟？昔人之詩，有詩傳而人逸者矣，《二南》

是也；有人傳而詩逸者矣，《祈招》是也；有人與詩俱傳者矣，《載馳》是也。然祭公謀父之作，雖逸於三百篇之外，而式金式玉之句，猶略見於《檇杙》之史者，以子革之誦也。二曾之詩，昔無傳而今有傳，不以朝宗能誦之歟，不曰二曾不幸之幸歟，不曰後學大幸之幸歟？因命之曰《江西續派》而書其右，以補呂居仁之遺云。伯容名紘，顯道名思。朝宗之於顯道，如李漢之於退之。故二居士之詩，朝宗得之於德曜，德曜得之於懷峴，懷峴得之於臨漢。嘉泰癸亥四月丙辰，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三近齋餘錄序

嘉泰三年七月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宮講讀，一日入講尚蚤，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浩然〔一〕、賈島等詩集，二人相視而歎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或曰：「二子亦有過焉。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歟？」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於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爲可貴。彼其不求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求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上者是已。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於近，必見知於遠，病不遠耳，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足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

抑二子之願也。三槐王文正公五世之孫，有詩人文士焉，曰正夫，清峻簡遠，有二子之風，偉矣。不幸又中二子之病，牢不可砭，坐是落落，是可歎也。正夫自幼有官，然其於世未汲汲也。顧獨有汲汲者，不於仕而於學，閉荆扉，呻稿簡，不窺市朝者餘十年。其學以忠孝爲根幹，以詩騷爲菁華，以議論爲穎栗。觀其詞，探其中，可以知其爲忠孝人也。然其人深自韜匿也，襲其芳弗之肯颺，衷其寶弗之肯曜。雖至戚至篤，彼一處顯則絕不與通，庭無我一武，几無我一字。他日其人退而歸，正夫與之好如初也。親者如此，況疏者乎？晚乃被薦，召爲中都官，滿歲應遷，貧不能俟，求郡丞以去。後得郡期年，又請祠以去，亡幾何而卒。後二十六年，其詩文乃出，士大夫爭傳之，而正夫不及見矣。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夫何憾焉，予獨爲正夫悲且嘆也。如「落木森猶力，寒山淡欲無」，如「地迴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涼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鬢與山青」，不減晚唐諸子矣。如「墮蘂盡應輸燕子，嬾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國」，如「身閑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秋生列岫雲尤薄，泉漱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焉。《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在蘭也。至於騷辭，如《釣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遊》《天問》之海、頡頑《幽通》《思玄》之囿矣。至於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又如簋飧豆肉之可以求飽也，笥裳筐續之可以御冬也。使其遇合，其功用可量哉！紀之甌，鄭之瓚，櫝而不讎，瘞而不啓，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有不可揜者。惟其不求知，是以不可揜也歟？其子高安史君淹詮次其詩文凡四百八十餘篇，正夫自題曰《三近齋餘錄》者，作書寄示予，求序其首，予

不得辭。正夫諱從，其官簿嘗歷弋陽主簿，福州司理參軍，知麗水縣，幹辦諸司糧料院〔二〕，倅臨安，添倅天台，知信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年六十，終官朝散郎。嘉泰二年七月四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廬陵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六。

〔二〕浩：原作「皓」，據四庫本改。

〔三〕辦：原作「辨」，據四庫本改。

杉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紂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績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

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驟歌而奏清廟之瑟，鷖冠胡服之競麗而覲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杉溪先生拔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既攤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爲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杉溪諱才邵，字美中。瀘溪諱庭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杉溪再中宏詞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學士。瀘溪晚爲國子監簿，終官直敷文閣奉祠云。年月日，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楊萬里謹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槁溪居士集》卷末，《兩宋樓藏書志》卷八〇，民國《吉安縣志》卷八七。

周易宏綱序

嘉泰四年七月

古有其事而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爲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愕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爲之說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乎？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愕矣。一人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和也，復倡而爲之說，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信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說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愕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淳熙戊申，予與亡友尤延之同寮，因語及之，延之大喜曰：「此古人未嘗言，平生未嘗聞也。」予猶疑之。今年三月，吾鄉之士西昌劉文郁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之書^二，亦曰八卦者古之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夫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二人爲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爲之說亦不可乎？君子之談經，可不可之問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己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榮其親，首來謁予，予始識

之。與之晤語，愛其壯而敏，竊自歎予之老且衰也。今以老且衰之思，乃偶同乎壯且敏者之說，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揆從周之心，從周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仕爲雷之郡博士，雷之士無遠邇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雷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不寧惟嶺以南之士也，海以南士無遠邇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綴而爲此書，其於天人事物之理，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天下國家治亂之柢，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鉤夫至玄，自至弘以察夫至纖，其於學者之學《易》，蓋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脩梯歟？雖然，其往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嘉泰甲子七月庚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經義考》卷二六。

〔二〕鄉：原作「卿」，據四庫本改。

遞鍾小序

劉敏叔得一古琴，携來示予。是夕霜月入簾，寒欲墮指，爲予作流水高山，申之以易水，終之以醉翁吟。其聲清激若出金石，聽者聳毛酸骨，予命之曰《遞鍾》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

《誠齋集》卷八三。

易外傳後序

嘉泰四年四月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唯《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緼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鈎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

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及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廬陵楊萬里後序。《誠齋集》卷八三。又見《古文集成》卷五，《經義考》卷二九，《甬宋樓藏書志》卷二。

北牕集序

慶元六年六月

北牕先生鄒公和仲紹興丙子爲章貢觀察推官，予時爲戶曹掾，以鄉鄰故，相得驩甚，每見必論詩，未嘗不移日也。公之詩祖山谷，記其誦所作，如《久霖》云「勸雷且卧鼓」，如《讀人詩卷》云「聲名藹作紫蘭馥，詩句清於黃菊秋」，若置之江西社，不知溫似越石乎，越石似溫乎？今其外孫曾叔遇盡得公之詩文若干卷，將刻板以傳於學者，豈惟學者之幸，抑亦予之幸。慶元庚申六月二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書。《誠齋集》卷八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全宋文卷五三三四

楊萬里

四〇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淳熙十六年八月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堂召宮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邴、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袞，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一〕，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爲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申屠覺竹絲筆〔二〕，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侍讀楊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覺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三〕。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萬里拜手稽首謹書。《誠齋集》卷九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駢語雕龍》卷一，康熙《西

〔一〕齋：原作「齊」，據四庫本改。下文「諸齋」同。

〔二〕申：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侈：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跋御書御製梅雪詩

淳熙十六年八月

今上皇帝陛下在東宮榮觀堂宴群僚日，既爲臣萬里親灑宸翰，作「誠齋」二字，復書御製賞梅詩一首五紙〔一〕，將以分賜臣邨、臣端禮、臣揆、臣萬里、臣袤，置之几上，莫敢先取者。臣萬里即請云：「敢用劉洎登牀故事〔二〕。」乃急取此紙，蓋肆筆最得意者〔三〕。皇帝天顏爲之載穆，群僚皆有歆羨之色。是歲冬，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群僚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皇帝陛下道德之崇極，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二《典》三《謨》之業；聖文之渾噩〔四〕，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視《大風》之歌〔五〕，《秋風》之辭，皆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萬里拜手稽首敬書。《誠齋集》卷九八。

〔一〕賞：原作「嘗」，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泊：原作「泊」，據右引改。

〔三〕筆：原無，據右引補。

〔四〕文：原無，據右引補。

〔五〕視：原作「祀」，據右引補。

跋張欽夫介軒銘

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衆人豈異也！衆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來觀者，其愛與欽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忘其書也。紹興壬午，廬陵楊萬里跋。《誠齋集》卷九八。

跋熊叔雅所作唐傑孝子贊

隆興元年四月

孝慈者多連理同蒂之應，世以爲祥，非也。當是孝慈所化，草木亦孝慈耳。觀孝子唐傑之事，豈

不然哉？嗟乎！草木非有知也，人非無知也，或化焉，或否焉，又何歟？隆興初元四月十二日，廬陵楊跋〔一〕。《誠齋集》卷九八。

〔一〕底本于「楊」字下空二格，疑有脫字。

過楊塘趙清獻神道題柱

衢州地

是惟清獻之墓，過者可不敬乎？敬斯慕，慕斯爲，二之前則曰能，一之後則曰不能，敬猶不敬也。吾徒憚之！《誠齋集》卷九八。

跋歐陽伯威詩句選〔二〕

右歐陽伯威詩句之擇也。予既序其《脞辭》，復手抄此數紙，自有用處。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癭樽，酤白酒，釀一梨花瓷甌，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而伯威喜予書，又奪去此紙，誰復伴幽獨者？年月日跋。《誠齋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八。

〔一〕詩：原無，據四庫本補。

題曾無逸百帆圖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誠齋集》卷九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七。

跋章友直草蟲

乾道六年三月

春寒爾許，新蟬飛蠅輩遽出耶？細觀蓋章伯益墨戲也。庚寅三月上巳日，楊萬里跋〔一〕。《誠齋集》卷九八。

〔一〕「萬里」二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跋曾無逸所藏米元章帖〔二〕

米家字畫遭逢紹興聖人，謂字字歸復古殿中矣，而此紙尚遺人間。士以遭時，求其必不遺，難哉！
《誠齋集》卷九八。

〔二〕逸：原作「違」，據四庫本改。

跋曾正臣兩疏圖

予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疏畫圖，惜不得見，今真在眼中矣。然以孝宣清明之代，而二先生何去之早耶？及觀《蓋寬饒傳》，則知都門祖帳之觴，二先生父子相顧飲之，彼猶以爲晚爾。《誠齋集》卷九八。

跋劉景明四美堂序

乾道六年九月

吾友劉景明此作非《四美堂序》也，蓋《禾川晚秋圖》也。乾道六年九月望，誠齋野客楊萬里

跋。《誠齋集》卷九八。

跋陳與權印五經善本

以書刻印者未有不利焉者，有不利焉者惟異端之書爲然。刻異端之書者則然，所以刻者則不然。朝刻其書以貽諸人，夕計其福以貽諸身，烏在其不利焉者歟？南雄陳經於光堯朝以童子科免秋賦，詣太常，未得志於有司，退而歎曰：「有司之門則不可以逕而入也，聖人之門其不可以逕而入哉！」益讀古書以溉其心，以樹其躬，以曄其辭章。蓋退而後進者也。病夫書肆之刻五經者，字畫之不精，脫訛之不更，求善書者寫而刻之〔二〕，使來者皆得以印印之。嗟乎！利之不蘄，福之不計，異端之不溺，士之若陳子者稀矣。五經之彰繫於刻不刻耶？不繫於刻不刻也。於斯三者，吾獨以嘉陳子。年月日，某謹書。《誠齋集》卷九八。

〔二〕寫：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跋陸宣公集古方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誠齋集》卷九八。又見《文章類選》卷三八，《文翰類選大成》卷一六一，一，《南宋文範》卷六〇。

題曾無己漁浦晚歸圖

浦，吾里。舴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偶開曾無己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涵歎，欣然振衣登舟云。乾道癸巳月日書。《誠齋集》卷九八。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七。

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帖

六一先生墨妙每見石刻，未見真蹟也，今乃得見《秋聲賦》、《試筆》帖。先生之孫提幹不來歸故

鄉，安得此奇觀？提幹云，尚有《集古錄跋》及家書四百餘紙。某聞之，雖喜，然未敢盡求觀也〔一〕。某山林之日月方永〔二〕，欲一日盡此四百紙，何以卒歲！《誠齋集》卷九八。

〔一〕「敢」下原有「書」字，據四庫本刪。

〔二〕方：原無，據四庫本補。

跋李成山水

余葺茅棟而工徒病雨擾擾，不肯畢也。今日偶小霽〔一〕，烏烏之聲樂。吾友王才臣偶携李成山水一軸來，展卷煙雨勃興，庭戶晦冥。吾廬何日可了耶！《誠齋集》卷九八。

〔一〕霽：原作「齋」，據四庫本改。

跋趙大年小景

予故人曾禹任寄似大年小景，敗素一規，不盈咫也。愈視愈遠，忽去人萬里之外。然水石草樹，鴻鴈鳬鶩，可辨秋毫。予剩欲放目洞視之，而舊以挑燈抄書，目眚屢作，嘗謁之醫，醫云窮睇遠睨，

目家所忌也。偶憶此戒，速卷還客。《誠齋集》卷九八。

跋蘭亭帖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襲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誠齋集》卷九八。又見《蘭亭續考》卷一。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予以歲癸未官滿浯溪，去年自杭都補外，每懷兩地山水之勝〔二〕，輒作惡數日。所謂「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者歟？今日獨坐釣雪舟中，風雪方霽，故人曾禹任邀我，乃併至兩地，此殆夢中事也。《誠齋集》卷九八。

〔二〕兩：原作「雨」，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跋劉彥純送曾克俊作室序

曾克俊之居距吾家三里而近，予每步訪之。周以脩竹，面以東山，甚愛其幽勝。然目留而心不隨，忽喜而倏懼，往往不及坐而去者，蓋克俊之幽境能悅人，未若克俊之破屋能逐人也。西溪先生所謂「將壓者」，特聞而知之焉爾，今則又甚矣。西溪所謂「左撐者」〔一〕，前日晨炊不熟，取以煬竈，而疇昔之夜雪作地爐無火，復取所謂「右支者」薪之矣。適有天幸，入冬不風，後此數月，春風勃興，此屋亦殆矣哉！因克俊携西溪序篇來，附書左方，以告仁人君子之憐克俊者。《誠齋集》卷九八。

〔一〕溪：原作「漢」，據四庫本改。

跋張安國帖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誠齋集》卷九八。又見《古今事文

類聚》別集卷一二，《歷陽典錄》卷二八。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且稱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矣夫！《誠齋集》卷九八。

跋半山老人帖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一〕。紙尾云「外物之來，寬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誠齋集》卷九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九八。

〔一〕待：原作「侍」，據四庫本改。

跋曾子宣帖

曲阜筆迹斷爛可惜，擣粉爲牋，其色也，豈不滑澤可愛？其久乃爾。問交亦然。《誠齋集》卷九八。

跋郭功父帖

俗吏之冗，不得觀書，功父所厭，此殆與予同病也〔一〕。《誠齋集》卷九九。

〔一〕與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跋薛諫議曾都官帖

薛諫議、曾都官與親戚少者書，前署名而後花押，使施之今之後生，怒罵不置矣。《誠齋集》卷九

九。

跋山谷小楷書陸機文賦帖

予嘗見前輩言，山谷先生爲人書古人詩文，初非檢書，亦非己出，必問求書者曰：子欲某史某傳乎？某賦某詩乎？《文選》諸賦，自《三都》《二京》《子虛》《西征》《江》《海》之外，《文賦》辭最

多，而先生一筆爲晁仲詢芻民書之，雖未卒章，亦不少矣。今之士引筆未識偏旁，姑無以譙爲也，能不檢書而寫古人詩書字六七十如五六十者有幾？顧曰筆畫記誦學之末乎爾。以此帖示之，得覆醬瓿，其榮厚矣。年月日某跋。《誠齋集》卷九九。

跋王才臣史論

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時所作《歷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橫九州，毫髮無遺恨，誰謂只今猶在餘子後耶？今尚書承旨周公每歎科舉之刀尺精於擇士，而粗於擇有司，魚網之設，鰕則麗之。其意端爲王子發也，吾又奚言？《誠齋集》卷九九。

跋曾達臣所作蜥蜴螳螂墨戲

淳熙六年十二月

歸愚居士曾達臣，予家親戚且最厚者〔一〕，予知其蓄學問、善議論今古而已。其子無逸爲予出二蟲敗紙而有生態〔二〕，予既驚喜其奇觀，又歎平生初不知達臣之多能也。所挾愈大者，其知愈狹，予之不知達臣，獨此而已乎？之二蟲又何知？淳熙己亥季冬十七日，誠齋野客楊某書。《誠齋集》卷九九。

又見《獨醒雜志》卷九九。

〔一〕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下文「予」字均同。

〔二〕態：原作「熊」，據右引改。

跋尚提幹所藏王初寮帖〔二〕

覽王初寮帖卷首，愛其字畫美秀，然其神氣風骨竟莫名其妙。最後《次韻尚仲明衡陽十絕句》，如鵝臺鴈峰等字，乃知其爲東坡之別子，豈其出之於建炎之後，而闕之於宣、政之間耶？籀籀之下，誰知庚水政在此也。《誠齋集》卷九九。

〔二〕提：原作「帳」，據四庫本改。

跋東坡所書雉帶箭大字帖

東坡先生所挾，孰非招尤取嫉之具？復出此掀天決地大字，投畀嶺海，豈元符大臣罪哉！《誠齋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某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誠齋集》卷九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二，《山堂肆考》卷一三三，《米襄陽志林》卷一〇，《米襄陽外紀》卷九。

跋尚仲明文藁

知己在言路，此巧宦者進軟語、待彈冠之秋也。尚仲明抵之以書，規其患失而詭其盡言，拙矣哉！《誠齋集》卷九九。

跋謝昌國所作何孝子傳

昔柳子書段太尉事以諗史官，今謝子書何孝子事以諗予。予野人也，何孝子於是爲不遇矣。年月日，楊某跋。《誠齋集》卷九九。

跋韶州李侔所藏山谷書劉夢得王謝堂前燕詩帖

此山谷歸自黔南，之官當塗時所作也。雖放舟大江，順流千里，而兩川雲煙，三峽怒濤，尚勃鬱汹涌於筆下。《誠齋集》卷九九。

跋蘇黃滑稽錄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再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一」：「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誠齋集》卷九九。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〇。

「一」予：原作「子」，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跋東坡小楷心經

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於東坡，初亦嘸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觀《心經》，乃知波瀾莫二。昔宋人請南宮長萬於陳，陳人飲之酒，醉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誠齋集》卷九九。

全宋文卷五三二五

楊萬里 四一

跋劉原父制詞草〔二〕

右公是先生作歐、宋五人《唐史》書成第賞增秩制藁〔三〕，塗改字畫一一尚可察也。「皆讎其功」四字初當在「遷秩一等」之上，豈意匠中變而筆偶遺削歟？廬陵楊萬里書。《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自此以下十篇四部叢刊底本脫，今據四庫全書本補錄。又，此跋之前原錄劉敞所擬歐陽修、宋祁、范鎮、王疇、宋敏求五人以《唐書》成增秩改官制之草稿，著其修改之迹，文多訛誤，行款零亂，不便排版，且此制《全宋文》已收，茲從刪略。

〔三〕「公」字原脫，以意補。公是，劉敞號。

跋張忠獻公劉和州三帖

紫巖先生之用心，有一念不在憂社稷軍民與愛惜人材者乎？學者觀其與劉和州三帖，先生之學亦可以嘗一勺知江海矣。和州之才附託此紙，不既焜煌矣夫！《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張忠獻公委劉通判仲謙應辦光堯車駕勞軍雜務專行歷

士之才不才，惟遇變乃見。變在應，應在速，速在暇。應變而速，應速而暇，近世如仲謙亦鮮乎哉。大臣任天下大事而幕下無人才，信不可歟！《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尤延之戒子孫寶藏山谷帖辭

山谷此帖余初官三衢買之，無錢，剥落茶杯托釵銀數兩以易之。子孫其永寶之。錫山尤延之書。計釵銀重輕，足可供億不知何人杖頭之資者半月，而顧以易之山谷此帖，後必有市於色而抵之地者。廬陵楊萬里跋。《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鄭威愍公事

近世培養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五季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姦邪，挫握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禍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耶？噫！慶曆、元祐之姦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敵破城，公死之。名驤，字潛翁〔二〕。廬陵楊某書。《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翁：原作「公」，據《宋史》本傳改。

跋張功父所藏林和靖摘句

天不密則失神，人不密則失天。和靖三十聯刻露天秀，剔抉造化，幾事不密如許，窮老而不悔，有以哉！《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洪治中梅蘭竹水墨畫軸

孤竹之君，靈均之紉，子真之孫。避世霞外，物莫作對，疇敢尋葵丘之會？惠然盍簪，參語其森，其侶若林。胥砥以節，胥芬以烈，雪潔玉潔〔一〕。旁招來同，伊誰膚公，猶曰中書之不中也耶！
《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上「潔」字疑誤。

跋黃齊賢通鑑韻語

淳熙十四年三月

迂叟《通鑑》之書，大萬萬言不啻也。黃君齊賢終一事爲四言，舉四言得一事。卷而懷之，《通鑑》在袖間；誦而記之，《通鑑》在舌端矣，此學者之利也。或曰，此書之不忘，《通鑑》可忘乎？曰，不忘此書，然後可以語《通鑑》之不忘。不忘《通鑑》，然後可以語《通鑑》之惠。學者謹之！
淳熙丁未三月十二日，誠齋野客廬陵楊廷秀書。《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龜山先生帖

右龜山先生與陳幾叟書。如云「漢陽命下，登州不即遣，乃覆奏俟命」，「聖恩寬大，州郡乃爾，然還不還皆天也」，此爲陳了翁發也。聖恩寬大，州郡豈不知之？然寧敢於違詔而不敢於違奸臣，是以復奏也。使有謫命，必不覆奏矣。嘻，其時何如哉！《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默堂先生帖

右默堂先生與其弟朝宗書，論其友程、王二學之是非，謂自古及今，唯有一是。大哉言乎！至謂王氏禍天下之罪，雖世無孔、孟，亦不免聖代之誅。或曰，世無孔、孟，則默堂何據而誅王氏乎？曰人心而已矣。然則不必據孔、孟乎？曰孔、孟，人心而已矣。《誠齋集》卷一〇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廖仲謙所藏山谷先生爲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太公丹書

淳熙十四年六月

文字中喜用古人語，此自是山谷一法也。如「先生美米，後生爲秕」，「以貧賤有人易，以富貴有人難」之類，此《呂覽》語也。豈盡然哉！而今集中至全載丹書諸銘，與山谷之文相亂，蓋山谷嗜此銘，故每喜爲人士書之耳，此軸其一也。莊周之蝶不可以告周子之兄，信有是事。淳熙丁未六月十九日。《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謝安國詠史詩三百篇

淳熙十四年八月

遷、固紀傳一篇百千言，而安國約之於二十字，杜少陵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與？誠齋楊某淳熙丁未八月二十日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段季承所藏三先生墨跡

六一先生、半山老人、東坡居士，間何闊也，因段季承爲介紹，乃一日併得望履幕下，快哉！淳熙丁未至後三日，廬陵楊某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豐城府君劉滋十詠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

豐城府君愛山成癖，不知身之化爲山歟，山之化爲身歟？讀《山中十詠》，覺嵐翠染衣，崖凍襲骨。淳熙丁未十二月七日，誠齋野客楊某跋。《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蕭武寧告詞

慶元四年四月

某聞吾鄉蕭氏藏去其祖武寧府君仕於吳時告命而未之見，今日延卿姑夫携訪相示，墨色如新，不知其爲異代二百餘年以前物也。自武寧至延卿於是九世矣，微祖孫仕學相承，能如是傳之之永乎？余知蕭氏之未央也。豈惟未央，其必有興者。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誠齋集》卷一

跋蕭侍御廷試真書

慶元四年四月

侍御蕭公廷試文卷，一日三題，文不加點，固難能也。而其詞深厚淳質，不曜浮文，如大羹玄酒、渾金璞玉，可以見祖宗時人才之邃雅矣。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某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趙士隆江州死節墓碑

趙端國初相識於金陵〔一〕，詞粹而氣淑，以爲其人悛悛儒者也〔二〕。別去七年矣，昔歲之春，來爲吾州上幕，與之把酒道舊故，爲笑樂外，莫知其挾。未幾則聞潔廉自將，正學以言，守法以立，每議一政一事，山可移，不可奪。蓋天下之士，乃未易知如此哉。今日王才臣來訪，袖出端國之曾大父總戎公墓碣，與前輩諸公間題傳後語，讀未竟，舍卷起立，髮上衝冠，鬚髯畢張，且憤且悼，而繼以泣曰：「嗟乎！忠義信有種乎？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而太史公乃曰：天之報施善人，非邪〔三〕？」昔魏文帝以世無火浣布，信有是事。年月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一〕識：原作「誠」，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二〕悛悛：四庫本作「恂恂」。

〔三〕非邪：四庫本作「伊何如耶」。

跋蔡忠惠公帖

世傳仙人呂公飲酒家，大醉，自寫真壁間而去，明日觀者如堵牆。或以問予，曰：「傳者誕也。」或曰：「寫者亦誕也。」予不能決。友人蔡定夫寄贈其祖忠惠公帖，讀至思杜祁公遇孫資政詩、惜殿中君謫春州事簡牘，因悟曰：「呂公事非誕矣。」或曰：「何用知之？」曰：「忠惠斯言，非爲三君子發也。」然則誰爲？」曰：「是亦忠惠自寫真也。」或曰：「子之言亦誕也。」予滋不能決，併書于跗以決諸定夫。《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李氏所藏黃太史張右史帖

右山谷帖二十七紙，張右史帖十一紙，予友人李師心携以示予。蓋自其從曾祖承議公與二先生還往之尺牘，藏去至師心，今四世，且百有餘歲矣。其紙新，其墨濕，猶昨日物也。藏之久而莫之竊，

觀者衆而莫之奪，其守寶有道哉〔二〕！予於是有感焉。豈惟此帖哉，又有大者焉。使李衛公子孫能守其花木竹石，魏鄭公子孫能守其宅與笏，房、杜子孫能守其門戶，皆如李氏子孫之守此帖，至今存不存也？予於是重有感焉。豈惟數姓之所有哉，又有大者焉。年月日，誠齋野客楊某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二〕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跋趙主管乃祖忠節錄

二叔叛周，七國反漢，而我宋建炎之難，永豐有誨道直閣、齊安有令成、長沙有聿之，三公皆以屬籍死節，節貫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生我靈囿。世謂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其然乎哉？直閣之孫彥權示予以《忠節錄》，敬書其後。《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李伯珍詩卷

伯珍取別一星矣，今日安成劉伯彊送似渠癸丑詩一卷，清新俊逸，奄有二子成三人矣。今想更

進。觀伯珍之進，自笑予詩之退也。《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張永州尺牘

嘉泰元年六月

右，同郡齊年同舉張公叔保之尺牘也。是時予棄官山居，而叔保爲豫章別駕，與予此書，卑詞累繭，殆過乎恭。此禮應上官乎施，不應朋友乎施者。予再拜辭而歸之。其子履乃能藏去此紙，把翫手澤如新，覽之淚落。林謙之、劉賓之每云：「叔保佳士，恨不盡見其文。然牋記中亦可見其一斑。」此牋又一斑者。嘉泰元祀六月庚寅，誠齋野客楊某跋。《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二〕

嘉泰元年六月

于湖張公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橫，思飄月外，興逸天半〔二〕。東坡云：「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某初挂名於公之榜〔三〕，又嘗再見公於直廬。今其季伯子尚書寄示五帖，開卷未了，山立玉色，凜然在人目中也。或曰：「昔東坡雄雉而服子由之近道，今于湖邁往而愛伯子之端愿，何也？」某曰〔四〕：「東京人士有問二荀於許章者，曰：靖與爽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五〕，叔慈內潤。」嘉泰元祀六月戊戌，誠齋野客楊某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一〕藏：原作「臧」，據四庫本改。

〔二〕興：原作「與」，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三〕〔四〕某：原作「其」，據右引改。

〔五〕朗：原作「郎」，據右引改。

跋彭道原詩

嘉泰元年六月

吾族與蕭氏世婣也，而未聞有所謂敦節堂者。因觀彭道原此詩，問堂無恙，則化爲荒煙野草久矣。曾不百年，而物之廢興如此，是可歎也。至於昭甫之名節，則千載凜然也〔一〕，堂何與焉！嘉泰元祀六月庚子，誠齋野客楊某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一〕凜：原作「廉」，據四庫本改。

跋羅天文墨蹟

右，此帖子婦翁印山先生羅公天文送士人曾千里序也。予往來印山，求公之文章字畫而不得，今其孫紹何許得此紙，再拜三讀，悲喜相兼〔一〕，環詞妙墨〔二〕，兼麗山谷。此羅氏密須之鼓〔三〕，封父

之繁弱也。君家子子孫孫永言寶之，自紹興辛酉三朝至今歲嘉泰辛酉良月初吉，蓋甲子一周矣。此帖六十年乃出而歸羅氏，物之顯晦故自有時耶，況於人乎？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一〕喜：原作「嘉」，據四庫本改。

〔二〕壞：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三〕鼓：原作「彭」，據四庫本改。

跋袁機仲侍郎易贊

右《易贊》并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眸子不運而見三聖，一心空洞以納太極，能倒傾蛟室，寫此瓊瑰否？誠齋野客楊萬里敬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喻子才爲汪養源書李元中鞫城銘

李銘汪碑，喻題若著。同時注規，異時遺珪。一日三師，累其庶幾。《誠齋集》卷一〇〇。

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

瀘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先生以策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後五日〔二〕，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云。《誠齋集》卷一〇〇。又見《廬溪文集》附錄，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

〔二〕嘉：原脫，據四庫本補。

跋林黃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黃中一字寬夫，其所書澹菴先生遺事，當萬里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也。是時王之望、尹穡得志，其威能陷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詰，其辯能獎虜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先生之一答，茲不謂大丈夫乎？《誠齋集》卷一〇〇。又見《澹菴文集》附錄。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澹菴先生之孫槻寄示先生諫草凡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見虜寇入門」等語，其痛次骨。萬里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未定之時也〔一〕，國是數定而婁搖，國勢將怯而復壯。仲尼曰：「民到于今受其賜。」《誠齋集》卷一〇〇。又見《澹菴文集》附錄。

〔一〕未定：原作「之雜」，據四庫本改。

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此帖十二紙，皆紫巖先生魏國忠獻張公答澹菴先生忠簡胡公手書也。紹興季年，紫巖謫居於永，澹菴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年六十矣。此書還往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慮也。萬里時丞零陵，一日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二〕，夙夜大懼此身將爲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齋集》卷一〇〇。又見《澹菴文集》附錄。

〔二〕犬：原作「大」，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落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曰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一〕，它詩文亦然〔二〕。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三〕，山谷筆誦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志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四〕：「蠶事苦，女工難。得新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併志之。年月日某書。《誠齋集》卷一〇〇。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三，光緒《吉水縣志》卷五四。

〔一〕堅：原作「賢」，據四庫本改。

〔二〕它：原作「宅」，據四庫本改。

〔三〕中：原作「仲」，據四庫本改。

〔四〕王：原作「玉」，據四庫本改。

跋李彥良瑞木

董生孝慈，瑞見犬雞，韓子詩之，謂「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歎其不上聞，所以媿其不能薦者也。彥良平國之孝友，幽能致瑞於天，而明不能上聞於朝，當有蒙其媿者。今彥良之孫彥從能傳大父之學，用心如止水，卹族如葛藟，瑞木其再榮，李氏其有聞與？嘉泰甲子孟陬晦，誠齋老人楊萬里書。《誠齋集》卷一〇〇。

全宋文卷五三二六

楊萬里 四二

易論〔二〕

論曰：聖人之教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者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因，天下何從而詣其詣哉？詣其詣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詣其詣，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於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情〔二〕，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下自此絕；指塗爲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耶？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久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

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聖人憂焉，欲廢言也，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天下將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爲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爲盡，故捐其思，捐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貌信乎吾言而心無得於吾道。非無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也者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爲聖人之意，聖人自不能盡於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日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物而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爲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爲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江海，夫豈若是澗溪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茫也，黝乎其幽也，是故求者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烏在？其後有象矣，辭烏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狎，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吾之盡，則道也者，

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酒者覺而言之於童子，童子曰：「奚而醒也！」彼以爲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不能盡言，盡意也。」其見與童子異不異也？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一〕此卷原總題爲《易論·六經論》。

〔二〕情：原無，據四庫本補。

禮 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瀆與棄，瀆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杜其所以悟哉！夫惟經首於《易》而後道不瀆，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齒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爲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瀆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疏也。聖人之經爲聖賢而作也，不爲愚不肖而作

也，則有《易》已多矣。否則以不疏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一)，是却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方焉^(二)，有體焉^(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入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畫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呼！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裘以求燠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子之徒有問乎聃者，鴈行避影而後進，而聃未輕告也。己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辟穀之方者，此可信也哉！聃是已。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一〕「否」下原有「也」字，據四庫本刪。

〔二〕有方焉：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體：原作「禮」，據四庫本改。

樂 論

論曰：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觸其機也。聖人欲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而執之，則觸焉而無動也。觸焉而無動，則能使天下之吾從，而不能使天下之自從。使天下之吾從者，天下從聖人者也；使天下之自從者，不從聖人者也。從聖人者，非從聖人之至也；不從聖人者，從聖人之至也。蓋從聖人則亦勉焉以從於人爾，從於人未必得於己，勉而往亦必廢而歸。是故所從者雖聖人也，人耶？我耶？至於不從聖人而自從者，非其心欣然以啓也，其何能決然以趨也？欣然以啓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決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驅。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動而行、不挽而進、不噓而高、不引而深者矣。是故欣然之心者，進道之機也歟！聖人者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觸焉。惟其不觸天下也，觸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趨於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其初《易》之道無所倚，而聖人申之以禮之可踐，宜亦可以少足矣。雖然，禮之道可以踐之者，未必決然

也，豈非欣然者未動而勉焉者獨行歟？人之情安於倨，而禮勞之以恭；人之情速於得，而禮緩之以遜。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乃天下亦有所不盡安者耶？夫使天下之情有所不盡安，則聖人之道其行豈得而遠也？道行於暫而不行於遠，是未得天下欣然之機也。得其欣然之機，而道可以遠矣。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其所至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亦有所甚難者矣。令發而士之坐者涕霑襟，卧者涕交頤，此宜有所甚不樂者矣。然鼓鼙之聲鏗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惰者激，至於殺身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機故也。故夫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於死也。聖人之道非如兵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也，趨於道者趨於安也。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今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鳴，此其於吾道何與焉？而聖人之經繼《禮》以《樂》者何也？人有幽憂而不樂者，散之以嘯歌；有所鬱結而不平者，銷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寓於八物之質，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而颺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悅之者心喻，必有渙然而悟，犁然而契者矣。樂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惟其不知，乃其真知也歟？善乎，孟子之言道也，曰：「樂之實，樂仁義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聖人之樂，至於使人手舞足蹈於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不示其機者也；孟子者，不秘其機者也。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二〕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書 論

論曰：《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約而豫，聖人於此畢矣乎？曰未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道未始有聲也，而有形也邪？道無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啓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觀。啓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形信而後聲信。道果無形邪？道猶天也。天果無形耶？天有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起於虛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形信而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己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易》《禮》《樂》者，離婁之所以喻衆人者也。衆則何敢疑乎離婁，而亦豈能信乎離婁也耶？何則？以己之目傳之天下之目，猶非己之目也，而況以己之目傳之天下之耳哉？然則聖人何以信天下之觀？蓋天下之無形，莫鬼神若也，而聖人能使鬼神之有形，況於道乎？祭之有尸，所以形鬼神之無形也，道獨無尸耶？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歟？聖人之作經，是以有《書》焉。《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信夫《易》《禮》《樂》之聲也。昔者《易》《禮》《樂》之作也，聖人曰：此爲《易》，此爲《禮》，此爲《樂》，天下不可一日而不知，不可一日而不行也。知而行則聖，則賢，則君子，否則愚，則鄙，則小人。知而行則治，則安，則存，否則亂，則危，則滅，天下則從聖人矣。雖然，知而行者誰歟？向之而成者誰歟，背之而敗者又誰歟？天下不見其事，則曰：「此聖人之私言也。」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言，曰古之人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有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兇也而已矣。則天下之爲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倣。慕心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倣心一生則不疑道而無不行〔二〕。嗚呼！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毋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已行者，毋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於《書》備之矣！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二〕無：原脫，據四庫本補。

詩論

論曰：天下之善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導其善者以之於道，矯其不善者以復於道也。宜徐而迫，天下之善始惑；宜迫而徐，天下之不善始逋。蓋逋因於莫之矯，而惑起於莫之導。善而莫之導，是謂窒善；不善而莫之矯，是謂開不善。聖人反是，徐其所不宜迫，而迫其所不宜徐。經之自《易》而《書》，非不備也，然皆所以徐天下者也。啓其扃，聽其入，坦其軌，縱其馳。入也，馳也，否也，聖人油然不之責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則不善亦可導乎？聖人之徐於是變而爲迫，非樂於迫也，欲不變而不得也。迫之者，矯之也，是故有詩焉。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寬。」嗟呼！孰知《禮》之嚴爲嚴之寬，《詩》之寬爲寬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必先有以鈎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夫安得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衆。媿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衆以議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寬乎？聳乎其必譏，而斷乎其必不恕也。《詩》果不嚴乎？惡莫惡於盜，而懦莫懦於童子。今夫童子誑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也，而東鄰之童旁觀而適見之，則怍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怍焉者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告也，見者與不見者，朋

譏而群哂焉，則不惟忤也，不惟病也，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作於奪而忤於見，故曰矯生於媿。夫曷不啼於未譏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譏與哂之後？故曰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汙也可擯，其潔也可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恕其初乎，將揜其終乎？則譏爲譽根，哂爲德源矣。故曰媿斯矯，矯斯復，復斯善矣。詩人之言，至發其君宮闈不修之隱慝，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復關溱洧之過，歌詠文、武之遺風餘澤，而歎息東周列國之亂，哀窮屈而憎貪讒，深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則議之者寡耶？夫人之爲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暄則倦，凜則力。十日之暄，可無一日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也。人之情不喜暄，而悲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作其倦，強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書》《詩》，喜其四，媿其一，孰知聖人以至媿媿之者，乃所以以至喜喜之也歟？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春秋論

論曰：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焉則優也，家焉則戾，天下焉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以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

行之家，子弟僕妾之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立而亡也，而猶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繫焉，制焉，作焉，定焉，刪焉，勤矣哉！而志獨在於《春秋》，蓋老而不疲，不就則不暝，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爲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爲政」。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人也，而不知其政於天也；彼見夫子之不政於今也，而不知其政於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恕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以裔而或國之，夫子賞政，下猶不捐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匹夫也。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脫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爲？」是不然。夫子之身則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王，則警與譴不在夫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警與譴、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則文王、周公以是柄而與夫子，夫子知之矣。至於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而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曷爲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莫之告而告，莫

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其與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於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職，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政也，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爲」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天不得臨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也。夫子之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遠於其教也；入其罰政，猶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謹論。《誠齋集》卷八四。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八。

全宋文卷五三二七

楊 萬 里 四三

顏子論 上二

論曰：學至乎大足矣乎？曰可以止未可以足也。踰乎大則荒，故欲止；安乎大則忘，故患足。君子之學至乎大而止矣。雖然，止而未足者，樂心誘之也。蓋至其大則見其大，見其大則樂其大，未見則未樂，愈見則愈樂。樂心之長，足心之消也。人之未有得而足心生者，無怪也。彼未嘗食熊掌也，而強告之以熊掌之美，彼固不肯以易膾炙也。非安於膾炙而不願於熊掌也，未有以誘其願而遷其安也。人必食熊掌而後知天下之無味，學必至大學而後知天下之無學。甚矣，道之能誘人也。至則見，見則樂。人惟無所樂也，有所樂則競而不厭，故力焉而不倦。非不倦也，競故禦焉而益厲，挫焉而益振，窒焉而益決，奪焉而益悲。夫如是，奚其足！奚其足！且大學無淺深卑高之序也，有淺深卑高之序者，未離乎小學也。何也？見其卑則非卑無見，見其淺則非淺無見。見非卑則卑者不足照也，見非

淺則淺者不足臨也。蓋有隔而不得見者矣，未有不隔而不見，見而有不見者也。見則無不見矣，而猶卑高淺深之足存哉！雖然，至而後見耶？見而後至耶？吾以爲至至焉，見次焉。平地而觀天，以爲山之端即天也。至乎山之端，而後見有山而無天。聞京邑之麗者謂與里之市無異也，至京邑而後見其異爾。是故不至不見^三，不見不樂。顏淵之問仁，夫子一語之間仆藩牆、去陛級^三、徹堂室而納之於甚大之地，付之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事，何其大也。此君子之所驚也。及顏淵領其大，請其目，則不離於視聽言動之間，倣於非禮而已，又何其小也。此君子之所忽也。惟其大而不驚，此顏子之所以獨往，小而不忽，此顏子之所以獨來。何也？己也者，人之欲也；禮也者，天之理也；仁也者，性之覺也。克而復，復而覺，人者去而天者還。則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雲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吾性之觸也。一理徹而萬理融，當是之時，一者非寡，萬者非衆，徹者非唱，融者非隨。夫何故？吾性之仁無寡也，焉得衆？無唱也，焉得隨？至則皆至，不至則皆不至，見則皆見，不見則皆不見。至矣見矣，頃刻而天下皆吾仁，吾猶遲之，而何驚於一日而天下歸仁也哉！雖然，夫子於此遺顏子以其憂者也，何也？顏子領之而樂，既樂而憂，憂也者，樂之生也。非樂之生憂也，至其大見其樂，而憂乎不得居也。倣非禮於視聽言動之間，顏子也其求所以居其大者歟？孟子曰：「仁，宅也。」人有聞宅之安而不得至則戚，不得見則戚，至矣見矣，而又曰吾將卜日而後居，則向之戚，徒戚而已矣。蓋見而不居則宅自宅也，於吾何有，吾亦於宅何有？夫子指是宅以居顏子，顏子而少緩於居，則一動目、一搖足而失是宅矣。得之之不易，失之之不難，豈不大哀

耶？是則顏子之憂也。夫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嗟乎，顏子有憂而夫子無憂矣。謹論。《誠齋集》卷八五。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四、後集卷一〇。

〔一〕以下二卷原總題爲《心學論·聖徒論》。

〔二〕不至：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陸：原作「陸」，據四庫本改。

顏子論 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爲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睹之。彼非不受不睹也，彼固無以受，無以睹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睹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

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一〕。不遇而不傳〔二〕，天下將以吾爲絕；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絕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顏子〔三〕，顏子之幸耶？曰：非顏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子啓矣〔四〕；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五〕。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爲訓，故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誠齋集》卷八五。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前集卷四。

〔一〕必傳：原作「不傳」，據四庫本改。

〔二〕不遇而不傳：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夫子：原作「夫人」，據四庫本改。

〔四〕子：原脫，據四庫本補。

〔五〕裘：原作「喪」，據四庫本改。

顏子論 下

論曰：顏子勇者歟？夫子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知不善而不能不行，無勇也。無勇而知，知而不去，是徒知而已矣。是故知之不如勇，勇者患不知而已。顏子知不善則不復行，非勇歟？曰非也。顏子知之極也，勇足爲顏子道哉？今夫火樂於燥，而怒於擊，愈擊則愈怒，愈怒則愈樂，勃然發於一熒之初，而欣然進於不可禦之勢。此其勇非不俊也，然勢方盛而雨驟至，則一息之間，至於熄滅寒棄而不能以復振，有所勇者必有所怯也。人之情初而勇，久而習，終則頽墮委靡而不可起，何則？情固有所怠也。使顏子之於不善，勇於去其一，怠於罷其二，則勇不如怯，勇足爲顏子道哉！是故勇於去不善，不若安於去不善。勇於去不善，則必有所不去；安於去不善，則無所不去。顏子之去不善，非勇也，安也。然則顏子何以能安於去不善？曰知之極也。鳩之能

殺人也明矣，而遇鳩以死者夷然飲之而不悟，非喜於鳩也。非喜則曷爲飲？曰不知也，知則不飲矣。天下之善何以異於水之可飲？天下之不善何以異於鳩之不可飲？然人之於不善，明憎之，明踐之，何也？豈非天下之不善或有似於善者耶？不善之似於善，鳩之似於水者也。似而不知，不知而不疑，則亦夷然飲之而死爾。甚矣，君子之學急乎致其知也。知不善如知鳩，則終身而不行，其不行非有所勉而能，亦非有所思而喻。思而後喻，則夫不喻者必出夫思之所不及；勉而後能，則夫不能者必乘夫勉之所不繼。顏子之不爲不善，固無所不及，亦無所不繼，去思去勉而惟照之以一知，故不善之來，迎者則敗，過者則逝，攻者則堅。彼敗且逝，故初不能欺，而卒不能留，吾堅故不可入。夫使天下之不善雜至乎吾前，而不能欺，不能留，且不可入，則不善之來曷嘗有而不知，知而復行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苟極其致矣，物奚遁焉？故曰顏子之知知之極也。知而不極，猶未免不善之欺。飛蟲之觸牖而求出也，其身去牖之外無毫髮之間爾。毫髮而有所隔，則終日求達而不得達。知而不極，雖其不知者毫髮也，而於聖賢之真知，則千萬里之絕。顏子之知極矣，豈有毫髮之隔哉！有毫髮之隔，猶足以爲顏子病，無毫髮之隔，斯足以爲顏子賀。夫子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賀顏子之無毫髮之隔也歟？謹論。《誠齋集》卷八五。

曾子論 上

論曰：道不可以易言也。徑則詣，差則離，道之難言，不差之難也。夫子稱回之愚，參之魯，而聖人之傳乃愚與魯者得之。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愚與魯，道之資也；智與慧（二），性之翳也。嗟乎！言之似也而差也，何也？回之愚，夫子蓋嘗言其如愚而不愚矣。則回之愚豈其真，而學者猶以爲真也。若參之魯，夫子之言未及盡也，執夫子未及盡之言而以參爲真魯，參又何辭焉。雖然，參不病也，學者病也。右愚魯而左智慧，則納天下之人於莊周之瓦礫、佛者之寂滅也，豈不病哉！且參之魯，豈其蒙然蚩暗然昧耶？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相顧莫知所依據，而參也領之以一唯，蒙然蚩、暗然昧者能之乎？然則參非真魯者也。非魯而曰魯，無乃言語之不給，文學之未敏歟？言語之給，文學之敏，君子非有廢也，而非所先。蓋言語者道之汲，而汲者非道也；文學者道之寓，而寓者非道也。言語之不給曰魯可也，文學之不敏曰魯可也，而魯非道之賊也，非道之賊而亦非道之資。人之資有所明，有所能，能者事之資也，明者道之資也。參之魯者短於能者也，非事之資而已矣。非事之資而移以爲道之資，道固無用於能，而亦何用於不能哉！謂可以入道者，妄也。謂不能可以入道者，大妄也。道則有可以入者矣，曰明是也。參也能之短而明之卓，則其爲道之資者，以其卓者也。今也取其短者而謂爲道之資，又欲去其卓者而謂爲性之翳，不知其所謂翳者乃參之所以爲資，而其所

謂資者乃參之無所用於道者也。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錐刀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瑩焉，曾不能以燭跬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象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焉，以爲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爲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有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曾子之心鏡也，曾子之心非明，則一以貫之之妙何以一照而洞見也？則其所謂魯者亦不能爲錐刀之敏而已。不能爲錐刀之敏而以爲道之資，則錐刀之鈍者亦可以爲鏡乎？且人之學於道惟根於一明也，去明則於道何徹焉？謂智慧爲性之翳，則是欲反鏡以求照也，豈不誤天下之後學哉？故曰言之似也而差也。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之敬不敬，於吾子路無所損益也，而門人可憐也。聖人之言不心造其微，而貌執其粗，聖人安能一一而盡也哉！子曰：「參也魯」。夫子未及盡也，而參遂爲真魯。嗟乎！參真魯也，參何病哉！學者不學參之非魯，而學參之魯。參誤學者耶，學者自誤耶？謹論。《誠齋集》卷八五。

〔二〕慧：原作「惠」，據四庫本改。下文「智慧」同。

曾子論 中

論曰：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學之而無所用之，則親見堯、舜、周、孔而無所覲，博極《詩》《書》《禮》《樂》《易》《春秋》而無所涉，洞貫仁義忠信而無所歸。何也？堯、舜、周、孔，道之人也；六經，道之林也；仁義忠信，道之器也。見其人^二，極其林，洞其器，謂之不學道不可也，謂之學道亦不可也。學則學矣，用則未有以用也。布之可以溫，故人取之以衣其身；粟之可以飽，故人取以實其腹。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藏粟而不食，則雖積藏如丘山，而夫人者不免於凍餒而死矣。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於死，非不富之罪也，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學道而不用，安以道爲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曾子之始學也，彼固有所用之也。然則曾子之用何所用？用之者，體之也；體之者，身之也。學道而至於體之以身，夫然後道爲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學道者，吾見其學道矣，未見其有夫道也。學而不能有，則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爲我之有矣。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與道之一二也。身與道果一也，曾子之幸也。若猶二也，曾子其得不省乎？省之則不二矣。且夫身與道爲二者，豈身非道而道非身哉？道與身爲一者，又豈道自外至，而身從中受哉！謂身非道，則身安得有夫道？謂道非身，則道安得有於身？謂道自外至，則有所至必有所見；從中受，則有所受必有所盈。迎

其至而無見也，及其受而無盈也〔二〕，則道非自外至而身非從中受也。道非外而身非內，則不可謂身非道而道非身也。身與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過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子思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察也。」人之一心，察之之妙上際於天，下極于淵，無一理之逃也，而況於反是察而用之於吾身之道乎？匹夫有璧而櫝之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丐於其鄰，自以爲天下之至貧也，而不知其富也。三年而忽憶其璧也，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則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自若。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有璧而弗察，弗察而忘者也。曾子者有璧而日察之，日察之而日憶之者也。爲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傳道而必習，學者豈無是哉，有而不有者，誰之過歟？曾子一日而察者三，豈有脫而不存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備而不知反，宜學者之無所樂也。曾子三省之學，惟孟子傳之也歟？謹論。《誠齋集》卷八五。

〔二〕見：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三〕及：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曾子論 下

論曰：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爲地，孰爲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其家，曾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爲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泰山爲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爲至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則寂然默，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蓋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趨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肩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故夫烏獲可學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舉烏獲之負

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焉，可乎？烏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重者重而不之覺，邇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猶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而不息，秦雖去楚遠也，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秦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謹論。《誠齋集》卷八五。

全宋文卷五三二八

楊萬里 四四

子思論 上

論曰：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後學者得以用其功。邈然如天，淵然如淵，則學者安所措其手哉！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異學也^{（二）}。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則固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三）}。」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爲不蒂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蒂，而此道無乃墮於無用耶？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者，力而求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而學者不之詳也。象犀珠玉，絕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也，而不邇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玉至，致中則中至。然則何以致夫中？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慎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內不既其養，外不既其閑。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閉蠅蚋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靜也〔三〕。是以君子慎其獨也。慎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內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靜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應，一肆動一儆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儆與肆隨則儆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之時，此心瑩然真而法矣。未發而真，發而非真，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

妄去肆，而一之於真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爲所以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得其養而目自明，則夫翳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耶？其有以養其中也耶？謹論。《誠齋集》卷八六。又見《十先生與論注》後集卷一一。

〔一〕異：原作「西」，據四庫本改。

〔二〕慎：原避孝宗諱改作「敬」，今回改。下同。

〔三〕閑：原作「閑」，據四庫本改。

子思論 中

論曰：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聖言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二人者必擠夫一人者〔一〕。二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遊聖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並起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人之微，非以爲道也。或者不察，以爲學聖人而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爲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

朋，則以強弱怪奇爲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於是荀、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說者以爲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非不立論也，夫子而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樂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秘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爲過，君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爲不有以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耶，則曰「違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三」，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冰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日善惡混，吾將曰冰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曷爲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

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而曰西無海也，之三子者是也。吾性一盡，而育人物、參天地者在焉。性爲善耶，惡耶，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宜其言之不徹也。質之《中庸》而後三子者心服矣。三子非服孟子也，服孔子也。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而後孔子之意明。孔子之意明而後性善之論定，性善之論定而後天下之爲善者衆，則子思之功豈不大哉！子思不邀功者也，不邀功而大有功者也〔四〕。謹論。《誠齋集》卷八六。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一一。

〔二〕二：原作「三」，據四庫本改。下句同。

〔三〕之：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性之謂」至「則盡性」十六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四〕也：原無，據四庫本補。

子思論 下

論曰：學者病乎無見，亦病乎有見。學而無見，學之俗也；學而有見，學之妙也。俗則病矣，妙矣而亦曰病，可乎？妙亦病也，妙而不反斯病矣。人惟無見也，人而有見，則逐於見而不反。蓋世有病於能俯而不能仰者，終身不知有天也。一日而其病愈，仰而見天之高，自以爲未始見也而喜焉，喜而不足，則終日觀天而不復視地焉。坐亦觀天，行亦觀天，不知逢荆棘、蹈溪壑也〔二〕，躓而傷焉。

豈天使之躓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於不見，何也？不見則羨，既見則喜，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而道始遠矣。非喜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則必棄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先覺，卑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爲淺易〔二〕，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爲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爲深，極孤絕以爲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之地。舉空虛無有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已疏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三〕，博論辨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吾見之爲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至此則向之所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合一室，師友一户，論辨一口，孰爲高，孰爲下，孰爲遠，孰爲邇，孰爲大，孰爲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智之過之，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智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學，不以大忽微，不以高棄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質去文。嗟乎！學至於此，其斯以爲子思中庸之學也歟？好游者以爲九州之內、四海之外，其山川人物非復其鄉里所有之山川人物也，竭其家以爲糧，以求博觀

於天下。三年而貧也，而倦也，悔而歸，則其鄉里之山川人物即九州四海之山川人物也，而後釋然悟，翻然喜。學者之學而有見，見而不反，蓋游而未悔者也。安得游而悔者，與之共學子思之中庸也耶？謹論。《誠齋集》卷八六。又見《十先生與論注》後集卷一一。

〔一〕壑：原作「岳」，據四庫本改。

〔二〕父：原作「火」，據四庫本改。

〔三〕友：原作「支」，據四庫本改。

孟子論 上

論曰：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蓋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言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

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妙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言也（一）。孟子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二）。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閔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不知痛癢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不知痛癢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心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癢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骸爲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爲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爲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也，何也？均

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曰：「吾知惻隱之爲仁也，市門之儉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金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盍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謹論。《誠齋集》卷八六。

〔一〕言：原作「謂」，據四庫本改。

〔二〕隱：原脫，據四庫本補。

孟子論 中

論曰：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豈惟天下求定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不奪，自非聖人，誰不然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爲天地之儀，某氣之至，某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爲天地者特末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神運其聖，而後參天

地、澤萬世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之者，終條理。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學者於此每難言之，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爲悅者也，不知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爲悅也。孟子不云乎：「由射於百步之外也（一），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由射者悅於至乎，悅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羿，是以中爲悅者也。蓋有至而不中者矣，未有中而不至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能離於清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爲加乎聖，則曷爲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始言戶，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正。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

能怖列子爾，使遇孟子，豈不敗哉！壺丘子能垂足於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三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子之不遇孟子也！謹論。《誠齋集》卷八六。

〔二〕由：原作「猶」，據四庫本及《孟子》原文改。

孟子論 下

論曰：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爲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爲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然則其孰爲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聲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破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爲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爲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關焉，而有作焉。無關則何所加，有作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破富貴之鉅刀也歟！蓋簞食豆羹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何則？簞食豆羹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耶？身未至於死，則曷爲受之？曰爲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疏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爲孝也。顏路請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外爲悅也。今夫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爲宮室、妻妾、知識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爲誰計耶？乞人能不愛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愛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乎？且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遑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知識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也，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痛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爲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爲也，必窮其爲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絕，誰之力哉！謹論。《誠齋集》卷八六。

韓子論 上

論曰：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若曰道與德爲虛位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以虛爲道德，非虛而曰虛位者，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虛與實皆得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群焉而無聽，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愧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棄，媿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體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熟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爲是足以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矣，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而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於是道德之名果能亡道德之實也，天下翫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翫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翫。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翫以爲常，而不足異

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爲道德云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日用而求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爲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以爲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之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久矣。而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徒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耕之，他日其鄰者歸焉，則爲匹夫細民者將遜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爲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也。謹論。《誠齋集》卷八六。又見《十先生奧論注》後集卷一二。

韓子論 下

論曰：君子之去異端，非異端不去之可憂，而異端既去之足慮。異端之不去，蓋有能去之者矣。去之矣，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何則？有以去之，無以處之也。如去盜焉，方盜之作也，紛紜震擾，若無以支持之爲者。於是深計以圖之，盡力以角之。圖之而中，角之而勝，其遂無盜矣乎？曰未也。

盜之未敗而降也，有不可以不受者矣。及其敗也，有不可以盡殺者矣。不受其降而不寬其殺，不可也。受其降而寬其殺，不可也。蓋聚姦宄之民而驟散之，散之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爲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爲高者，則妄意以爲此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則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一〕，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情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劬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無以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何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閉其入而開其歸，韓子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則生，夕則死〔二〕，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簡氏之書，弔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爲萬者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者坐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其不肯坐而死者，不去而爲盜、決而爲大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爲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三〕，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爲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

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曷爲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謹論。《誠齋集》卷八六。又見《十先生輿論注》後集卷一二。

〔二〕慄：原作「慄」，據四庫本改。

〔三〕「夕」與上句「生」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二九

楊萬里

四五

君道 上二

臣聞言非尚於奇，尚於用也；事非難於料，難於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者之大患歟？昔之人蓋有長於談兵而敗於兵，工於說難而死於說，言非不奇也，疏於用也。蓋有知七國之必反，而無以制其反，能三策匈奴，而不能一策昆陽之敗，料事非不明也，暗於處也。今天下之士乘聖天子求言急治千載一時之秋，而爭言天下之利病，夫豈無一言之功於用而一事之善於處也哉？而未聞朝廷行某人之言而興某利也，又行某人之言而除某害也。夫言而無用者，言之虛；聽而不用者，言之棄。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無用歟，其聽而不用歟，其言之虛歟，其言之棄歟？言之虛者其責在下，言之棄者其責將誰歸（三）？天下皆曰聖天子之求言者，以爲始初清明之美觀耳。其然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所知者，臣將治臣之言以塞臣之責。臣過不量其愚，而夙夜以思

當世之故，千慮一得，慨然欲吐者有三十策焉，願有獻也，非敢謂有用也，亦不可謂無用也，惟朝廷財擇。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三，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疏，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弈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臣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

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橫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兢業如舜，勤儉如禹，不邇聲色如湯，不盤于游田如文王，則所以正心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爲言者，蓋聖人之防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做于危而做于安。今日邊事小息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紓，此治亂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豈無以新聲麗色而蠱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心者，豈無以弋獵遊幸宮室臺榭而迎上之心者？道塗相傳，萬幾之暇，毬馬稍進矣，臣不敢信也，而不能不懼也。獨不見高漸離之築耶？事豈必大而後慮也？漢文帝之賢，與成康孰先孰後也，敦樸勤儉〔四〕，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猛獸而獵田鼠，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賈山亦諫曰：「願少衰射獵，脩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五〕。」一臣者所以責文帝備也，非責之備也，愛帝之全也。臣願聖天子罷毬馬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脩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誠齋集》卷八七。

〔一〕自此篇以下至《民政》篇，原總題爲《千慮策》，分爲三卷，本書釐爲五卷。

〔二〕誰：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子：原脫，據四庫本補。

〔四〕敦：原作「孰」，據右引本改。

〔五〕減：原作「滅」，據右引本改。

君道中

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疏，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蓋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鬱抑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專制則聽其專制，詆辱則甘其詆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飲恨以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尅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輶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

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三〕，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鑑矣。人有未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牆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藩牆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歸，宜其憊而不復自振也〔四〕。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夫！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效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

下未絕望也。《誠齋集》卷八七。

〔一〕宦官：原作「官官」，據四庫本改。下文同。

〔二〕至：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怯：原作「怪」，據四庫本改。

〔四〕不：原脫，據四庫本補。

君道下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爲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亡，其勢爲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強，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爲強，而危反爲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爲神，孰爲威？聞之曰：表無當於裏，而裏非表則不存；右無當於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同二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

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豈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爲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爲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割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一人之明，必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一人之明者（一），天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爲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二），顯詢而不陰求，衆問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姦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爲察，故曰用明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爲矜，而以明出於人爲媿；疑者以親暱爲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爲可防。以明出於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

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二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三〕，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爲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翬弑隱，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姦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爲是耶，非耶？盍於燕閒之餘，思漢唐群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所植之根〔四〕。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

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從，不衆違，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疏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爲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誠齋集》卷八七。

〔一〕合天下之明：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而不賞：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四〕拔：原作「技」，據四庫本改。

國勢上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爲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立而乃至於長

存，又何也？求之而無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臣竊觀天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歷年之數，未足爲國家喻也。臣蓋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方逆虜爲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投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愈搖而愈不拔，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騷然而失措，某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戎幕，散舟師，徹邊防，息憂顧，以享安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騷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騷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盡盜吾千金之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牆，投挺刃，晏然盤樂飲酒而不爲之慮乎？抑將外姑與之好，而

陰益爲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盜，而爲天下國家者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處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墮。何謂謀？晝不甘食〔一〕，夜不安寢，君臣日夜蹙頰相顧，以敵讎未滅爲大憂，以天下未一爲大耻，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爲大懼，收召豪傑，選馬勵兵，深謀密計，期於必取。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豫而備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爲客則可以百全，爲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二〕。何謂應？欲爲謀人而不能舉，欲爲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三〕，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不慮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慮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爾。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四〕。何謂墮？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俞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餒而始

學稼，渴而始浚井，得爲善理家者乎？且平居不爲萬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爲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誠齋集》卷八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六。

〔一〕晝：原作「書」，據四庫本改。

〔二〕孫：原作「繇」，據四庫本改。

〔三〕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四〕狸：原作「理」，據四庫本改。

國勢 中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伺〔一〕，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懲於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己非不能也，能而

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廬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譙、盧之猖獗^(三)，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以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三)，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四)，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才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

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五〕，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而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理亟還，劉仁贍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六〕，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

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七〕，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八〕，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九〕，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一〇〕，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

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誠齋集》卷八七。

〔一〕畫：原作「盡」，據四庫本改。

〔二〕內：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北：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四〕巴：原作「也」，據四庫本改。

〔五〕不：原作「下」，據四庫本改。

〔六〕可以與：原無，據四庫本補。

〔七〕它：原作「宅」，據四庫本改。

〔八〕北：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九〕號：原作「號」，據四庫本改。

〔一〇〕何：原無，據四庫本補。

國勢下

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嚮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不利其害中之

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爲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謂全。今夫徑寸之珠潛於驪龍之頷，而襲於萬仞之淵，人將語我曰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殊不知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也，況身可捐而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中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爲國計則未也。策今者不以今而以古，料後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蓋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觀之劉宋乎？蓋嘗得關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北。非高祖之還、明帝之敗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聞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孰視孱弱之曹丕（二）。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爲吾有矣；紹興之間，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爲吾有矣；逆亮之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爲吾有矣。有則有矣，而卒不有焉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亦足以爲今之懲，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規矣。是故爲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如守。和則懈，戰則

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損敵，所不宜聽。」蜀將姜維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嗟呼，吳其以雍爲懦，而蜀其謂維爲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懦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二〕。噫！宋德當天，卜世萬億，虜罪稽天，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喻也〔三〕。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家蓋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二：曰去，曰來。所能者二：曰待，曰乘。臣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來而決其乘，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技，不以小鈍而中怠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燕嘗欲圖苻堅，慕容農曰：「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四〕。」金虜之強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堅，朝廷盍少待哉！《誠齋集》卷八七。

〔一〕曹丕：原作「曹否」，據四庫本改。

〔二〕信：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不：原無，據四庫本補。

〔四〕美：原作「姜」，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〇

楊萬里 四六

治原 上

臣聞爲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槃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棲，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者得以盡^(一)，而吳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爾，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候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二)？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做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

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述爲掾，既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三〕。今日之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懼，得乎？《誠齋集》卷八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七。

〔二〕數者得以盡：原作「數得以者盡」，據四庫本乙。

〔三〕治：原作「法」，據四庫本改。

〔三〕知：原無，據四庫本補。

治原中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不行〔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聽而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夫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淵以綆，試刃以堅〔三〕，

而試十以一〔三〕。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爲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夫天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爲，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舉爾，舉而大有爲焉，夫誰我禦？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四〕，然五年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搢紳士大夫甲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五〕，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扶，有其志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動植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興，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爲治。湯繼夏則變夏，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捨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政，要其是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蓋繼光堯者也，繼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

變光堯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極，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己既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強敵，授聖子，出於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以變之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爲要？孰爲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詳；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刊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閉天下之遁，而後天下可爲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於張曜，而殷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爲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於朱异也。异不職其咎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茗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如葷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流與死不爲不重矣，而鬻私茗、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

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於小民以貪不能自存，則絕肉味以求一糲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宅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於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嬖倖以進名曰捷徑，挾諂曲以進名曰稱旨，植黨以進則名曰客，聚斂以進則名曰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何怪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有身爲上宰而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它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爲宰相，予焉能戰？」臣愚欲深詔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複而可以弄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與天下爲戲，庶幾天下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詢之衆，

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爲之，避而不爲則誅，如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爲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而爲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取。開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誠齋集》卷八七。

〔一〕之：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二〕「以」下原衍「以」字，據四庫本刪。

〔三〕「一」與下句首「一」字原誤合爲「二」，據四庫本改。

〔四〕興：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五〕惰：原作「隋」，據文意改。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欲行其政，而曷爲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於出之不審，而壞於發之不一。不審故可快而不可行，有言而不自實，始乎喜，卒乎怨；不一故發而悔，悔而更，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至於欺而欲民之信，令

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畫宮以與人而曰能館，指千蹊萬逕以導人而責其皆詣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群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至於海隅出日〔一〕，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於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二〕，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詰之而不威。此二者何爲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翦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矣。翦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且不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則孰不以有警爲無警、非誤爲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爻辭曰：「渙汗其大號。」夫號令一也，既取於風之行水，又取於汗，何也？今夫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急，爲徐，爲織文，爲立雪，爲湧山。細則激激滌滌焉，大則汹汹鞞鞞焉。不制於水而制於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也歟？若夫人之身，汗則安，不汗則疾，既汗而復入者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爲矣。幽王之病非汗之出而入，入而不出者歟？然則令之必行，欲如水上之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汗。聖人之作《易》，前之說以爲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爲天下之資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其異於作《易》者前之說所云者耶？糴於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臣不知止以利官歟，抑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爲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

於民，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實拒之，名用之，實廢之，則其無乃誑耶？至於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征役，有司至今持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將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朝廷試思之。《誠齋集》卷八七。

〔一〕日：原作「目」，據四庫本改。

〔二〕伯：原作「伯」，據四庫本改。

人才上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疏，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徹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爲規矩，創爲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

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度辭，以爲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一)，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鱖鰓之筍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爲孟子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

而得則亦烏用？是咕咕者爲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爲六經之正經，下之爲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奧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庾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烏在庾辭隱帙之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各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詞之體，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誠齋集》卷八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六。

〔一〕詰：原作「詰」，據四庫本改。

人才中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一〕，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二〕，求才則不才者至。夫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羞，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召之禮，而真才猶未出

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櫛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三〕，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四〕；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群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欣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爲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嚚然於秦，故其祚短；凜然於東漢，故其國難拔；蕩然於魏晉〔五〕，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止其微不待其定〔六〕。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爲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爲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

摩，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待從臺諫之才，猶足爲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暗暗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爲之死哉！臣不勝大懼。《誠齋集》卷八七。

〔一〕背：原作「皆」，據四庫本改。下文「必背」、「背人主之所向」同。

〔二〕忠：原作「忌」，據四庫本改。

〔三〕職：原作「識」，據四庫本改。

〔四〕冥：原作「宜」，據四庫本改。

〔五〕蕩：原作「廢」，據四庫本改。

〔六〕止：原作「整」，據四庫本改。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

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爲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爲之用。無一人爲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成之〔一〕，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爲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紹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二〕，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閉而愈光〔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

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爲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爲璞，金之已鍊，不復爲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爲之一空，此何爲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爲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諂不密；進而不與君子爲異，則其諂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作，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作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託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竅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爲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

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麒麟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誠齋集》卷八七。

〔一〕成：原作「承」，據四庫本改。

〔二〕斥：原作「片」，據四庫本改。

〔三〕閉：原作「閱」，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二

楊萬里 四七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二），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

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遠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鄴爲宦者引爲相，而鄴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拂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悻然非之^{（二）}，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桓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爲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爲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

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誠齋集》卷八八。

〔二〕邪：原作「耶」，據四庫本改。

〔三〕非：原作「誹」，據四庫本改。

〔三〕豈：原無，據四庫本補。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爲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至危而不懼，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爲不測之量，虛爲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

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一），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爲，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瑄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玄，而瑄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二），張延賞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爲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爲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瑄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爲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

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三〕，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翫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四〕，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爲太宗之所知〔五〕，太宗屢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爲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誠齋集》卷八八。

〔一〕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下文「應則不窮」同。

〔二〕紇：原作「絕」，據四庫本改。

〔三〕伺：原作「向」，據四庫本改。

〔四〕其能知之：原無，據四庫本補。

〔五〕聞：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論將上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爲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尤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邊事之興^{（一）}，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爲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真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斬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

之日，與處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爲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才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狙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汝不逢高帝時，萬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學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爲太平之盛觀，而腐儒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爲諱，以武爲慙矣。棘門、霸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二〕，無怪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示之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改於有事之時；訪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亦折節以下才略武勇之士，毋責其卑野之狀，而毋怒其桀岸之氣。時賜之燕閒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芒芒以求〔三〕，而求又不得哉！《誠齋集》卷八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六。

〔一〕興：原作「免」，據四庫本改。

〔二〕狙：原作「狙」，據四庫本改。

〔三〕「芒芒」下原衍「前」字，據四庫本刪。

論將下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故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沉浸汨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廢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捐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櫨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愚醫焉，見其嚮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有伐病之能哉（一）？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

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三〕，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廣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於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三〕。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有所蘊而不徒虛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四〕，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稠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高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誠齋集》卷八八。

〔一〕有：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哥：原作「歌」，據四庫本改。

〔三〕惑：原作「感」，據四庫本改。

〔四〕挾：原作「扶」，據四庫本改。

論兵 上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歛，有所散。有所歛，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歛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歛之之說。蓋歛之之說，古之爲歛者處其一，今之爲歛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爲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爲謹厚，默默以爲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弈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爲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爲兵則其爲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爲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爲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

以至於大亂也夫？與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爲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歛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蓋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盍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歛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

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概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二〕。臣之所謂歛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誠齋集》卷八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六。

〔二〕法：原脫，據四庫本補。

論兵 下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

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二〕。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爲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慕。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況於兵革乎〔三〕？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熙春〔三〕，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燥濕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故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

地迫於夷狄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四〕，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而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鬪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曷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鬪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誠齋集》卷八八。

〔一〕不：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革：原作「莖」，據四庫本改。

〔三〕熙春：原作「春熙」，據四庫本乙。

〔四〕比：原作「北」，據四庫本改。